

燃烧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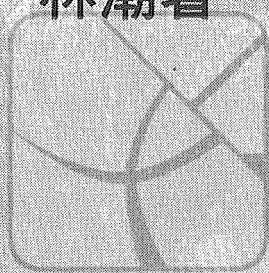
林潮著



南马文艺研究会出版

燃烧集

林潮著



南马文艺研究会出版

林潮的散文天地

序《燃烧集》

年红

一九五九年，当我在文艺创作的道路上刚刚起步时，林潮先生已经出版了散文集《野火》。对他那些既写情又写景的散文佳作，我不只喜欢，而且视为学习的对象。过后，经常在《星云》和《商余》读到他的创作，却不见有新集子出版，总觉得是马华文坛上散文界的一个损失。

一九八四年，被调到东甲服务，这才有机缘和林潮先生作深一层交往；同时，也对他的文艺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交谈中，总未忘记向他提起把新作结集出版的事儿。他回答得那么谦虚、坦诚，显然是渴望在散文创作方面，能够自我突破！因此，当他决定出版《燃烧集》时，我自然是为他高兴。

一而再地细读《燃烧集》，觉得林潮先生在技巧上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却也在文彩方面，独创一格，充份地显露了他文学修养和创作才华。他行文朴实、刚健而豪迈；内容充满了乡间，农村的生活气息。他

的讴歌，正配合着劳苦大众脉搏的跳动；他的颂赞，正好展示了祖国山河的美景；他的低叹，正流露出他内心真挚的感情，他的怒吼，正如匕首贯穿了丑恶的画皮！他从现实生活中提取题材，使他的作品具鲜明的时代精神，也反映了时代；他歌颂了真、善、美，也鞭挞了假、恶、丑！

在创作的过程中，他巧妙地采用了不同的手法。有时，用散文诗来颂赞、说理、写情、写景……有时，他用杂文来揭露世间的丑态，人类的伪善……有时，他又用寓言来嘲喻人间。所以，读林潮先生的散文，不但感到音味无穷，有时还会不自禁地朗诵起来。

他作品的生活层面虽然比较局限在原野，农村，但是，这正是时下生活在繁华城市的年轻一代的写作人所难抒发的题材。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时代的演进，感觉到生活的光辉，体会到世态炎凉；同时还闻到了土地的芬香。这是散文创作的优秀手法，也是林潮先生的散文特色，它结合了文学创作中的思想性、艺术性和知识性。

《燃烧集》是马华文学60年代到80年代散文演进的一个写照；它也是林潮先生在散文创作上的另一收获。从这收获中，我们可以看出：林潮先生的散文天地是辽阔而深远的！

(15—12—89东甲)

散发泥土芬芳的美文

——读林潮先生的《燃烧集》

甄供

(一)

林潮先生是一位资深的前辈作家，卅年代末期，他就开始文学创作了，到目前为止，该是超过半个世纪了吧？可惜的是，他的作品编集成书，似乎也太少了。

《燃烧集》是林潮先生继他的第一本集子《野火》之后的另一本散文集。普通人编文集，大都按照写作年代为序，然而林潮先生的编法，却是与常规不同，他把近期的作品归纳到《辑一》，余者却编入《辑二》和《辑三》里去。

大约是一九八九年年中吧，年红、方理两位先生有事来吉隆坡，顺便把《燃烧集》书稿带来交给我，说林潮先生希望我能为他的新著作序。当时，我甚感惊异，觉得无所适从，但一想到前辈的盛意，却之不恭，只好接受下来，当作是一种鞭策吧。

嗣后，我把这部书稿通读了三四遍，随手作了一些小笔记、纲要等等，打算在较空闲的时候把这序文写出来。不久，却听说这本文集不会很快出版，于是我便偷懒下来，以为时间上还十分充裕，可以允许我缓慢一些。其次，就是心理压力。过去，我为一些新著作序，作者都是同辈或者比我年轻，写序好像比较容易一些。现在一旦要为自己心仪的前辈作家作序，就感到负荷不轻，力不从心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许多关心我的生活的文艺界朋友所不知的，那就是一九八九年这一个年头，是我最不如意的一年。职务的繁琐或压力，不说也罢，那时我要提防的，不仅仅是阴险小人背后的冷箭，还有的是王伦、高俅之流迎面袭来的明枪，以及“白虎节堂”式的诬陷。这样敷衍到今年初，迫害的手段不断的翻新和升级，而彼辈的目的不过是要砸碎我的饭碗罢了。我不屑与这种不是人的「人」同处在一个屋檐下，愤然辞去职位，离开我服务了廿四年的文化机构。

正因为上述这几个小原因凑合在一起，使到我这篇小序时写时停，终于是延迟交卷，这是要请林潮先生特别加以原宥的。

(二)

读林潮先生的《燃烧集》，它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作品具有个性色彩和浓厚的乡土气息。他面对我们

祖国那浩渺无涯的大自然、城乡风物，情有独钟，或大笔挥写，或以工笔细绘，但始终没有忘记现实和人生。譬如集里的《苏洛道上》、《大地山河》、《小桥流水》、《乔木森森》等，那乡土的一草一木，一景一图，都被作者描绘得那么新奇和精巧。作者纵目于山光水色，「并不是贪恋」，而是「真心地是爱端详劳动者满载收获，在他们自己的手筑成的路上奔驰时的笑脸！」（《苏洛道上》）

其次，就是强烈的忧患意识。从收录在《燃烧集》里的作品来看，林潮先生对于祖国和人民是具有真挚的历史责任感，因而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课题，感觉就非常敏锐。当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摆脱殖民主义的桎梏之际，他心潮澎湃，用诗的语言去讴歌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觉醒：

「建国的号召齐一了人民的步伐，
团结的呼吁泯除了种族的藩篱。
星月光辉的旗帜飘扬上空，
赞美的声音来自寰宇。
卅一日，可纪念的日子到了，
这是历史上的转捩点，
我们挣脱了奴役的桎梏，
这是光明的日子，
我们流自己的汗开天辟地。」

（《呵，八月！》）

「谁还在掩耳逞强？谁还在企图曲解民意妄想扭转历史的巨轮就让它灭亡？」

让我们看看：广场上人潮汹涌处，人民的聲音震撼天地！」

（《人民的聲音》）

如果说林潮先生的忧患意识，是他的主体意识伸延到人生里去，与社会向前迈进的脉搏相通的一种必然结果，那么，生活上的困蹙，却是他的忧患意识的强化剂。你看，曾经在殖民主义暴政下生活过的人们，有谁没有遭遇到政治迫害呢？正直之士和无辜的人民，或被迫流亡，或惨遭牢狱之灾，或因莫须有的罪名被牵连，这就是当时常见到的事实。林潮先生在这乱世之中，也无法倖免，他那生命之舟被搁浅在那「重重的铁丝网的天地里」，备尝了痛苦，烙下了「毕生难忘的伤迹」，所以卅年后的一九八六年，他回顾前尘，以《新山忆旧》和《忘不了》这两篇散文，纪录了这段坎坷不幸的际遇。对于那些「殖民地主义执行者卑污、残酷的行为」，林潮先生还为我们「立此存照」哩：

「一天，我被召见了。在营长的办事处，一排坐着五位首要。三位是碧眼高鼻的，另两位是印人和华族。」

这些高级的文官，真是干练的治邦理国的高手。学识丰富，涵养到家，态度雍容，发问温和，纵使所答不认为满意，但始终不高声动气，他们很有耐性地和你对话，旁敲侧击引申假设，或拟步三段论法，让你无意入圈……

五对一轮流发问，从上午十一时到傍晚，营内生活，观察感想，家庭成员，生活背景，社会状态，政治，经济，……我被轰炸得出来时十分颓丧，十分疲倦，似乎天就要暗了。」

(《忘不了》)

寥寥几笔，就把这种狐假虎威的殖民地官员的咀脸揭露无遗，这是何等高明的笔法！

第三，《燃烧集》里头有些篇章，写得十分舒展，我想，这大约是作者对事物默察、透视事物内涵之后，顿然妙悟的一种结果吧。这在构思上，有的颇似「杂文」体，如《狗》；有的却富于哲理性，如《小雨点》。

譬如谈狗，林潮先生用了「冷抒情与议论于一炉」的笔法，对狗的忠心、狗类、狗党、狗的社会……等，进行既有细致的描绘，又有一针见血的议论：『它也因为有此「多才多艺」而傲然自得』，『千百年了，狗受豢养，享惯「不劳而食」、贪功、恋名、自私、负义，忘了生存的道理，没有主子，几乎就没有办法生活。』（《狗》）

在《小雨点》这篇散文里，林潮先生把小雨点和海水

拟人化，通过它们的对话，展现出华族社会里某些人物「怕人过己」、「见才生嫉」，妄设藩篱阻挠人才冒尖的偏斜心术：「不管你是什么出身！但是你必须循正统的道路，由山涧小流，而河流而大海，一步一步到这里来，要名份，要辈序，否则，伟大的海决不收容旁门左道没有名堂的一一即使是杰出的干材！」

第四，收录在《燃烧集》里的游记，虽然篇数不多，如《麻昔路上》，《掠影看巴登》、《圣模那鸿爪》、《泰国行脚》等等，但却与寻常的游记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以为林潮先生的游记，最少有两个特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是时代性。作者通过山川景物的描写，让读者看到时代和历史的印记，譬如作者路过砂益和利民达，文中既有今日风土人情的描写，也有昔日苦难的折照（《麻昔路上》）。二是审美性。林潮先生是以他的审美标准去审视客观的风物的，因此，他的游记不是自然美的单纯复制，而是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所以，有时他把与所描写的对象有关的知识溶到作品中去，加强了知识性；有时他引诗用典，这是为了突出他笔下风物的特征；有时他注意到山川景物的历史背景以及它与周围环境的联系，等等。总之，林潮先生写的游记，其手法是多层次的，这就使他的游记作品增添了华丽的色彩，广博了读者的见闻。

当然，上述所列的，只是我为了叙述的方便而略作一些分类罢了。除此之外，集子里还有小品、随笔、散文诗

等等品类的散文。

(三)

纵观《燃烧集》，我想我可以这么肯定地说：林潮先生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在艺术境界的追求方面，他是重视形神契合和技巧的运用的，如构思、布局、修辞、语言、诗情的熔铸，等等。所以，他的散文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林潮先生把这个集子定名为《燃烧集》，是不是一种寓意呢？我没有向他请教，不敢妄测。然而，林潮先生一向关注文运，爱护后辈，目睹「夜色低垂，暮霭四合」之后，他心里正需要有一团「野火」，熊熊地「燃烧」，因为——

「明朝旭阳将升起，即使蔷薇凋谢，落红无数，千山万水，道路陡斜，只要田园不芜，辛勤的耕耘者相继不息，千秋大业奇葩异卉，自然临风招展；绿荫深处，黄鹂百啭，不必慨叹“春归何处”的。」

是的，正直的作家，需要有这种信念，需要有这种风骨！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九日，夜。)

目次

■序《林潮的散文天地》 / 年红

■序《散发泥土芬芳的美文》 / 甄供

■目次

辑一

燃烧着火把	21
营边人语	25
更上一层楼	28
残简寸缣	30
大地山河	33
小桥流水	40
乔木森林	43
森林水源	45
钟、钟声	48
新山忆旧	51
忘不了	55

辑二

人民的声音	65
歌	68
舞	71
剧	74

竹	78
镜	81
史	85
沟	89
呵，八月.....	92
梧桐树	95
鸟声	98
苏洛道上	101
河	104
水	106
耕耘	109
牛车	112
祷声.....	114
茅草、豆藤、沟渠	116
小雨点.....	119
小品两章	122
日记	125
雨季的雨	128
树.....	131
挥春漫笔	135
野花与箭	152
麻昔路上	157

掠影看巴登	161
圣模那鸿爪	164
泰南行脚	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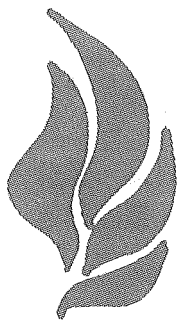
辑三

读书琐谈	179
引古喻今	185
书感	188
蔽说	191
絮语	195
看“十诫”后	199
狗	202
犀利的匕首	
——读冰人先生的《黑夜无题草》	205

附录

野火燎原	
读林潮著《野火》后 / 方北方	211
谈林潮的《野火》 / 韦荻	216
后记 / 林潮	219

辑 1



燃烧着火把

立春已过，春意渐浓，苍茫大地，一片新绿。百花将齐放了么？百鸟将争鸣了吧？残酷的、严峻的寒冬远去了，春、春的使者翩跹莅临了。她带来给我们鼓舞的佳讯，她要为我们展开一幅前贤的耕耘，拓荒的先驱者不辞劳苦的献身精神的远景画图，跋涉千里，在崎岖的路径上，引导、坚定华裔的后代别忘根的本源的风貌。我缅怀着眷念的心情，珍惜着昔日宝贵的时光，迈步踏入“培中”的礼堂，那是总商会文教组承办马华文学史料展览会的场所。入门处签了名，办事人员递过一纸书签：

五千年文化跨海薪传片纸零缣足表时贤百折不挠成伟业。

六十载史料红羊劫剩承先启后还期我辈万方多难策中兴。

这正是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为史展开幕时的佳对。我再次朗诵，默念作者语重心长的弦外余音，一时百感丛集，

巡回不已。寥寥数十字，道尽沧桑，诉说了多少前仆后继者写作人的衷曲。曼曼兮的艰辛的道路，不算短的过程；朝代的递嬗，白云苍狗，多少热情的青年投入这行列，遭受了冷落、漠视，尝尽了辛酸的苦味离开队伍。现在依然在重重的无形有形的影响下，我们的青、老、少写作人意志不渝照旧擎着大纛、燃烧着火把，照亮前途，不让它熄灭；要赓续先贤的遗绪，要启发后辈的热诚，继往开来开辟康庄的大道。

按着主办当局时期的划分，我遵照着次序，从拓荒年代看起。谭云山、曾圣提……这些渡海南来，在当时的蛮荒地帯不计艰辛成败的先驱者，瞻仰着许多位先贤的玉（遗）照，想起他们承受五四运动余波震荡，毅然默然地在此和相知者结伴锄草、翻泥、播种。后继者热烈的献身精神。我一栏一框端详过去。李西浪、陈炼青、铁抗、吴天、宋千金、张天白、林参天、韦晕、方北方……远了，淡了，昙花一现的几十年，有相识，有常读他的大作闻名犹未识荆的，看着他们模糊的象片，有的苍颜白发，皱纹满面；有的早已安息，但多有英姿勃发，翩翩年少。后浪汹涌，念着作者的简介，把我从褪了色的记忆里唤回。

万方多难，惊涛拍岸。但是卅年代抗战时的豪情壮志永磨不灭，四、五十年代的反帝、反黄的踏实脚印也常存。火把执在年轻的意志坚强者手里，我们的作品，另辟蹊径，不会过份逊色於主源或支流。让我们的后代，广大的群众，加深认识我们母语文化的伟大，我们不求闻达的耕耘者。

承先启后。

红羊劫后、瓦砾难存。

突然，我在复印缩小后黏附在木框上的《晨星》副刊版内发现了《别何杨》的标题，和廿年前方修在编写文学史时发表在《星云》上引用了拙作《给日本上兵》一段诗时一样的喜悦。我兴奋地戴上老花眼镜走到窗前急於要看清那些久远而又模糊的字体。1938年12月18日那是郁达夫编《晨星》、《繁星》的时期，在敬慕郁先生的文名，喜读他那流畅而富丽的文笔下，我也不揣鄙陋，陆续奉上拙作，写了一些篇章，但是这些习作都在日寇入境时化作蝴蝶纷飞，永不存痕迹了。四十年的涂鸦，在孤灯荧荧下的操觚，北望连天烽火，目睹同胞热情，昔人虽有悔少作的疚语，但是抚摸着自已的宁馨儿，若不灾及梨棗，编印成册，误导他人，自己能保存手迹，时间没有空白地过去，不也值得留恋么？

我再度蹉跎展示纪念“郁达夫专栏”前，是一幅常见的夫妇像片，寓星时摄的。郁达夫在星洲不也留下很多南来后写赠友人的条幅、诗稿么？但是这里只影印他在《人间世》发表的《青岛杂诗》。

负责搜集前贤的作品，虽是片纸零缣也是费尽心机的，这是吃力、艰苦、费时的的工作。巡视一下周围，士、农、工、商，有多少参观者？有多少真正关心华文文艺前途的人？

台上播出文艺常识问答的节目，礼堂上穿梭着穿制服

的学子，急忙地在许多写作人简略的图片下找寻答案。

美中不足的是展出的旧报书刊太贫乏了。

长长的桌上，只有几位可敬者的藏书者慷慨供应。

战前的南洋商报出版的《南洋周刊》，《星洲日报》的画刊，和平初期的《风下》，蓬勃时期发刊的各类杂志，《蕉风》、《蜜蜂》……著名学府的学报等，有的寥寥可数，有的踪迹全无，好些书相信是绝版了。就是战后的《星期六》、《星洲周刊》也是绝无仅有。或许还有人保有，但是文人的书多是珍贵而不轻易示人的。

向在场的几位负责人握手告别。他们昼夜工作、策划、收集、编排、布置，费尽心血，服务的精神令人钦佩，最低的限度也要表示敬意的。

步出会场，举目四望，夜色低垂，暮霭四合。

但是，明朝，明朝旭阳将升起，即使蔷薇凋谢，落红无数，千山万水，道路陡斜，只要田园不芜，辛勤的耕耘者相继不息，千秋大业奇葩异卉，自然临风招展；绿荫深处，黄鹂百转，不必慨叹“春归何处”的。

（参观马六甲总商会承办文史展归来写）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八日刊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营边人语

南马文艺研究会从十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在麻坡中化中学举办第三届青少年文艺营。三天两夜的过程，在肃穆、和谐、亲切、宁静的环境中，学员们专心一致地在倾听讲师精辟独到的专题讲解，经过思考、分析、实践、完成初步的目标，收到预期的效果，圆满地结束了。南文会诸君子又一次在马华文艺工作上尽了播种、芟草、沃土、育苗的辛劳。耕耘不计收获，成功不在于我。二十年来连续举办各项文艺赛，颁发奖金；举行各种艺术展览，勉励同人，奖掖后进，这一小小的组织，在文学史的纪录上应该不可磨灭吧？

这一次营集获得中化中学董事会、中化校友会、留台同学会、茶阳会馆热烈反应，鼎力赞助，活动的范围更广阔了，也再度引起华社对马华文艺的关注，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根源，文学是主干。开幕时出席贵宾的踊跃，社团的主持人、教育界的耆宿、

资深的写作人，不论麻坡、马六甲、首都、新山、星洲的都不辞跋涉，远道莅临，踉踉跄跄，旧雨新交，欢叙一堂。七人剪彩，气象恢宏，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大会的标志是骆驼背著包袱的图案，艺术家的形象手法象征任重道远不畏艰辛不避风雨坚毅耐劳的一群开拓者踏实而行。明知路也崎岖，道也曲折，但是不管千山万水，坚信事在人为、火尽薪传的后继者会更青出于蓝，柳暗花明后有更广阔、更灿烂的天地。不是踽踽独行的苦行僧，是成群结队矢志不渝的远征队伍。

另一令人感动的场面是大会动员了多方面的人力、物力、有形无形的支持、按部就班地策划规擘，大家合作无间才有这种成就。主持人的宵衣旰食，夜以继日的工作不必说。讲师六位，远道而来，只如家人一样礼待而已；阅卷者挥汗如雨，评审、讨论、综合、查核。满怀希望而来，带着兴奋的心情赋归。忘了疲劳，忘了倦怠，他们都是数十年备尝冷漠的资深写作人，为着一个崇高的目标而乐意献身工作。

他们发觉年轻的一代，质素比过去两届提高了，眼界更开阔了，修养更深湛了，一百六十位来自麻属国中、独中的莘莘学子；来自峇株、居銮、马六甲、昔加末、新山、甚至邻国的文艺爱好者，三日两夜，不分你我，互相切磋、研究讨论，辨析求证。为了实践，专心听讲后，再精研细审抒发议论，执卷问难，一再与讲师、评卷员请教；他们发出的问题，有的也足为讲师深省（主席年红语）。年轻的一代，有他们的新的气息，新的观点，不落窠臼，另

辟蹊径的看法。时代的环境教育，在语文方面有了更多更好的造诣，将来在创作，译介方面他们是生力军，能使华巫文化交流的工作做得更完满，更出色；对加深各族文化源流的瞭解，使实际的团结更加扎实，更加融洽。我们且拭目以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是南文会主办文艺营目的之一。岁暮冬残，新的一年在开始，让我们祝福南文会这一次的壮举。马华文艺的前途是光明的、灿烂的。今日的幼苗，就是他年的巨干乔木，幸福的年轻的一代，资深的写作人在惜别时，纷纷为他们题字留念。他们目睹活跃的一群，心底绽出欢欣的花朵，几日来的辛勤疲劳也被依依不舍之情代替了。树梢萌芽，草木着绿，瞻望来日，努力事春耕吧！（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四日刊于《星洲日报·文春》版）

更上一层楼

——为「文春」1500期而作

愚公去后阮嵇狂，
停下来唤谁话苍凉？
却喜甄生勤垦植，
一畦新绿稻花香。

这是文学史家方修先生一九七八年赠甄供先生的一首七绝。慨叹、悲怆之情跃然纸上，但对《文艺春秋》的表现却很有勉励、满怀嘉许的深意。说句实话，创刊以来，《文春》的著作并不局限於同人或狭小的地区；作品也多有反映现实，揭露丑恶，批判社会，耐人寻味的文章。编者不负（时人）众望，采取谨严、正确的立场，具有精辟独到的见解、有原则、不徇情地选稿看文，才能达到目前的水准。

文艺，不论是书本，副刊，或定期的读物的出版，一路走来都是艰辛、困难的。记得廿多年前，方修兼编新加坡星洲日报的文艺版，只能隔天分得《星云》一半的版位，但是所发表的作品几乎多是上乘令人击节的好文，只是刊期不长。《文春》能持久到不止1500期而继续刊出，说明她已获得各方面的赞许、支持、爱护和期望；也展示了她达到一个阶段的成就。

甄生勉之哉！读者、作者也勉之哉！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谢克替《民报》编《新生代》，每积数十册即合订一册，用影印缩小字体，供人保存，也供传阅。这办法很值得仿效。如报方首肯，编印若干数目发售；普通纸张，订价不高，既可培养读书风气，也有益於文艺气氛，影响的效果不会逊于定期刊物的发行的。

所以我趁此衷心的希望，除此一项建议外，《文春》能一如众愿，恢复她以前的一周三期制，常常见面，感情自然增加，多少总能提高阅者的关注、作者的热诚的。（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一日刊于《星洲日报·文春》版）

残简寸缣

去年，我在古城的文艺营开幕礼上，看到你迟来时匆忙的笑容，听你诚恳的、谦虚的讲演。

A兄介绍说：“这位是拉让江畔、我们的国家诗人。”

不高而结实的身材，这么年轻就留着时髦的山羊式髭须。

《盾上的诗篇》、《达邦树礼赞》、《我何曾睡着》，让人低徊吟诵的作者。

茶叙上，大夥儿谈笑风生，另一位校长诗人要你引导坐木筏溯江上游去寻幽探胜、体验一下达雅族人的山居生活。

几天以后，在首都中华大会堂，我们再度会面，毫无拘束地以一杯清茶倾谈着各种问题、各项看法。

诗人，不是文绉绉的，他要和深韬谋略，设法布阵的法利赛人交往；他要在工作中磨练，在现实生活中洞察世

情。但是他没有染上丝毫商人的气质，却孜孜不倦为文艺而献身，和存着“赤子之心”的写作人频频接触。

今夏，我读着《长安赋》等其他诗篇。

门外人不懂诗。

我一读再读三读，铿锵掷地有声啊，“汉书可以佐酒。”

这一次相逢又是文艺营上。你是讲师，我是听众；你侃侃而谈，我默默细味。你来往东南亚各地，遨游上国、访名城，莅古都，光风霁月，豪兴不浅。数艾青、田间；说臧克家、闻一多；上溯李杜商隐、旁及后主，苏辛也不漏了，诗人——

不会忘掉本身吧？

挑灯看剑

健安编《星云》、《晨星》是够谨慎的了，常常为着一句、一词也为投稿者忌而删改修饰。杏影编《文风》、《青年园地》也有着难言的苦衷。

我们的时代，做“愚公”不易；想效法阮籍、嵇康也不简单，不是佯狂可乱真，却是“锺会”之流的人物太多了。

我涂涂抹抹，但是极少去高攀，想借机去结识“编辑先生”的。让不相识的陌生人评审习作好了，刊登与否不会渗入情感，也不致两相为难。

但是也有人訾议编者看惯了熟悉的笔名，评鹭作品也会失去分寸的。所以上述两位早已作古的编者据说就有这样被人求疵的遗憾。

读着《麒麟刺》、《叶的事业》、《蒜苔赋》，暗暗
惊佩，作者取材讽刺的对象是普遍而有共同性的类型，丝毫
没有涉及私人的芝麻似的恩怨。可是喜、怒、爱、憎、
鞭挞、歌颂，立场分明，同样以此准绳著文，难怪文史学
家王和一些同道乐为他所编的刊物而齐声赞叹。

从人世间看众生相，光怪陆离，揪出伪善者还他丑恶
的面目，发而为文；又从文笔中洞察是真情，是做作，是
有意社会，还是有害人群，是非邪正，好劣立判。

上述三位文艺工作者，在编务上谅有不同的感受，但
不是供娱乐，不给读者作无聊的消遣品，有进步的正确的
目的，为群的责任是尽了。

(圣诞节 86 年)

(一九八七年一月廿二日刊于《星洲日报·文春》
版》)

大地山河

一、麻河

麻河，导源於彭亨，江流不过百哩，比起著名的名川大河真是渺乎小矣，但是涓涓细流，不辞溪壑；婉转独行，迂迴昔加末市西下时还是污浊黄水。漫漫长流，越原野，过高冈，经哈蓬转侧驰骋时已是碧绿澄清，惹人喜爱了。自然，谈到她的窈窕多姿，旖旎娇艳，无论如何都得数进入麻境入海汇合那转弯抹角的一带。白云 碾，绿水粼粼；渔舟唱晚，江涛有声，昔年渡船在此憩息片刻，见“欸乃”声里的麻河，灯光迷茫中的香妃市镇，奔波忙碌的人生，偷闲瞥得此如画的山水，那有不怡然陶醉忘情於怀的。

五百年前，马六甲王朝灭亡，玛末退守香妃城，葡军进迫溯江东北行，驻蹕巴莪。等到最后防线都失守，再入彭亨求援，当时内陆全无交通，若不从河流本身索骥，实

难於了解统率军队进退守据的所以然，麻河，原也与王朝兴亡有过血缘关系的。

她，亲眼目睹江山嬗递，唱过仓惶辞庙阙的金陵哀曲的。

半世纪前，交通还在牛步化时，下流一带的贸易转驳，坤兰，玉射，班卒也都以她为动脉。今天时移势转，百哩距离，车行数时即达。进步的交通工具，节省了时间金钱，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麻河，除了姣美供人讴歌外，实用价值已大大减低。幸而，班卒以上，河水清淡，政府化验清澄，抽水筑池於畔，日给百万加仑水供於民。天旱不愁，食水不匮，麻峇一带居民不必苦苦仰望金山云霓，泱泱流水，照旧孕育百万昌黎为无上乐事，而蚩蚩之氓们仍然热爱她——

热爱她的娘，她的哺育的母亲，她的祖国的山河！

二、新地

八月中旬的一天，和X、Y特地驾车从麻，昔边界卅支处横贯直入作一次新辟芭地的回绕巡礼。

这本是榛莽伦绝的原始森林，虎象出没的沼泽地带，昔年猿猴啸傲，蛇蝎盘据，狐鼠横行，人迹罕至；现在却是坦荡康庄的大道。虽然还有一小段黄泥石路，但全程四十哩已铺上柏油，车行路上，尘埃不起，一边是青葱绿油苍翠欲滴的接驳胶树，行行排排，纵直横竖，整齐有序接

连而去，形成了广袤的生产区域。看那棵棵肥壮如椽的结实树干，日出数以担计的乳白胶汁，直可想像得到祖国的原野肥沃的土壤加上无穷的人力才能培育得出那丰富的资源达到今天的繁荣！

习习的微风掠过了，飒飒的叶涛起伏生姿，蔓延成一片绿色的海洋。在耀眼的阳光下熠熠发光，与对面的尚未垦殖的芭地衬托出鲜明的强烈的对照。

——那边，是参天的古木，枯秃的断柯，笔直的枝干。茸茸的野草和杂乱的蔓藤；那边，有凄清的荒芜，有哀鸣的猴声。

独立十年来，在乡村发展局周详地擘划下，筚路蓝缕的人们艰辛劳动下，我们有了自然而然集墟而成的乡镇——多美丽的命名——莲花村；又有了移殖的纯巫族兄弟的发展区毗邻在东北，深入僻壤的道路的修筑，立使荒凉的落后地区变成人烟辐辏的场所，价值低廉的荒僻芭地一跃而以千计的富庶田园。

这是国家财富无穷的资源！

这是社会日趋繁荣民生日臻康乐的主因！

车行十哩，转折南下，冈岭起伏，处处灌木丛林，隆隆声中拖拉机继续在进行挖土锄泥铺路的工作。虽然原野阒寂，车辆绝少，可是一入士兰邦南，错落有致的茅檐浮屠，三三五五的不时呈显眼帘，电线已修，车辆、行人，铁马穿梭来往，小桥流水，鸡犬之声相闻，原来已抵麻河上游小镇——坤兰吁汝了。

可爱可颂的新辟的处女垦殖地啊！

她养育了人民，加强了团结力。在这新生的国土上，各民族共同协力的耕耘下增广了多少生产面积富庶了多少财源！

让我们深入穷乡去。

让我们多亲近大自然。

去加深了解祖国飞跃的进展；

去触类旁通地多方面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好让我们在欣赏在赞美壮丽的山河时，知道大地和儿女断然不可分的密切关系，更进一层去加强和巩固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东甲。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三、名山锦绣

从陋室搬到排屋，再从狭隘的平房移住三层的建筑，可说是三迁其居了。

楼非百尺，但是增筑晒台，更上一层楼，添盖“亚历”，倒也明朗通沏、空气流畅。晨起迎朝阳，傍晚送落晖，心旷神怡蛮有诗意的。并且俯瞰小镇，红墙绿瓦，栉比鳞次。崭新的建筑，陈旧的屋宇，历历在目。笔直的马路，载重的隆隆作响的巨型货车，疾驰而过，横越斜掠的悍悍摩多骑士，三三两两的缓慢铁骑，匆忙的，也有悠闲的形

形形色色的行人。放眼远眺，青的山，绿的原野，远远近近疏落的高耸的椰树摇曳生姿；较低一级的原始丛林，矮青，胶园以及稻田、茅舍和袅袅的炊烟……东向、西邻、南疆、北界、悠悠白云，苍苍蓝天，虽不能说是赏心悦目，最低限度也可游目骋怀了。

夜晚，马达声逐渐零落了，喧嚣、噪杂的刺耳机音也渐次低微了，寂清冷静，月圆皎洁，银光泻地，疏星数点，苍影斑驳。此时万里晴空，索性将灯火熄灭，迷迷糊糊，若隐若现的境界，更添黑暗，让我浸浴在无言的宇宙怀抱、静坐，清心寡虑，不是坐禅，也有不可言喻的感受。有时远方山巅的转播电台发出的微光，山腰水塘的闪烁荧荧，又是多么引人遐思。山势雄伟、山形隐约、这是远近闻名奥菲尔——金山的粗线轮廓。

我没有专情激赏她的古老的、传奇性的绮丽浪漫的传说。

也缺乏“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诗人永恒高洁的情操。

不敢自诩为“智者乐山”。

也不至于会有“终日看山不愁贫”的豁达旷远的胸襟。

这海拔4187英尺（1276公尺），在柔、甲、彭边界的南马第一高峰，我喜爱她是因为在她范围内奔波劳碌数十年，山川壮丽，乡土情深，而眷眷无法忘怀的。

凭垣远眺，狮峰苍翠、金山如黛，BELALING秀丽娟介。重峦叠嶂，西起彭、甲蔓延起伏。三峰兀兀，

而又曳然蜿蜒东去。冈陵间怪石差错，林木荫翳，远处高敞的地方呈显出嫩绿浅蓝、低蔽处却浓郁蓝蔚。云天悠悠，阳光迴照下，山色鲜艳夺目；山川寂寥，谷壑深邃，晨熹则霞光万道，近暮则晚霭曖曖。雨天迷迷朦朦，芳踪飘渺，阴晦时隐约掩映，又见半山遁形；有时轻烟一抹，谧止宁静；有时雾气缭绕，又似少女轻纱半袭，益增妩媚。要识庐山真面目，不仅身在此山中无法一窥全豹，只是外形观览，风雨阴晴的变化，也会令人迷茫的。

最毗邻的乡镇莫如亚沙汉和砂益。生活在山麓下的居民，一仰首，一抬头，峦峰就在户外。山岩石壁，飞云悬瀑，林木萧森，了若指掌，而欹侧的斜坡，嵯峨的乔木，岭岫的磊石也历历如绘。风雨前夕，听林涛澎湃；雨过天晴，看青山含笑，鸟鸣境幽，朴素淳厚的村民以此为赏心乐事，远非寄身喧嚣纷扰的都市市民所能领略的。历来攀登高峰，亲临奇境寻幽探胜的远近游客，大都由此二地入山，由土著响导，循小径曲折盘旋而上。

山的西部，是彭，森，甲边线。

由新邦木阁，亚沙汉，耶赖驱车而上，地旷人烟稍稀，迹也近荒凉，可是咫尺削壁，山势陡然奇拔，“横看成岭侧成峰”与正面端详又回然不同了。

好几次，前往渔钓射击。过了“甘密”就是一片无垠的稻田，浩浩莽莽，背面峙立着雄伟壮观的金山。大地辽阔，四野茫茫，主峰睥睨柔北天下，群山环绕拱卫，更增加气氛万千和堂皇，沐浴在这种境地，心胸也要为之开廓，气度也要为之恢弘的。

生活在麻属一带的人，受着“名山胜水”的薰陶，没有不热爱她的。金山苍苍，麻河泱泱。年轻的一辈，不时三五成群以竞登高峰露营为快。他们履嶮岩，披蒙茸，拨荆榛，涉幽谷，天明起程，几经艰辛过午薄暮才能抵达。而山顶平原端方不过数百方公尺，能供活动的范围不广。极目四望、山风浩荡，数十里婀娜多姿的江山都在衽席之下。但据住宿一二夜的童军学子都说红日迟见，夜幕早垂，而风砂啸号。高山奇峰，平时云海诡谲，波涛汹涌，就是要拍得一帧称心佳作，也得苦候时机的。

时代在进步，科技也日新月异，州政府与发展商已计划联营，在山顶选得适宜地点开辟为类似“云顶”的旅游区。报载有某国矿家正在西北山麓勘探。数十年来供食水给几十万人民，设转播站传递新闻；今天，锦绣名山又再要披华衣，加采裳了。物华天宝，福国利民，物尽其用，末学缀此芜词，亦只是粗描浅叙而已。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三日刊于《星洲日报·文春》版）

小桥流水

我佇立在一座郊外的桥上。

我深知这桥的沧桑历史。

起初，她不过是简陋粗糙的板木横桥，离市镇已远，河面不阔，衔接两端的又是黄泥土路，水流过灌木矮青，硕莪荆棘莽野，因此乌赭混浊，萋萋芳草的沼泽密池，隐匿着不知多少虫蛇魍魉，到处布满了蒺藜蔓藤。

冷落孤独的、荒僻的桥。

远方近邻有着灵精古怪的猴子在枝头跳跃嬉戏，叫啸着短促、凄清而寒伧的呼声。

每天每天，只有寥落的劳动工作者沿着污泥、粘上脚印走过；可数的古老式的车辆经过；两头黄牛慢吞吞地一步一踏、套上巨大的特制圆形木轮拖着狭隘的车相格支格支拉曳而过。

难以计算的日子过去了。

风吹、雨淋、日晒，木桥年老失修颓圯了。

人们於是重建起较为坚固的用水泥渗石的柱椿、桥缘围着铁条，用“牙萨”硬木密密纵横铺成的路桥。

物换星移，荒凉的岁月翻新页了。

黄泥土路为要适应时代改换了面貌。

小桥也夤缘时会附上骥尾增添了新装。

可是来往的车辆日渐频繁、越重的货车也较前增多，负荷逐渐加重，小桥也日渐显出无法胜任的状态。同时河水日浅，河面日狭，烂泥淤隘，砂土淤积，水流迂迂缓缓。雨天季节，排水不及，经过的芭场园地常常泛滥成灾。农作物毁了，田园荒芜了，讲求生存的人们追根究底寻出助虐元凶的主因，三呼四吁，于是政府派人勘察测量、探势策划，为了适应环境，为了一劳永逸，挖泥机开始沿河上下隆隆地怒吼，扩大横断面，疏濬深河床，于是小桥被波及要彻底改造了。

她必须打木椿，她必须筑起钢骨水泥的石墩、铺上铁钢粗石、加上沥青细沙，她必须要有土木工程师的蓝图、稳稳扎扎，才能应付起气象日新的局面，负担得起繁华都市富庶乡里圆滑交通的使命。

于是崭新的桥身，宽阔的桥面，坚强的桥梁，配上铁捍栏干，虹形的新式桥梁落成了。

村民有了足以自豪的新型建筑物。

我们有了巩固的标致的桥梁。

每日每夜，川流不息的车辆从她身上辗过，潺潺流水从她底下唱着轻松的曲调，巨大的水供铁筒从她身旁铺过，她一身兼有多种任务。秧苗青绿了，园圃苍翠了，稻禾

翻腾起浪了；鸟语花香了。毗邻的胶林，再远的棕榈，淙淙的流水，拨着柔和弦琴低吟着动人的诗篇。旱天，有水闸照旧灌溉；雨季，她加快脚步，飞速地向前奔跑。她，急奏繁弦哗啦啦，频频向蕉椰、荒林野葩挥手道别。

晓天，假日，清晨，傍晚。

好些人经常健步于此，佇立桥边。

有人垂钓，有妇浣衣。

水流淙淙，送走几度夕阳残红？

水流溅溅，多少感慨往事，待留下的写生画图，让人陈述，让人回味。体会富国繁荣、康乐民生和科技密切的关系；但开荒拓野的草莽时期劳动者的苦辛精神也要让陈迹在历史上沾上边。

（原载于1986年8月第十三期《写作人》）

乔木森林

市区郊内，公共草坪旁，植有一棵高大茂盛、叶繁枝茂的俗称雨树。树围合数人抱，干上枝杈分柯，柯桎交接，横斜挺出，一层一级，蕃衍向上，突向空隙的地方茁芽发展。叶细互生，因而得天独厚，繁盛枝蔓，迅速就成簇丛。虽未能遮蔽云日，但是穿戳过叶间疏缝，筛漏而下的金光也阴暗分明映印成斑驳图案。树根盘根错节，周围十方丈内都是她的地盘。越过马路、探首住屋楼前窗扉；深透沟渠，叶到根及已可窥伺政署瓦墙。一簇簇，一丛丛，亭亭华盖，蔚成弧圆形的巨型外表，雍容潇洒，使人看了，无形中也会泛起壮观的感觉，胸襟为之舒畅扩大的。

开花的季节到了，粉红色的细小花瓣瓣末蕊心渗着乳白色味，临风摇曳，叶随枝展，飘飘逸逸、树下周围，一片清凉。置有石凳可卧可坐，乡镇寂寂，这种境界，真令人梦回依绕。遇着微风细雨，历时一二十分钟，地上全无湿迹，而树身附近，场草蓬勃，加以时有工人割茭，绿茵

绵绵。最妙的，也给人最欣赏赞叹的还是干身虽然剥蚀，但裂痕较显处就有寄生草，柯桠交接，主分枝的隙缝间，长的横枝、直的粗桠，寄生杂生、羊齿形类的、孤叶荷形的、蔓延垂藤的，形形色色。有的居然独立成“国”、露根繁叶，优游自在。森森乔木，何等雍容，何等气概——百川归海，浩瀚万千。寄生蠋集，底下绿茵，共同存荣，丝毫也无伤她的发展，壮乡镇的伟观、清新鲜的空气，所以清晨傍晚，时有小鸟啁啾，乐在树梢枝头，引吭一曲，也乐在此筑巢建家，欢叙天伦。

森森乔木，栽种迄今，据记忆所及，最少也超过半世纪以上了。那时一位酷爱足球运动的副县长，提倡户外运动之余，也在区内广栽花木，球场的四角，本插树秧四株，历时渐久，树渐高大，或有碍於建设，或有阻於交通，於是次第伐去，独存上述一棵，才蔚成巨擘。

我常徘徊其间，念时光悠悠，“十年树木”，木尚未能成材，要真正培植栋梁，百年或许还要斟酌吧？牛津剑桥，历五六世纪；北京清华，重师选生，世袭相传，薪火接替。急功为利的所谓远识文化高手，十年八载就要求效果。历史的河，文化的流，既长且远，那有顷刻之间就能一统的。

（原载于1986年8月第十三期《写作人》）

森林水源

我工作的乡镇，在山麓脚下，晴朗时日，白云袅娜，山色苍翠；高峰侧岭就在咫尺附近。这山名闻遐迩，是南马第一高峰，海拔4187呎。

远在自来蓄水池建竣以前，山水、泉水、涧水潺潺而下，汇集成多条细流奔驰成溪，经过莽林、原野；毗邻甲界的已成小河，蔓延西下，汇流入海。有的支流，纵横四窜，东西贯穿田畴，负起灌溉禾稻的责任，水光潋潋，不仅云天清沏，美化了天然景色，也是旷达的乡下顽童寻乐游泳的天地。

英殖民地时代，当局在山腰勘测，选择一冈峦地带建筑贮池蓄水，湖沼长阔如葫芦，源头活水汨汨而来，麻属一带居民从此废弃井口，而水池范围经过人工营谋，莳花辟径，怪石嶙峋已成名山胜地，登高瞭望，天风浩荡，远近景物尽入眼帘了。

开山辟地的结果，水流受到拘束，虽然入海的那一道

照旧滔滔盈盈，但是旁支细流的水面已渐缩；固然山势陡斜广袤十数里，不受影响的范围内，常流细水依然叮咚，可是霾雨天旱，阴晴变化，溪河的水就跟着状态有异了。

建国以来，风调雨顺，人口急速增加，到处歌乐繁华，水的消耗量也直线上升，原有供应已超过预算多多渐形捉襟见肘，除了另辟蹊径，临河汲水过滤以供用户，原有的蓄水池也得广拓面积，以期增加贮量。一面也呼吁乡市民，水是珍贵的，要爱惜点点滴滴凝成的水啊，就是用之不竭的天然恩物，若是毫不节制也有取之将尽的时候。

可是人们是健忘的，当受到制水的时候，才恍然悟到浪费所承受的痛苦。每每要苦候到深夜才有二小时涓涓的水供，要在路旁排长龙桶鸕等派水；要四处找寻希望还有不乾涸的溪水或山区洼地暂作沐浴场所。

几年前，峰颠又侥幸被选作“广播接驳站”了；於是接着水池的径道，蜿蜒而上，陡斜的柏油碎石路天晴时赫然可见。冈峦濯濯，山苍也近乎秃了。天旱二月，居民又忧心忡忡，贮水量已降至危险水平线下。居民逐渐了解水量减少的原因直接是晴雨变化，没有节制的消耗殆尽；而山之颠，水之涸，原始森林被征用砍伐得太广阔了。本来青葱的丛林，虫鸣鸟啾的荫凉地带已是一片亢燥。森林虽然要靠雨水，阳光长期煦照滋润，可是宝贵的林木，不只是国家的富源，同时也能挡风化雨，调节气候，绿化自然；错节的龙虬盘根，还能吸水、贮水，润土沃地，坚泥固土的功能。它和水、空气、阳光表里合一，承其惠，尽其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进的国家虽然伐林，可是更进

一步积极地培林，到处在空旷地区广栽树木。世事万物，互惠互助，相辅相成，不能偏废一方的。沧海可为桑田、阳光也可作发电的能源。物尽其用，若戕贼伤害，只图一己一时的私利，过於违反自然的法则，那弊害的成份也许比受益更多呢！

（刊于6—11—1987《南洋商报·商余》版）



钟 · 钟声

小筑的膳厅挂着一架陈旧的古老的壁钟。

钟面是圆形的嵌入多角的方框，钟身长而末端尖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了，在日新月异物物花样翻新的现代，它早已显得龙钟朽陋，尽有资格送入博物院陈列展览了。

那是先兄成家时，一位伯叔辈的近亲特意从远道送来的贺礼。

物轻意重，何况六十年前，半占钱可买三样食品——勿拉煎、小葱头、乾辣椒的年代，它是珍贵的稀有物。所以我们虽然一迁亚答屋，再搬摇摇欲坠的店铺，三移风雨楼，它还是挂在正厅，挂在显眼的墙上。它滴搭、滴搭，送走多少时光，历尽几许沧桑。虽然日渐苍老，但健壮、守常、按刻报时，从不懈怠。滴搭、滴搭、分分秒秒，钟摆一来一往曳动，韶光冉冉飞逝而去……

卅年前，老母弃养，去年先兄也作古了，古老的钟照

旧操作。它有叹息么？它有悲哀么？人世几回伤往事……我居无定所，也是一再搬迁，它随着主人席不暇暖常常移动。

因为“乔迁”，叨蒙亲戚朋友一再赏脸，送来贺礼。电扇、电器、沙发……都是充满盛情的弥足宝贵的珍物。然而，最多的还是钟。好些小巧玲珑、设计雅丽，色彩明艳、分针、秒针都令人悦目的形形色色的钟。安置在新的建筑物的客厅里，配上沙发，添上串串盏灯，壁橱、对联，古玩装饰，真是显得又时髦，又华丽而有气派。

这古老的钟呢？它早已没有地方安身了。无论挂在哪里都显得寒伧不调和，有碍观瞻，给新一代摇头窃笑，因此家人一致主张抛弃它。

“值不得什么钱，还要来作什么？”

幸而，我还拥有坚持已见的上议院一票。它服务了多少年？阅历过多少事？对我蕴藏着多少丰富的感情？可是形势比人强，它最后实偏处此，也只好挥别昔日光荣的地位，屈居在我半是贮藏半是书斋的小天地了。

滴搭……滴搭……它陪伴我读书写作时仿佛又回到儿童时代，年轻时代……我感到阵阵温暖。噤、噤、噤……那响亮的金属敲声，立刻警醒我，日起日落，月晦月圆，朝潮夕汐，逝者如斯夫，朝代已改，时势已变了。

半年前，新式的钟，一个一个忽然停歇不动了。换上乾电池，察看钟背装置机件的小方位，只好送到钟表店请工匠修理。

那位老同学，笑眯着眼睛。

“不能修理的，在日本，年年出新货，岁岁改换新件，又美观，又时髦，已用了五年老早够本，还要来做什么？”

“人家送的礼物啊，总不成要抛弃？”

“哈哈，你还有这种旧的落伍观念。照你的想法，一架钟要用几十年，工厂不是要倒闭，工人哪里找吃饭的地方？……

看看他铺子里花样繁多各款各式的钟表，有猫头鹰型到会代以咕咕叫的，有三只表态不同的猫咪式的，有盘旋在苍穹的鹰隼镶在不碎的玻璃框里的……真是色艺俱佳、物价两美。

我真的是时代的落伍者了。

回到寒窗，举首瞥见老钟照旧在滴搭、滴搭……。

它壮健如昔，工作如昔。

它貌不扬，容也苍老，可是六十年来孜孜勤勤操作不息。

我一阵迷惘，伤感轻轻袭上心坎。

陈旧的，古老的壁钟。……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八日刊于《南洋商报·商余》版）

新山忆旧

(一)

新山，这旧名丹絨布蒂利，含有高贵、美艳的雅意的公主的海滨城市。对我蕴藏着太多、太浓厚的感情。这不单纯的情愫，不止是爱憎，也无法严格地分辨好恶。年轻的时代，烙下深深的难泯的伤痕；又在这里编织过多少绮丽的梦。过眼烟云，近几年来，更深人静，万籁俱寂，心如止水时，偶尔也会泛起对她的怀念。

我会想起——

炎热的午后，漫步在海滨大道绿荫底下微风掠过时沁人心脾的清凉和一片寂静。宁谧的境界；初春时节，无言飘落的黄花，碎金铺地似的石板行人道上，间歇传来清脆的鸟声。欹斜的山坡、黄的、紫的五彩缤纷、争妍斗丽的花簇。倦了，倚靠在石凳上，远眺蔚蓝的苍穹、变幻的白云、飘逸的、凝滞的、和海峡对岸的莽莽青青的丛林。

有时。我也和G在海堤岸畔，静观绿波荡漾，红橙橙

的落日余晖，远方唱晚的归舟。二英哩处，平斜入海的浅滩上，心身舒泰地凝视垂钓的乐趣，那闲情逸致的似又紧张的表情。那嬉水健儿欢天乐地地弄潮……。

火车站一带斜坡冈路，印过我多少足迹，每日蹀躞来回，看长蛇似的火车蜿蜒南下，又嘹嘹戛然北去……

在工人改建的宿舍，慨然屋前的花开花落，不远的潺潺流溪，隔邻洋房的悠韵琴声。

这古老的城市，偏僻的、冷落的街道、污水缓流的沙玉河。

然而，远了，远了。

如烟的往事，相聚不久而又睽违的朋友，回梦待寻，已是过去将近五分之一世纪的岁月了。

(二)

在我的生命史上，毕生难忘的伤痕，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卅多年前——

我被囚禁在她附近的郊原。

长达一年的日子里，我被侷促在周围都是重重的铁丝网的天地里，外围边界四面加上蒺藜铁线条条通着电流，东、南、西、北、凡转角处都设有瞭望高台，有重重门户的武装守卫，有朝夕点卯的警员。

我们住在粗糙的、简陋的、狭隘的、长方形的亚答寮棚里、一BLOCK 并排六间，每间可容至少五十人，躺在未经刨削的木板凑成的太平连铺。一张粗席、一条廉价的“新客”棉毯、衣服作枕、就一个个像“沙丁鱼”并排的

无可奈何恬然作梦去。早粥、午饭、晚餐、“铝”打成的有盖大碗，盛着冷饭贱菜，揭开一看，幸运的有时还有半截三保公鱼，不然就是母猪乳旁的“美肉”。

夜晚、清晨，尤其是雨后，寒气袭人；原来是矮寮两旁、矮脚架上只遮有数块亚答围起，何能保暖？

可是，我们一千个，加上一千个。

有陌生的、相识的、来自偏僻山芭，蕞尔小镇，不识不知，半懵半懂的同伴。

不是犯法，没有明确证据的囚徒，可是过着失去自由的生活。有短暂的相聚，人人有难忘的愤怒，难伸的语言，荒唐的被处罚的理由，没有证据的嫌疑。

被人豢养的日子也屈指可数的。一批一批的莫名其妙的被遣送回他的原籍出生地；有的经过长期的锢禁再三考验才恢复他日常的旧生活。时代的动乱、蚩蚩者氓，被波及的无辜池鱼，受难者……

今天，旧有的阶下囚的拘禁营地，早已跟着殖民地的统治随风而逝，任其荒芜了。多少次驱车经过，瞭望遗址，残营依稀；野草丛生，荒烟迷漫，不堪回首啊！可是漫长的岁月，仍无法冲淡受难者的伤痕的。

难忘的伤痕。

(三)

新山，有美好的称谓，有光荣的纪录。

我爱她，因为她是我们的庄严的国土，我记起她的丑恶，那是殖民地主义执行者卑污、残酷的行为。

在阳光耀眼下，她一天天步上繁荣。

人的潮、车的流。

一幢幢的巍峨大厦矗立在市中心，俯视着海峡两岸。原本寂静的郊原，已忙碌地修筑起蜘蛛网似的康庄大道。横卧的天桥，穿梭的车辆，繁忙的人群，崛起的新兴的卫星市，她的进步，直追国都；她的繁荣，足和邻国颉颃。

从海峡的对岸遥望过来，无边无际辽阔的苍穹，繁星点点；水环堤上，灯光灿烂辉煌；多彩的霓虹，曲折的、绮丽的反映波光。啊啊，我们美丽的城市；我们神圣的国土，——我们快乐的家乡！

（1986年，初春）

（21—3—1986刊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忘不了

(一)

蔚蓝的天，飘动着棉絮似的白云，和煦的阳光如往常一样照耀着宁静的偏僻村落。不时也有阵阵微风吹拂着附近的胶林和垂长的羽状椰叶蹁跹起舞。

这是柔甲边界的地区、在金山西陲的山麓下，二三十间的亚答板屋、一排建立在直街和寥寥数户散落在横路上。

几乎看不到汽车，来往的交通工具只有一步一蹶慢吞吞的牛拉车。

谧静的近午。

村民正在做活。

突然西北角一间亚答屋顶冒出了烟。浓浓的捲烟直升向上，随着火舌迅速窜出，烟和火交炽着互相扑击。附近的亚答屋檐立刻被波及了，风助火势，又猖獗又疯狂，瞬息间扩充了地盘，火路宛如数十条金蛇向四面八方发展，

浓烟滚滚，火焰高低翻腾，烧得木柱柴板家具毕剥作响，直冲云霄。

火烛！火烛！

某家起火了！

有人呼喊，小孩嚎啕、妇女惊惶，人群紧张到四处奔走，团团乱转，提水带桶的，上屋梁斩火路的、抢搬贵重的家具或文件、货物的……纷乱、慌张、嘈杂。

一个十岁的孩子——稼兄、拉着不足三岁的稚童拔足狂奔，无目的的跑，气喘吁吁地要跑到远离火场的安全地带。回头望着满天通红火海的整镇的亚答屋都被吞噬了。

妈妈气急败坏地从拾柴的胶园赶回来。她找着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呆呆地看着烧焦的木柱、倒下的残缺材物、破铜烂铁、坏缸碎缶，遗留的灶脚瓦砾，灰烬堆里还有喘气火烟，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几许哀鸿，多少人家饮泣……

我们的家呢？

只有零星散卖诒厥斋、五加皮等廉价酿酒，一品特（PINT）半品特、一日找不上三五个顾客的半间小酒牌酒舍，荡然无存了。

伶仃孤苦的一家老幼三口，茫然望着劫后的灾场。

这是六十年前的历史陈迹——亚沙汉的一场大火。

狂奔的景象一直在幼稚的心灵深处不会泯灭，就像在昨天一样的一清晰。

（二）

1941年的一天。

刚从学校回来，隔邻的宗侄说一位远房的叔辈要见我。

按照辈份，他是父执，当然要趋前拜候的。

“你已经教书了。”他露出一丝笑容，圆圆的半秃的光头、稀疏的八字胡子、穿着乌绸裤配上白色笠衫，正吹着将熄的捻卷纸，燃火点着水烟壶的壶嘴，叽哩咕噜地吸了一口，呼出一口烟，然后慢条斯理地问起待遇，说了两句家常，就掏出一张字据来。

“这是你父亲借钱的借据，亲笔写的。”恩——二百大洋，一二十年了，不算利息，你现在已会赚钱，也应该还我了吧？！”

我接过借据，打开一看，端端正正的毛笔字体，“立借据人……”这是确确实实的。

“借钱还债、朝朝代代都是这样。

我年老要回唐山了，所以特地过来。”

我疑惑了一阵，也觉得糊涂，有言道“人亡债休”，怎么上代人的债要后代填还？这位宗叔口口声声地还继续搬出一大堆宗法社会的条规，满嘴自己宗亲的，一半劝诫，一派胡言。

我暗地理觉得不合情理，表面上也显出犹豫的脸色，菲薄的薪给，我实在无法也无能接受的。

邻家的宗侄，看了这尴尬的场面，於是赶紧出折衷的办法。

“就这样吧”他说：“自己人好商量，你还廿元叻币，就作顺风好了，借据交回给你，不是两全么？——不然

借据留在人手，子孙也是羞耻的。”

这位族叔严肃得没有表情。

我考虑了一下，欠债、宗亲、人情、法理……

勉强拿出两张英皇乔治二世画面的青色钞票递过去。

他立刻恢复初见面时的笑容，连声赞许我少年老成，通达世故。

回到家，老母在楼梯口坐着饮泣。

“你还给他多少钱？”

宗叔显然先与母亲交涉过了。

“廿元解决了。”

母亲的晶莹的泪珠直线般地流下来。

(三)

两间对排，不外三十方丈的拘留室里，挤满了从山顶的芭场或是偏僻的小村落押送来冠以“嫌疑”的犯人。这些好像沙丁鱼一般被囚在一堆的、九十巴仙是胶工、菜农、小贩，和只拥有之二亩园自耕自作过活的小园主。

他们只剩下贴身的内裤，因为六七月人多天气热，有的甚至连背心也脱下，索性赤膊或坐或躺在板铺上。早晚两餐，有一盘白米饭淋了0.005巴仙的椰浆咖喱水，配上粗菜。晚上你的脚架在他身上，我的腿搁近你的腰部，半疑惑，半恐懼，心神不安又强自作乐地等候召唤鞠问

间中也有一二个幸运的如漏网之鱼一般脱逃了。其他的是十天，廿天，一个月……地在苦候。

一天上午，轮到我被审问了，拘捕我的当地低级暗探带领我转进室后一座洋房建筑。一位高级的混种籍的上司

坐在办公桌前翻阅文件，那位在外作威作福外号“亚玲”的在旁肃立着。

这位长官，看了一会，问过姓名，发觉我第三个字的拼音和诬告我的一群所写不同，改正后，接下去一句是：

“你承认吧！”

我吃了一惊，“承认什么？”我真的大惑不解，虽然一二月风声很紧，谣言繁诬，但我自问清白，在法律面前是容许申辩，讲求理由证据的。

“承认你是××党员。”

翻译员将他的话传达过来。

我实在惶恐，坚决地否认他虚构的莫须有的罪名。一边想也有这样不照常规的鞠问？

他继续再补充阐明：“在剿匪的山芭里，捡到名册，你的名字在里面。”

我实在啼笑皆非，无法与他申辩。我坦白地告诉他：“我是教育工作者，被选任中华公会的文书，也兼任校董部的文书，常和几位知己买书共读，此外没有和任何非法的团体占上丝毫关系。

他冷笑一声，“承认了，我就释放你！”

我再幼稚也不会上这“美丽的谎言”的圈套。我十分奇怪有这样先定下罪名的问话，我始终否认他这虚构的恶毒的罪名。

他翻过脸，对恭立在旁的下属命令一声：“带他回去！”

我刚转身起步，背后传来一句：

“狡猾的家伙！”

×

×

×

一星期后，我被拍照，盖上十个指纹，一个粗手笨脚的替我剪短头发。

次日，天将破晓的时候，与一批同样的“嫌疑犯”上了“黑色囚车”，押送到B地的集中营。

办了应做的手续，被派进A BLOCK。

一阵欢呼声涌起：

“又一批新客到了！”

一位陌生的难民摇摇头：“到这里就是出水了。”出水者，离境出海遣回原籍也。

虽然有上诉（HEARING）的设立，但只是三位被委任的咨询委员是虚位复查的表面印章。我倾其所有聘请律师申辩，但没有效果，若干日后回律师的信千篇一律“继续扣留”。继续扣留的下文，就是“出水”，不会让你常期吃免费餐的。

一批批的人被遣送走了。

一批批的人在等候船期。

但是柳暗花明，不久北方变色了，国与国之间断绝了关系，旧殖民地的主子，也觉得初期的策划须要检讨，需要改弦易辙。

一天，我被召见了。在营长的办事处，一排坐着五位首要。三位是碧眼高鼻的，另两位是印人和华族。

这些高级的文官，真是干练的治邦理国的高手。学识丰富，涵养到家，态度雍容，发问温和，纵使所答不认为

满意，但始终不高声动气，他们很有耐性地和你对话，旁敲侧击引申假设，或拟步三段论法，让你无意入圈……

五对一轮流发问，从上午十一时到傍晚，营内生活，观察感想，家庭成员，生活背景，社会状态，政治，经济……我被轰炸得出来时十分颓丧，十分疲倦，似乎天就要暗了。

可是不久，喜讯传来，我是首批获得进入刚设立的复员营（REHABILITATION CAMP）的人，经过一段时间若表现被认为良好就可恢复日常生活了。

原来这是上述遴选委员会复查后挑选的结果。

我赶紧写信通知已移居兄嫂家的孤独的，风前残烛的老母。

新年过后第二天，我们廿八个，踏上从新加坡开来的RESERVED 火车车格。嗤——喳，嗤——喳，长蛇一般的怪物向北开行了。一站又一站，青山，绿树，稻田，原野，茅舍，水牛，人家……袅娜的炊烟，翱翔的飞鸟，想像的失去的自由……从车窗外刹那飞驰而过。

昔加末到了，接着是 BATU ANAM，AYER KUNNING

，眼帘内闪进 BATANG MALACCA 的站牌，搭客纷纷上下，我望着旁边的高冈悬壁，怎么？景象不同，这地方是我熟悉的，也不见姪儿来？

“都！”只停歇三分钟的火车又继续启程了，我立刻发觉站错了相反的方向，幸而刚开行的火车速度缓慢。一喳，嗤一喳……

街景在冈下，大哥的店屋就在铁路的冈旁。一生劳苦

，憔悴伶仃，瘦骨嶙峋的妈站在屋后楼上的窗口，刚从北方仓促回南的姪儿在旁对我挥手。我大声地喊：

妈！……妈！……

车行隆隆，我提高嗓子：妈！

可怜的老母，视也茫茫，听也聩聩，她几年前视觉已模糊，她看得见她抚养的儿子吗？车行轰隆轰隆，她听得到失去自由的儿子的呼声吗？……

我的眼泪不停地簌簌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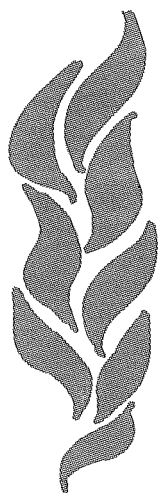
车行越快，车声越响，阵阵煤烟随风而去，巴登马六甲远远落在后头。

这是我见到母亲最后的一面。

我忘不了的一一忘不了。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八日刊于《星洲日报·文春》版）

辑 2



人民的声音

是人民的世纪，民主的时代，才有人民的声音。

人民的声音是庄严嘹亮的，是朴素雄浑的；她道出了万千人民的喜、怒、哀、乐；她咒诅了已死的陈腐制度，歌颂了方生的明天！

“她”是人民的号角，时代的歌手、国家的灵魂。

黑暗的专制时代听不见“她”。

跋扈的独裁国度里曲解了“她”，扼杀了“她”。

没有声音的地带冷酷得和冰天雪地里一样，荒渺得和原始的太古期也无二致。

没有声音的地带没有阳光，也没有流通的自由空气。

人民的声音不分阶级，不论贫富，她——

来自工厂和原野，来自胶园和稻田。

来自机房、海隅、码头、仓库；来自陋巷、书坊、矿场、商店。

人民的声音来自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不受地域的限制，越过空间的阻隔，到处传达着，转播着。

人烟稠密处有她，偏僻荒凉的三家村也有她。

正如「百川归海」一样，来自各阶层，各种族的声浪是纷杂而多姿的。

可是不戴上有色的眼镜，不忽视其渺小，经过归纳，扬弃的统一过程，她的声音就浑然一体为大众所喜见乐闻了。

她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她洞悉民瘼，天听民听。

她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大众的幸福为依归。

她以人民的是为是，非为非。

善为善，恶为恶。

她有建议，她有抨击；

她有赞美，她有颂扬。

所以人民的声音宏伟得直薄云霄的地方，百花才能齐放，百鸟才能齐鸣，人间才有真正的乐园。

人民的声音绝不会有狃隘的民族主义的成份。

来自远洋的华人也好，印人也好，数代居此，繁衍於斯，早就热爱这里的土地了。在和马来兄弟协力建国的过程中，事实上早已证明有共同的目标，自然有共同的意志和严明的爱憎。

爱憎分明、喜乐与共，众意所在，不用杞忧，声音一如水到渠成自然统一而正确了。

人民的声音似天风海啸。

人民的声音若雷鸣电闪。

违抗“她”的意志的独夫必为“她”的声浪所淹没。

靠“她”起家而又中途背叛的“政治贩子”也决为“她”唾弃。

现实的例子太多了。

目前残存的还有几个专权的国家？

殖民地主义不随风而逝成为历史上的名辞了？

谁还在掩耳逞强？谁还在企图曲解民意妄想扭转历史的巨轮就让它灭亡吧？！

让我们看看：广场上人潮汹涌处，人民的声音震撼天地！

雄伟的声音将迅速地传遍世界各角落！

有阳光普照的地方，到处都可倾听到日益壮大的排山倒海似的人民的声音。

人民的声音摧毁了一切——不合理的，从而建设起让人民能活得快乐而健康的制度。

她的力量是充沛而浩大的，锋利无比的；是无穷无尽的……

一九五九年岁暮

（一九六〇年二月原载于《星月文艺丛刊·学非所用》）

歌

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动人的歌声，

有的歌声来自议会庙堂；

有的歌声来自农庄工厂；

有的歌声来自歌台舞榭；

有的歌声来自学校剧院。

歌声在阳光之下欢愉飞跃，

歌声在星月交辉之下深邃爽朗。

在山冈上传播的苍凉幽远，在海滨回响的歌声恰似万马奔腾。

雄壮的歌声使人振奋，凄恻的歌声引人低徊；悠扬的歌声让人向往，靡靡的歌声诱人沉醉。

怀春的少女在甜蜜的歌声里编织绮丽的梦幻。

昂藏的青年在激昂的歌声寄托高尚的理想，

凯旋的战士藉歌声鼓舞万民爱国的衷忱，

热恋的男女藉歌声灌溉缱绻的爱苗滋长。

有“大风起兮”的顾盼雄豪，有“萧萧易水”的义气

凛烈；有“力拔山兮”前慷慨悲壮，也有长亭折柳缠绵悱恻的骊歌三唱……。

我们的人类本来即爱好歌唱，史前“杭育”的劳动歌声就是音乐的滥觞。

“大江东去”要铁板铜琶关西大汉。

“晓风残月”要妙龄女郎手执琵琶低颦浅唱。

贝多芬的月光曲历时万古而犹常新，

蓝色的多瑙河永远让人徘徊眷恋不忘。

所以几千年来我们的世界洋溢着活泼的歌声。

不管是引吭一曲，抑或是迴肠酬和。

是SUPRANO的珠圆玉润，是TEUOR的丝丝入扣。

歌声永远震撼着山谷，

歌声经常飘扬过海洋。

靠着节奏和旋律，靠着抑扬的声调，歌声融化了语言的隔阂，歌声打破了肤色的藩篱，好让无界域成见的人尽情欢唱……

没有了歌声，我们的世界将如何寂寞，多彩的宇宙也将黯然失色，惨淡无光。

歌声并非人类所专有。

自然界前的天籁才道出歌唱的真谛。

层峦叠嶂，云山苍苍，禽鸣谷应，流泉咽转，山在歌唱。

江水泱泱，大海茫茫，迴澜急湍，惊涛拍岸，水在歌唱。

风行林间，松涛作声；雨洒枝头，草木歌唱。
大地春回，有鸟声嘹亮；秋夜萧瑟，有虫吟蛩唱。
日耀，星明，雷鸣电闪，风呼雨号，天地在歌唱。

善歌唱的必能唱出歌的精神；
善歌唱的必能导出歌的真义；
真的歌自然，真的歌有生命；
有生命的歌不矫揉做作，不假声模仿；不谄媚，不谀
颂……

美是歌的精髓。

有精髓的歌千锤百练，动人肺腑！

美的歌使人喜，使人泣，使人狂，使人怒，使人哀伤，
使人欢呼……

美是歌的灵魂。

有灵魂的歌纯洁高贵，有灵魂的歌浩气磅礴。

我爱听“美”的歌。

“美”的歌使人活跃忘愁。

我爱听“善”的歌。

“善”的歌陶情冶性，移风易俗。

我爱唱有生命的歌。

有生命的歌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充满着活力；有生命的歌百川汇集，万方响应，如天风，似海啸，贯日月，壮山河，亿万年还有人要唱！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一日午后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舞

善歌的未必擅于舞。

精于舞艺的对歌决不致毫无修养。

因为不了解歌的精神，不认识曲的旋律；不知道声的抑扬，不熟谙乐的节奏，舞步舞法不但凌乱无章，舞姿舞态也将黯然失色，更谈不上表情达意，艺术文化了。

舞是醉人的。

因为她眉目传神，腕指示意。

舞是迷人的。

因为舞者千娇百态，举止踣跼。

舞，所以能使欣赏者喜，嗜好者痴，热恋者惑，就是因为她一颦、一笑、一嗔、一怒；一昂扬、一俯首、一跳跃、一回旋都能与人同呼吸，共哀乐。

然而，舞的灵魂却是歌，舞的影子离不了声和乐。

歌和舞是孪生的兄弟。

曲、声、乐和舞恰似水乳交融，胶漆相拌。

她们虽然是各别的个体，可是随时随地都能混合而为一，使声、艺的表演更出神入化，更妩媚动人。所以我们有“歌舞”的名词，也有“舞曲”的称义。

“杭育”是歌的先声。

“劳动”是舞的源起。

乐而歌喜而舞，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本能。

季节丰收，要祭天，要祀祖，要酬神，要敬主；有醴而无声那是多单调的事，于是有颂，有祷，有祝。农事已毕，家庆丰年，要增产，要联谊，要消遣，要娱乐，大家欢聚一堂，有歌有唱，自然而然随着有舞有蹈。

所以我们从此有了风、雅、颂。

我们有了觐见之礼，庙堂之乐之外还有配合仪典节令各式各样的舞蹈。

舞在宫殿里的雍容华贵。

舞在原野上的活泼热情。

舞在庆典时表显的庄重肃穆，但向主宰祈求时却流露出恳挚真诚！

然而，不管是属于那一类型的舞，家国纵有强弱，民族纵有盛衰，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舞已逐渐成为老百姓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了。

今天，舞的名目繁多，舞的内容也很丰富，舞的声、色、艺、态更是形形色色而又多姿多彩了！

有融化民间生活习惯的土风舞！

有联络感情促进友谊的交际舞，
有祷告上苍谢恩输诚的古典舞，
也有假物寄托藉神会意的表情舞。

悠然的华尔兹使人向往。

活泼的芭蕾舞给人兴奋，

雄豪的古剑舞令人焕发，

妖艳的草裙舞予人疯狂。

有“弄影”“三峇”的人我共醉，有“采茶扑蝶”的
轻盈潇洒。

有供人欣赏的爪哇舞的腰、肢，腕，臂的绝技，也有
宗教意味的印度舞的脚顿踵旋的妙艺。

她们使人热情澎湃，使人身心健康！

舞是民族的象征。

舞是良好的广泛的运动。

各民族的舞固然有它本来的特殊风格，但丝毫没有界
域的藩篱和肤色的成见。哪一国的人民不娴熟自己本族的
舞蹈而同时又爱好他家优美的舞艺？

舞是没有文字的诗。

她使人更友爱更亲切，她使人泯除私见更团结。

她促进文化的交流，在我们的时代担任了更伟大的任
务。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深夜。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九日原刊于《星洲日报·星云》
版）

剧

人生是多艰的。

自从始祖亚当和夏娃拂逆了主耶和华的意旨，被逐出伊甸园下降尘寰的日子起，是人的后裔，“必须终身劳苦”，“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见创世纪。

然而，获得“智慧”后的人类欲在劳动时创造了歌，在作息时发明了舞。

歌和舞，使人生活有了调剂，精神有了寄托。久了，有时未免要独白，要对话，要叙述，要说明，跟着趋势的形成，於是我们进一步的发展——也有了剧。

剧是人生的开始。

剧是现实的反映。

从剧里可以发现美丽和丑恶的影子。

剧是最简便最生动的献身说法。

从剧的对白里可以直接间接地道出自己 and 大众的语言

有文化的历史长了。

从石器时代到铜器，铁器时代……

从原始的穴居期到农业的封建社会，到工商业制度的构成，到资本垄断的现代……

经济的发展，跟上政治的变动，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可咏可叹的传说，逐渐丰富了剧的内容。

我们有对专制残忍的帝王厌恶的情绪；有对崛起民间的草泽英雄的景仰怀念；有对卑鄙龌龊跋扈横霸的贪官污吏地主流氓的憎恨；有对善良纯洁的“百姓”贱民妇人孺子的同情。

于是我们有了关汉卿、马致远、孔尚任；有了易卜生、萧伯纳和莎士比亚！

好让人民藉剧的演出，在悲、欢、离、合的场所看出是非；体会时代。认识人生！

剧是一面镜子。

由镜子反映出善良的灵魂，阴险的魑魅以及各式各样维妙维肖的人物！

剧将人物“类型”化了。

因此有生、旦；有丑、净；有须生、有花脸。

它将声、光、色、艺、唱工，做作熔为一炉，将艺术综合化了，使观众在欣赏一幅画面，一阕歌辞，一段故事时从人情冷暖中了解什么是忠奸和善恶；什么是光明和黑暗，正义和邪说！

它，尽了启发的功能教育的责任。

因此不论是历代相传的缠绵悱恻的故事或是慷慨激昂的诗篇，都是人民大众所喜见乐闻的剧。

美好的，感人的剧必须讲究演出的效果。

演出成功了，剧情发挥了，曲折的史事将使人寝食难忘，永镌心版！

今天，我们有歌剧、舞剧、话剧、哑剧……

有在舞台上演出的，

有在广场上献技的，

有用牛皮纸板剪塑成形用灯光反映在布幕上的，

有用木偶登场而代以串者的演唱的。

.....

然而，不管是电光放映的，拉线做作的抑或粉墨登台的，苦难的人们或多或少都能从中得着慰藉，得着启示，得着倾诉！从家族的纠纷，社会的矛盾，朝代的兴亡陵替里看出何去何从！

我们的世界原本是舞台。

人生有着永远演不完的“剧”。

看客是演员，演员也同时是看客。

因此纷纭的人间有错综的事件令人迷离，光怪的社会有三面的脸谱要人猜度！

因此广大的“剧场”需要更多为人民立言的“剧作”，好给人民对“剧”的欣赏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不用脸谱

的展示就能辨别那些是受迫害的低泣，那些是伪君子的慈善，那些是刽子手的狰狞……

一九六〇年七月廿五日午后

（一九六〇年八月一日原载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竹

在热带的国土上看不到孤高苍劲的腊梅，也闻不到清香绝俗的夏兰的气息；更欣赏不到在料峭的西北风里与霜雪决战的金黄秋菊；在椰风蕉雨的地区还能与赤道下的花卉植物争一日短长的，看来惟有姿态潇洒，风度翩翩，倩影颀长的浊世佳人——竹了。

竹，几乎无处没有它的纵迹的。

在深山密林，高冈幽谷；

在穷乡僻壤，洋场舞榭。

洋楼别墅，要围篱点缀；公园画苑，要它作伴陪衬；一泓曲水，数丛竹林，阳光掩映下白云袅娜，它就美化了任何一个地方的场面。

它，因为禀赋柔顺，不似梅孤，兰娇，菊傲；所以不管寒的北国，热的炎荒，随时随地都能适应环境繁殖蕃衍

！

它，因为性喜合群，所以数株幼苗转瞬毗密成篁。不畏风暴，不怕雨淋，即使旦旦砍伐，根底还要茁笋抽芽！

文人学者爱其“虚怀”恬淡。

志士仁人喜其“亮节”清高。

诗人咏竹，卷帙浩繁；画家乐意替它写照，只因疏落几笔，立能意致神达，腕底生姿。

竹在士林，所以能成密友，缘由虽多，但主因全在居处“无竹使人俗”。

然而，俗人也爱竹的。

因为竹笋炒肉，爽脆可口；竹叶清凉，消暑退热。

竹经霜质弥坚。

竹越老性更强。

竹片可编篮，织筐缀笼，作箩……。

竹身一可制筒，再可削管，三可做箫，还可为箏……

竹筒供刻书，历时久远而不腐蚀，在文化初期史上尽了最大的劳绩。竹筏供运输，在原始社会的内河交通上畅行无阻，既安稳又妥当……

它並不是徒供玩赏的花草所可比拟，也非只作柴薪用途狭隘的朽木腐干所能望其项背。它兼有君子的盛德，圣哲的气质，美人的“雍容”；它讲求实际，不慕虚荣；它不亢不卑，能屈能伸，所以飘洋过海，落地生根，梯航万里，本质不变。

她逾准不为枳，四海为一家。

它时无分寒暑，地不计西东，阳光到处，它好生以德

传播发展；乏人烟处，它披荆除棘，拓殖开荒。

它从不与人争，可是天下欲莫能与之争……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日

（一九六〇年八月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镜

古老的洪荒时代，草莱初辟，人类开始懂得用石作器，就知道镜子的存在了。

那是在不泛起涟漪的河边溪畔。

那是在清沏晶莹的湖滨池旁。

粗野的人看到了自己美丽姣好的相貌，轩昂魁梧的身材，眉目传情的心语……

粗野的人开始萌芽创造的信心。

长期的黑暗的愚昧的时间过去了。

人类发现了琢磨后的铜器光可鉴发。镜的形象也随着“生产关系”而脱胎变化。

这时的她已玲珑剔透，已金碧辉煌，不仅升堂荣为王公巨卿的宠臣，并且入室耀为香妃贵后的嬖仆，亲芳泽，睹倩影，飞黄腾达了！

镜在今天，物美价廉，家拥户有，平常得几乎和空气

，水一样普遍了。

然而，她值虽少却珍，品虽多而不贱。聪明的人，“一日无此君”就消魂失魄，惶悚不安！

因为人是爱美的。

沐浴之后要饰发，盥洗已毕要修容；出门要涂脂抹粉，见客要剃髭刨须；要整衣冠，要美装束，要掩伤疤，要蔽污点！

因为文明复杂的社会是讲威仪的。

有威仪的人高贵显赫。

有威仪的人端庄严肃。

有威仪的人腰缠万贯。

有威仪的人珠光盈耳，宝气逼人！

观瞻的外表盗尽人间的虚名。

豪华的场面决定主客的才气。

但是在这虚伪的世界，谁能坦白真诚地告诉你一切，让你达到美、善的境地，在芸芸众生中好给万人敬仰瞩目；只有她，只有镜子，才能赤裸裸地反映一切，让你裁夺！

美的、丑的；

黑的、白的；

直的、歪的；

於是镜子成为大众的情人，绅士淑女的拱壁。

王、侯、将、相、富豪，贵商珍藏着她，镶上边框，配上色彩，圆形的、凸出的、凹入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贫贱的工农，无知的妇人孺子也热爱着她。虽然形贱

身移了，可是朦胧的镜面依旧闪闪发出光芒。

她不欺人骗世。

她不眩惑大众。

一是一，二是二。

即使是盖世的英雄，终有一日也会在她面前数着白发

。

即使是优渥宠爱她的美人，也毫不留情地让她感到迟暮！

用玻璃混合汞银做成的镜子只能反映人形。

用正义渗透艺术再表显出来的无形镜子还能刻划出人的灵魂！

有形的镜子家藏户有，人人喜爱。

无形的镜子到处移形，哪里不可发现？

她——

隐纳在栩栩如生的画图里。

默化在铿锵可诵的诗篇里。

在戏剧的对白里找到了她，在小说的造象里你看见了
她，在悠扬的乐曲里你理会了她，在洪篇巨制的历史书本
里——

你倾听她滔滔不倦的叙述。

你了然她闪闪发光中的是非曲直！

你看清什么是血写的事实？什么是政客的谎言？什么
是独失的仁义？什么是走狗的无耻，帮凶的下流……

无形的镜子固然不是“皇帝的新衣”。

可是愚笨的人看不见她，失责的人摸不着她，昧了良心没有灵魂的躯壳更瞧不见她！

一九六〇年八月八日午后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一月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史

(一)

史，是人类生活的纪录，尽管与故事的外表有其相似，但本质内容却截然不同。

它，记典章，详制度，述沿革，叙人物，褒扬正义，贬制邪恶；它兼有童话的玄机奥妙，散文的瑰丽隽永，小说的曲折迷离，传奇的波谲韵味，一卷在握，令人寝食俱废。

史，分类别系，蔚然成“学”。浅阅者虽未入门而稍涉猎即兴趣盎然；功力深的钩沈稽要，皓首钻研始云谙悉一代文物习俗，范围的广博和深邃又远非“雕虫小技”所可比拟的了。

史，是家传国续的文化的精华。

它珍，它贵，就因为它真，它实。

真的史似璞玉，历千年犹辉煌。

实的史像明珠，经万劫还光灿。

很少人不爱读史，或倾听他人缕缕叙述整编过的史事、史话、史迹的。

父兄、师长，无不殷殷垂望其子弟门生熟稔史，甚至进而治史。

因为史使顽者廉，懦者立；

贪者戒，耻者知；

史使乱臣贼子惧！

(二)

史贵在可供人作殷鉴，小而修身齐家处世，大而治国平天下。

世事纷纭，有其性质相同的，也有其貌似实异的；要知人，要炼己，熟读史，自然会从无数错综的事件中察出根源，复杂的体系流派里寻获矛盾和统一。

史是时间的纪录，现实的反映。

史籍浩繁——

有品洁行纯，道德文章足为人规范，事业功勋惠众泽国堪垂千古的，於是有人为之立“传”。人物出身不同，传体自然有别，因而我们有本纪、世家，有正传、列传……

国家有兴亡，朝代有嬗递，制度有更改，政治有演变，志其始末，核其果因，赏其有功，罚其应得，作资治鉴，为后世式，於是我们有了断代史，编年史……

也有了经济史，文化史，通史，简史……

人是创造的动物，千万年来从未稍懈过改造生活环境的雄心，代代绵延，斯志弥坚，社会的演进即是人类活动

发展的成果。

人类的史是进步的。

人是群居的情感动物，声应气求，党同伐异，从穴居到搭木，从氏族到家国，为满足生活上的“欲”，为繁衍自己的“族”，为巩固自己的“权”，为享私人的“福”，为荣耀一己的“名”，于是攻讦设阱，巧取豪夺，挑衅启斗，不择手段；攻城夺野，视民为刍狗，所以人类的文明史根本就是血腥的斗争过程，是强权夺理的连续悲惨画！

历史的画面有雄伟豪放的，有低暗阴沉的。

有轰轰烈烈的英勇的民族运动，

有可歌可泣的感人的成仁史实，

有叱咤风云的英雄，

有慷慨从容的义士，

有荒淫无耻视民如草芥的魔王，

有媚上欺下挑拨离间的伪善士。

有“氓”不可使知知的愚民政策。

有“役人”和“役於人”的怪说论调。

经纬万端的鄙卑龌龊阴谋，编织上五花八门的妖言巧语。“史”染上色彩，就斑驳陆离了，就黑白混淆了，就湮没无闻了。

自然，真理也就蒙昧了。

(三)

自古虽然有奉命惟谨的御史。

可是民间也还有代民立言的无冠帝王。

“正史”固然可以把颡顽昏庸的残民独夫颂为宽洪仁

爱的圣主，把掠夺他人的土地的野心披上冠冕堂皇的道德外衣……

“野史”“稗史”何尝又不能反映真象，让人看清事实？

七次长途远征的圣战原来都是流氓，强盗加上贪婪的地主和荒唐的帝王的不法企图；钟鸣鼎食兴家的孟尝公子，养士三千的仁浆义粟，点滴丝毫都间接得自劳苦民间。

为了集团的利益而轻启干戈的战争真的是吊民伐罪？

被饥寒压榨下辗转沟壑，迫得铤而走险的农民起义，必然是土匪流寇的暴动？

墨写的谎言不会永远掩蔽血写的事实。

时代的潮流雪亮了人民的“史眼”。

经验的教训加强了人民的“史识”。

“要银子才为立传”的陈寿时代永远过去了。

英雄决然不能创造时势。

“史”的创作断然不是少数的“人材”囿于圣旨所能任意歪曲涂污，被诬蔑的人民会翻身，被湮没的史料会发掘，真正的历史要根据在形而下学的经济基础上给予评价，和还它本来活生生的面目！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六日假期。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九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沟



(一)

世上有着许许多多的沟。

凡是筑在住宅屋内的，不论是匍伏在巍峨的洋楼巨构下，或是袒臂露胸於矮小湫隘的茅寮间。在墙角边，在屋檐下的都凹成半圆，承滴水，供泄秽；既去潮湿，又合卫生，所以有人烟处就有沟。

通衢大道的市区，大街小巷的路旁，有着更长更多的沟。深的、浅的、阔的、狭的、半圆筒式的坑，斜侧加盖的渠；左右衔接，纵横贯通，朝夕排去污水垢物，水流潺潺，卷去多少残肴败核、破纸、碎布、弃壳、腐屍、臭屎、烂皮、脏泥、废瓦……

沟是平凡的。

但它清洁了城市，净化了乡镇。

郊外也有沟。

在田畦旁的，连涧溪，通小河。潺潺的流水，既白且

清，可供灌溉，可沃禾稻；可以浣衣，也可供洗濯！

在农场，菜圃或新辟的芭场更不能没有沟。沟泄积水，干场地，不怕霪雨连绵，只要沟渠开得深阔合度，接大港，达江河，水流迅速，农场决不至骤成汪洋泽国，欣欣的果木菜蔬照旧向荣！

沟是下贱的，谁也看不起它，可是到处都需要它！

(二)

沟，有的年久失修，土崩泥坍，灰溃石斜了，地势不平，轱辘处处，水流不畅，脏物因而囤积，日久霉烂了，腐化了，於是臭气薰天！

有泥沙淤塞的土沟，久未疏濬，沟床日浅，水流受阻，形成沼潭，於是蚊蝇滋生，病菌跋扈，流通的沟一变为传症染疾的媒介所。

不是沟违背了它的使命！

是忽视沟的力量，不肯从沟的本身下功夫，自然收不到沟的服务效能了。

(三)

人多是知道沟的功用的。

所以有些特殊的人物常喜不择时日不选地区地到处开沟掘渠，纵的是，横的是，此阻彼拦，造成人间隔阂重重！

有的沟是随社会制度形成的。

那是在贫无立锥之地的耕农和田连阡陌的富豪之间，
那是在权势煊赫的显要和手无寸铁的平民之间，
那是在主子和差役，新贵和落魄者之间……

许许多多的人和人之间各自开着比渊还深，似海样阔的鸿沟！

鸿沟造成亲者隔膜，推心置腹者误会，友爱的反目；
鸿沟造成民族间更远的距离，家国间更深的仇恨！

这类沟是可怕的。

於是有人试用“欲”填沟。

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沟壑渺渺，越填似乎越深。

也有人看清了这类沟的成因。

於是有“经济提携”的名辞，有“平等互惠”的条约，有“文化交流”的使节访问，各项的企图，多方的努力，无非都是希望将“沟”填平铺成道路！

有没有鸿沟的存在区域么？

在不私有的地方，在各尽所能的社会环境。在遥远的将来，或许，或许有……

(一九六〇年九月一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呵，八月！

八月，蔚蓝的苍穹经常是晴空一碧，万里澄静，虽然有时飘忽无定的白云，也会凝滞不动，层层堆叠的棉絮，也会变幻得令人难以捉摸。郊外，黄橙橙的耀眼阳光，将绿油油的园林，果树和禾稻，薰沐得更加青葱翠郁了。

无垠的大地，时时从遥远的天边吹拂过呼啸的风！

风，像是刁蛮的顽童，活泼地、矫健地到处跳跃喧闹。嬉戏着孩子的衣襟，撩摩着少女的秀发！

风，微笑着。

她同时吹开了劳动者的胸怀。

让他们忘了灼热的阳光的蒸晒。因为风调雨顺，八月的农作物收获，比过去任何一时期有了更美满的成绩。

呵，八月，劳动的人民是不会忘记她的恩惠的。

十五年前——

月之十五日，穷兵黩武的日寇宣布投降，在炼狱里熬过三年八个月的苦难人民，开始拨云雾见青天，开始呼吸

了自由的新鲜的空气，积习的经验教训他们开始憧憬着将来。

六百万华、巫、印人民，肩並肩地，要在这绿色的海洋的国度上，建立起美好的自主的田园，彼此遵守着互信的庄严的誓言，兄弟般同心协力工作下去。

八月，带来了欢欣！

三年前，我们的梦，理想的梦实现了。

八月，带来了喜讯！

今年的八月，一起首就宣布结束了紧急法令的羁绊。

让我们摆脱心灵上的阴霾吧！

十二年了。

善良的人民不会忘记颠沛流离下生活的痛苦，他们饱受了多少虚惊？遭受了多少沉冤不白？战争、伤亡、破坏、损失。

在动乱的边缘上骨肉离散了，半生的基业付诸东流了，胼手胝足千辛万苦开辟而成的田园荒芜了。

有的流亡到远方，

有的睽违将十载。

几度夕阳红？多少辛酸泪？

繁荣的村镇变为萧条的废墟，

生产的地区一任蔓草丛生。

现在，年青的国家在短期间内有了辉煌的成就。

建国的号召齐一了人民的步伐，

团结的呼吁泯除了民族的藩篱，

星月光辉的旗帜飘扬在上空，

赞美的声音来自寰宇。

卅一日，可纪念的日子到了。

这是历史上的转捩点，

我们挣脱了奴役的桎梏，

这是光明的日子，

我们流自己的汗开天辟地。

我们将比过去更加爽朗的欢呼！

每一个生活在这国度里的，都衷心地表示了他的忠诚，都实践了他的神圣的义务！

呵，八月！

伟大的，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三番四次地汲取了历史的教训，我们加强了斗争的精神，我们团结，我们一致，我们六百万人为崇高的目标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呵，八月！

让我们欢呼着你的荣耀的圣名！

（一九六〇年九月七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梧桐树

路旁沟边一棵苍翠魁梧，挺拔遒劲的梧桐老树，几天来正面临残酷的分尸厄运。

繁密的枝叶首先被削去了，细榫纤杈接着惨遭正刑，粗茎巨干也随后一一再受斧钺；为着避免倒下的枝桠连累殃及路旁的电线，於是有的在砍伐之前，预先用大索绑吊，或松或紧，用礮用烙，命运全操在刽子手对树身斜直弯曲的估计；而治定的原则，却又以丝毫不损伤电杆为准绳。

焕发茂盛的巨树不旋踵就容光黯淡了。树而有知，应该是泪下潜潜吧？

秋去春来，它迎接着时令，几度欢欣鼓舞地开着猩红的小花，招引过多少狂蜂浪蝶，为它编织着癡情的粉红色的幻梦；自晨至暮，在暧昧的朝霞晚照微风细雨里，它温暖了多少莺燕鸟雀，处身浓荫密叶中陶醉於室家的恩爱乐趣。路旁的旷野，作过停车的广场，几多匆忙的搭客和辛

劳的司机沾过它的惠赐，托庇荫凉在此歇息！

数十年前栽种它的主人，耗费了多少心血和宝贵的精神，施肥灌溉，珍枝惜叶，朝夕盼望着它赶快长大，及时替人类服务！

它，没有违背主人的初衷，也没有忘记自然赋予的使命！

主干，支根一旦伸张到土壤的深层，生机於是更加蓬勃，枝叶跟着扩展到几乎方圆五丈的地步。一身华表，亭亭如盖，惹起多少行人注目？博得多少观者喝采？

然而，物换星移，时迁世转，谁也料不到偏僻荒芜的沼泽地带，因为移民环境的变迁，一朝竟会价值连城。娱乐界的巨子慧眼青睐，首先发难，居然不惜斥资堂皇地在它身边建起绮丽华贵的戏院；金融权威继而应声，也重金大炒地皮计划在此发展业务以利民生，他们——富商和巨贾要盖高楼华厦，要福国裕民而繁荣地方啊！

於是——

“碍眼的大树是可恶的！”

它霸占了地方，吮吸尽了沃土膏粱。

“虚有其表的大树是无用的！”

它阻碍交通，破坏了市容的美观！

一声吆喝，众无异辞。五个彪形大汉在雇主二百五十元的耀眼赏金下卖力了。可怜的“为人类服务”的大树默默地忍受着百孔千疮的横祸：刀削、斧凿、锯伤，不只无辜的嫩芽灭迹，就是连根也被扫荡殆尽了。

围观的人们在叹息声中记起它的历史。

刁蛮的顽童却不避免危险在它周围检取荚壳包裹的种子。

幼稚的心灵不识人间哀乐，但却热爱着这小巧玲珑的玩意。他们也许不会想到新生的一代的生命就在他们手中，随着奔跑的足迹，到处传播；不管是山陬海涯，田园荒野，种子落了地，就要茁芽生根！

它们，无畏于刀斧凿锯，不屈于豪门权贵，只晓得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天赋的生存权利。生命是可贵的，也是欢乐的，可是懂得歌唱生命的要繁衍种族，要胤续后代，就得生活得更积极更顽强更有勇气！

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鸟声

被囚在笼里的鸟，剥夺了自由，看不到青山绿树，听不见流泉谷音，就是蔚蓝的苍天和飘逸的白云，从栏栅格子缝里望去也疎淡得邈远了！

在时间的侵蚀下，被豢养着的，逐渐失去灵性，忘却本家了，虽说偏于狭小的天地里，也依然要按时引吭高歌的。它，有职责要唱出主子所喜欢听的歌，藉此好炫耀谄媚，同时也藉此稍慰寂寥，聊以娱己！

然而，欠缺泥土气息的培养，缺乏爱情的温馨鼓励，隔绝了同伴的警效观摩，它的曲子，不久就显出千篇一律，庸俗平凡，单调得令人索然无味了。

被囚着的鸟，固然有精致玲珑的住室；有桠枝供憩息，有洁水供清饮。米食不愁，虫豸常足。有时还有新鲜可口的蚱蜢青虫去脚除翼供大嚼。这些要在山野田间，不知费去多少精力，才能侥幸捕获的佳肴，竟罗列俱齐，饱衣暖食，为什么照旧唱不出令人击节赞赏的歌儿？

不是歌声不清脆婉转，也不是曲子工力不够配不上抑扬顿挫，是歌者泯没了本性，忘却原来面目；菽麦不辨，五谷不分，脱离了劳动生活和生产技能，曲子没有渗透生活上的甜酸苦辣作底，那里表达得出喜怒哀乐之情？又怎能推陈出新地从创造中变化清浊音阶？养尊处优倚赖惯了，一心只知有主，一味全神贯注在摹拟豢养者的心理，言不由衷，声非本色，自然流露不出真音了！

真正有经验会鉴赏鸟音的斲轮老手，决不贸然选取羽毛业已丰满的黄莺、画眉，或者喜鹊来饲养的。他宁可赔钱贴本，多费时间多花精力去培养雏雀，未等它学舌，就先挑选刚猎得的歌中圣手为隔笼芳邻，让它亲聆师范，学振翼，仿刷羽；练嗓子，润歌喉，甚至一颦一笑，一跃一跳，都让它沐浴在春风里，幼小者耳濡目染，熏陶得久，及其长成，造诣功力自是不凡，“雏凤”准定“清于老凤声”了！

然而，不以天地为庐自然为舍，虽是师学渊源曲有规范，仍是不脱窠臼不是天籁！

能使人怡情冶性心旷神怡的鸟声，必在深山原野碧海湖滨，在晨曦微露惠风和畅时，在落日斜晖气象万千际，地静人稀，四境阒然，歌者情动于中，声闻于外，震九皋，动山谷，或清操凄厉，或铿锵嘹亮；或沉毅雄浑，或婉转艳丽；珠喉玉润，天衣无缝，一音一节，出乎肺腑！

所以真正懂得欣赏鸟音，有机会品衡天声的，只有伴江月友麋鹿的樵夫渔父和凡夫俗子；至于讲衣冠饰鸟笼，丰衣足食的纨绔子弟，不过藉此称风雅夸门弟，冒牌的子

期，不要说高山流水，就连起码的宫商羽征也许还茫然哩！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一日灯下（一九六一年十月卅一日《星洲日报·星云》版）。



苏洛道上

清晨，我常常徜徉于苏洛道上。

郊外的苏洛路旁风光好，南北两边都是广袤的稻田。

十月，是热带明朗的季节。天亮得早，破晓的鸡声刚闻，黎明星就没了；曙色烘蒸着变幻着璀璨多姿的朝霞，横欹陡斜的侧面金山，起伏的冈峦，深邃的密林，都隐藏在迷茫的烟雾里；连绵的阡陌田亩，犁牛正在辛勤地翻泥松土，有的秧禾已蒔，苗黄叶嫩，水平如镜，倒映着临近的椰丛屋影，云天飞鸟；不甘寂寞的灌溉溪流淙淙地向你轻声细语倾诉款曲，情深如许，画意明媚，何等旖旎！

清晨，我喜欢漫步于苏洛道上。

莽莽原野，地静境幽，半亩方塘，竹影疏疏；蕉蕉等果树的绿荫掩映下高脚的浮楼茅舍三五毗邻，行歌相答，错落有致，天末炊烟袅袅，近处是鸡鸣篱上，鸭嬉溪间！

清晨，我踏上小桥，走过荒径，深入苏洛田园。

田园边缘触目的尽是苍翠欲滴的接驳橡林，迎着猎猎

的犬吠，瞭望着广阔的青葱菜圃农田，黄的菜花，高的瓜棚豆架，乌黑的沃土，赤赭的沟水源源！

晨风轻轻吹拂着我的衣襟，小鸟欢悦地唱起怡情的迷人恋曲，来往不停的相识农民笑口盈盈地与我招呼。

他们是劳动的英雄，生产的尖兵。

壮健的身手，饱满的精神，雄赳赳地踏着铁马，满载着盈筐的瓜果青菜，急忙地要赶赴市墟。

不怕山路崎岖，只要用力踏啊呼啸相助！不怕筐大篮重，滴滴汗啊洒落路边！

苏洛的路曲折多弯啊！

苏洛的路不平凡！

三二十年前这里是沼泽莽原荒凉一片。

华族的子孙梯航万里，不辞跋涉，在此胼手胝足披荆斩棘，渗透了多少血汗，筚路褴褛地辟山林驱野兽，才赢得今日绿波成浪的美好田园！

田园离市远，挑担载菜走“芭窰”过木桥，又艰又危又辛酸！

朝去暮来，年年岁岁，算不清的足迹踏成一条小路，小路泥泞，小路难行，我们的劳动英雄生产尖兵，号召子弟，动员群众，拿起锄头，挥动锹铲，斧棍畚箕齐用，杭育声中完成了漫漫长路！

长路不实，野草易生，蛇蝎易匿，土质松涣易崩毁，于是我们淳朴的人民再接再厉，你一角我一毫捐资出力汇成江河，一车车的泥石运来了，一批批的人工上阵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壮健的、瘦弱的，不分畛域无论

你我，齐动手开荒啊辟野，填土啊搭桥铺路，眼看康庄的大道在叹赞声里实现！

苏洛的人民从此不管雨落天晴，不愁水远山遥，他们踏着铁马，走着轻松的步伐，载上刚离土的新鲜蔬菜，满筐满篮，成群结队，欢乐地飞快地赶赴巴刹，转运到麻坡、柔佛、星洲去！

清晨，我爱徘徊于苏洛道上，并不是贪恋这里的水色山光，我真心地是爱端详劳动者满载收获，在他们自己的手筑成的路上奔驰时的笑脸！

附注：苏洛菜园在东甲东郊，耕种农户约二百家左右，每日出产蔬菜五百担以上，除供应麻属外，远销至星柔一带，为南马首屈一指产量最丰的著名农区。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河

邈远的冰河时代，地球的表层就形成了河流。

曲折的河流，美丽。

蜿蜒的河流，清秀。

狭小的河流，奇突。

辽阔的河流，壮观。

河水，有的碧绿澄清，倒映着青山绿树，飞鸟流云，十分衬托出造物主深邃的艺术修养。

有的河水浑身混沌浊黄，但是滚滚江流，倒是灌溉五谷农田的重要养分。

有乌黑的河水，也有赤赭的河水……，可是颜色虽殊，盛产鱼虾有益民生则一；有利于人的交通和文化的发展的功劳，也一样不可湮没。

河水分隔大地，造成两岸。

两岸的人初则望“洋”兴叹。

日子久了——

聪明的人造成木筏竹筏。

睿智的人凿成舢舨小船。

劳动的人不避艰辛地架起木桥，筑好石桥，铁桥和长堤……

筏和船在河身上唱着轻快的歌。

连接两岸的桥和堤也使人忘了江河的存在。

河也使两岸的人划分了畛域。

有地域观念的人，久而久之，彼此渐渐隔膜，渐渐误解。大家互相猜忌，互相诽谤。

两边的衣着是否有了分别？

双方嗜好的物品是否已经不同？

于是——特殊的人趁早做起关卡。

于是——邀功的人献媚地设起检查岗站。

森严地要看看对岸的来人旅客是否衣冠整肃？是否真的“移祸东吴”？

连鸡犬是否健康？物件是否净洁？也要拟起条例，一一检阅。

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庆幸着自己伟大的发明，夸耀着自己的创作——征服自然，但却忘了同时将自己又编织在无形的“茧”里。

(一九五九年六月六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水

水是优美的。

不论她是涓涓的细流，浩渺的湖沼；是清澈的溪水，雄伟的飞瀑；抑或是气象万千的江河，以及茫无涯际的汪洋大海。

她静如处子，动若脱兔。

她清似明镜，洁胜碧玉。

波光掩映，水流默默。

泉水汨汨，涌自地面；涧水潺潺，翻山越岭；溪水溉田园，河水产鱼虾；飞瀑壮宇宙，汪洋吞日月。

水似无声，但却有言。风吹草木，水泛涟漪；物阻中流，水起漩涡。攀岗过谷，水声淙淙；白浪滔天，水鸣不平。

水温柔，水旖旎。

水雍容，水秀丽。

水惹人怜逗人爱，博人喜引人欢。

有水山才青，有水地才灵。

山光水色，风景明媚。英雄崛起，人文豪杰才蔚然。

混沌未开时即有水。

“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录自旧约创世纪第一章）
然后有光，有昼夜。

水和空气同在。

宇宙万物不能没有水。

水供人炊爨，饮用、洗濯、浣衣……

水供动植物吸取，然后抽芽生根，发育长大……

水载巨舟便利航行，水生海产有益民生……

人，用她开矿，用她发电……

水能容物。

不管多脏、多污、多臭、多腐的东西一经混合即净化，
无分清浊。所以水永远碧绿。

水也不怕压力。

她稍受抑制，即行反抗。所以水势排山，天地变色。

水宽水柔，水刚水强。

所以智者乐水。

水多姿显其丽。

水善变不离宗。

她凝结为冰，蒸发为气。

她为云，为雾，为雨，为露，为霜，为雪，为雹，为

霞。

她为朝霞暮霭，为宇宙增采；为长虹云海，与日月争辉。

水化为气在天空飘行，朝发“太行”夕歇“苍梧”，御风而往，瞬息西东；摹马尾，状狮鬃，拟白狗，仿鱼鳞，还形沛然降临，作育苍生。万川归海，不辞艰辛，排谿壑，历险山戏，灌禾稻，滋草木，天地因之煦和，万物因而并竢育。

然而，水无言。

所以子赞水美！

水不止美，水也伟，也壮，也大！

水与宇宙并存，水与天地同在。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刊于《星沙日报·星云》版)

耕耘

没有经过体力劳动似乎很难领略到耕种的乐趣，和领受事后那一份无言的喜悦。

挥动锄头，掘起块块的泥土，一连串的汗珠渗透了衣衫胸背，你感觉到无比的轻松爽快；击碎了曝晒过的泥块，汗出如雨，你虽然辛劳，但是骨节舒纵，络筋活脉，结实的肌肉因而益发强劲了。

坐下来休息一阵。

这时枝头有安详的鸚鵡正在酬和，活泼矫健的山鹊，正竞以那嘹亮的歌喉，唱出珠圆玉润抑扬有致的清脆曲调。

融融的阳光，碧绿的田野——

抽完一卷烟，喝过一碗茶，飘忽的白云，变象换形地早已不知去向，于是你继续拿起锄头，运用臂力——

将饱受热力的泥土筑成畦，做成陇。

撒下种籽去，掩上薄薄的泥层……

“不会把小小的种籽埋藏得过深吧？”

你焦急地等待着。

你衷情地期望着。

烈日，不要过于酷毒啊！

暴雨，不要过于冲激啊！

还有，周遭有没有觅食的蚁群？践农的猴豕？

盼望着盼望着——

种籽受了泥土的培养，雨露的滋润，生机孕育，转瞬抽出新芽，破土在外探视着青天了。

娇绕嫩绿的两瓣啊！植物的根须固已伸出，种籽的核壳却紧紧黏住，它的任务还未完成，它要继续涵蓄、营养的护卫工作；供给抽茎、生叶……一直到根深了，蒂固了，叶绿了，枝茂了，才奄然化去。

清新的农作物在风和日暖下凝眸含笑，在临风招展了。

可爱啊！一片新绿！

然而，小心哇！

有比它长得更快蔓延得更速的野草。

有好些不知名的虫虻来伤害。

得赶紧进行消灭的工作啊！

要把幼弱的生命培植起来，要勤施肥，要多洒水，要常捉虫，别怕齷齪，无视污臭，工作着工作着——

一天，你突然发现绿叶丛中有了淡黄色的花朵，有了蝴蝶形的奇蕊……

流出的汗有了代价。

费去的精神不无酬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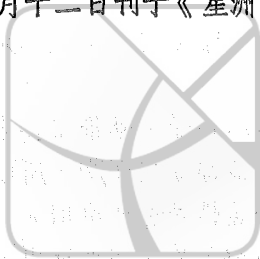
花儿结了实，长出美丽的瓜果。

薯儿爬满藤，颗颗块根好饱满。

叶儿萎黄了，让你知道掘起荚荚结实的落花生。

从耕耘到收获，在风吹雨淋日晒下，你有过几次的兴奋和喜悦？你安排下几许的期望？用不着伺候他人的虚伪脸色，挥动锄，拿起耙，靠自己的力，有了收获。虽然，菲薄的入息，比不上囤积居奇的商人运筹帷幄；斤两的锱铢，也远不及冒险投机家的易于发迹。然而，仰不愧人，俯不忤己。“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千载博得后人赞美，也许就因为个中有乐趣吧！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二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牛车

祥恩一如慈儿、嗜爱看牛，尤其乐于欣赏那令叮而过
沓沓泄泄的牛车。

刚刚牙牙学语的孩子，幼稚得还未能直呼动物的名称，但说“挨挨”，他却了然于胸，所以无论他正在尽情嬉戏，或佛然不悦而索性号啕大哭时，一睹牛的情影，或一闻车的铃声，就破涕为笑，飞奔而出，站在门前屋檐下，凝睇那载满木柴、泥石或牛粪的牛车拖曳而过，一直到形影模糊了，我抱起他，顺口说句：

“挨挨远远罗！”

他才心满意足欣然进去。

我是无法了解孩子的心理的。

改装后的牛车、换上胶轮，固然不像从前裹着铁环时那么笨重；但看看那套上横轭的拖牛，在超负荷重压下的瞳瞳牛眼和迟滞的步伐，以及那时时在空中劈拍作响的皮鞭声、吆喝声，和端坐在架上载着胶柴满街兜旋的车主人

的待价而沽的乞怜表情、内心就常为之慨然。

山城虽然与甲州毗邻、可是牛车的装潢却远不及古州府的缥缈，仅少了那拱月弯形的车棚盖，就黯然逊色，不要说车身又没有髹上“士力”，更缺少“丹绒”一带幽雅的环境下那股悠然的闲情。

很久很久以前，当我还是孩提时候，我也常和一般顽皮的儿童一样，爬上这笨拙的车辆，让它载着走着。虽然明知一跬一步远比不上孩子的飞奔，但淘气的儿童自有他寻求乐趣的一法，决不是成人所能赏识的……

听说开埠前后，惟一的交通工具也只有它。到麻坡、到马六甲去运输谷米杂粮，都是黎明即起，戴月披星而归。现在到处充塞了簇新的轿式汽车，这落伍的工具，也仅能做到上述数项工作了。

有时，看看憩息在路旁耽怨的牛在啮嚼、在反刍；有时看看系在车后默然走着学习拖车的雏牛。辛勤的动物，尽管任劳任怨，但代代相传，漫漫的长途倒也走不完哩。

（一九六〇年三月刊于《星月文艺丛刊·诉不尽的冤》）

祷声

近几月来，每于清晨或傍晚，在距离“陋室”百码之遥，左旁警厅的一间锌顶平房内，必依时传出声调悠扬的祷声。

也许为了方便警部工作人员吧，所以新近又添设了播音器，靠着电力的辅助传达，祷声巡回震荡在空气中就格外显得顿挫，高昂而有力！

清晨，祷声惊醒了迷梦，乍听之下，如怨如慕，飘扬远去；直觉“草堂春睡足”。白驹若过眼云烟，时不我予啊！

黄昏时，晚风习习，暮靄四合，看远方炊烟漠漠，耳聆那袅娜祷声，境地格外苍凉……

我实在丝毫不解祷者的语词句意的，典雅的马来话？古典的阿剌伯经文？只是听着长短快慢急促悠长的语音符号，向冥冥的上帝作“心灵的交通”，在诚恳的呼吁时，内心也就不禁感慨系之。

我想，宗教家之所以注重功课，或许即本于此种“培灵”的修养吧？

数年前，隔邻一位同宗族的远房堂嫂，已长期茹素，每逢初一、十五，或是佛家盛节，必早起焚香念经。她虽然不识字，但一二本通俗经文，在磬磬的木鱼声里，却默诵得朗朗上口而音韵铿锵。曙色未明，犹似夜半，侧耳听之，也令人百感丛生。张继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配以时和地，偶而听得远处悠然传至的清脆钟声，一时引起的万般感想，与祷声同样是文字语言表达力量之外啊。

一九六〇年四月刊于《星月文艺丛刊·幸福圈外》



茅草、豆藤、沟渠

不论是新辟的芭场，或是翻种的园丘，抑或是农田菜圃，果林椰芭，耕作的人家无不谈“茅”色变的！

茅草丛生的地方，肥沃美好的土壤瘦瘠了。

产丰的果树容光逐渐黯淡憔悴，收获因而锐减了！

它，对南国的生命树——橡树，尤其是致命的打击，产量正佳的橡树受到直接的威胁，乳汁日益缩减；刚翻种的树苗，在生长的过程横遭阻扼，营养被吮吸了，缺乏维生素激素，发育得不健全，有的于是变成了畸形的发展，有的因此凋谢枯萎了。

茅，这热带繁衍得最快滋长得最速的野草，粗看虽是一株数片剑形似的长叶，但蟠踞在地下的错节的根却蔓延得着实惊人。一株十根，一根百节，节虽寸长，目目都能发芽抽茎，茎长成株，于是毗邻接连，绵亘十“格”，风吹浪绿，萧萧瑟瑟，要斩草除根，要去暴安良，真不知从何着手哩！

野火烧不得的，扑刺刺地越蓬勃，越繁茂，越旺盛。

将整块土地锄起翻松。让它曝晒在烈日淫威下死亡吧！检去根支，扔残弃骸，一遍两遍，直至十番八次，动员了多少人力，耗费了几许时光和物资，看看清静了；但是稍过时日，锄荆芟棘的工作稍为疏忽，不待春风吹拂，它又茁芽生叶，笑吟吟地探头眯眼向你挑战了。

南国，在野外稍偏僻的地方，几无处没有这伤农害实的蔓生野草，摇着白头吟哦。天热时，空气流通，微风稍加震荡，它就藉此机缘四出散播种籽，到处渗透颠覆。

它有坚强的生力，不怕你施放毒药，喷射茅油；它有韧性的战斗，三番五次的喷射扫荡，安之若素，略一间歇，它又崛起昂首天外！

这永不屈膝的顽强的敌人，它，永不投降！

经过了多少时日，耗费了多少心机，聪明的人类从经验中发现了制敌的原理：

与其消极的防御，毋宁积极的采取主动歼灭！

空旷着的株间行里，让它杂草丛生，不如制敌机先，栽种些易长易大易茂易盛的蔓藤草类植物为上。

于是在我们的广袤的胶园里有了应运而生的青葱可爱的豆藤，豆叶田田，遮满了整个地面；藤葛蔓延极易，不旋踵已占满空隙余地；野草的种籽沾不到阳光雨露，茅根的支节吸不到空气的营养，窒息沉闷得早已争不到咫尺容身地。

豆藤不与幼橡争肥，它让树苗粗壮；豆藤的根和叶同

样发挥作用，凭它风狂雨暴，急流冲激，须般的弱根紧紧扎住土壤不让泥崩土解！

这是多么富有任侠的精神和毅然殉道的自我牺牲！

它老了，藤枯叶萎了。然而，“豆藤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树。”

对南国的生命树，毕生贡献出护卫力量的低级植物，我们是否仍像过去一般含着藐视的眼光，抹杀它的存在价值和低估它渺小的力量呢？聪明的人类，我想，早已预备好赞扬的颂辞了！

在胶园，没有人不开沟的。因为沟渠排泄积水。

橡树性喜干燥，低洼湿地不宜栽种。浸水根枝易腐，即使能够长大，也会弯腰驼背，佝偻难看的。

开了沟，分化水力，与豆藤发生辅佐作用，不使土壤松懈，不让肥料被带走！

沟，阻拦了最凶恶的敌人——茅草在边境的偷袭。

沟，也随时隔离了有白菇病菌树的传染。

它一身兼上了多项任务。

然而，它却是胶园的最下层的藏污纳垢地。它是挺寂寞的，很少很少有人在橡树有收成时会想起在践踏下的沟的功勋。

（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小雨点

小雨点落在海里，海水开始皱眉。

小雨点睁开眼睛，瞧瞧周遭的新环境，它满怀高兴，心想：“现在可以挑起新的任务了，我将努力发展我的抱负，热心地贡献一切给大众！”

突然，它听见粗厉的声音。

“你是谁？”

“我——”

小雨点凝神看着横眉怒眼的大海，不禁为之怔忡。

“我是小雨点。”

“你来干什么？”

海的声音更加严厉了，显然包含着愤怒。

“我来参加工作！”

“你也能工作？”海露出鄙夷的脸色不屑地说：“你这渺小的东西，你会工作？”

小雨点迷惑了。

他记起出发前，长辈们对他的殷切期望和谆谆告诫。

“雨、雪、云、雾、霜、霰、冰、露、蒸气、河流、海洋都是同族的兄弟，为着适应环境，配合工作，有时化整为零，有时化零为整，形体虽殊，气质则一，大家的理想相同目标一致，所以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精诚团结，忍让互助。”

但是今天看看海的倨慢态度，初出茅庐的它，满腔为大众服务的热诚，若不是有以前的理论指导，一定化为乌有了。

海睥睨着小雨点在寻思时那副尴尬的相貌，得意的越发忘形，不禁哈哈大笑开了。

“渺小的蠢材！你知道海的伟大么？伟大的海衔江湖，接汪洋，浩瀚一片，茫无际涯。春和景明时，波涛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狂风怒号时，浊浪排空，天地失色，养鱼虾，去污秽，负巨舟，利民生……你，你也配到这里来工作么？哈哈……”

听了海的伟论，幼稚的心灵开始不平了。它觉得这傲慢无礼，妄自尊大，而忘祖忘宗的长辈，简直和未见面时想象中的两样，权势在握，至亲居然待若路人，目前不与澄清，将来如何明是非正视伸大义，想到这里，它陡然勇气百倍了。

“伟大的海！你可知道造成你今天煊赫声势的水是从那里来的？”

海水被这粗浅的问题问得愤怒了。他正眼也不瞧，粗声喝道：

“大江巨河！”

“大江巨河呢？”

“溪、涧、沟、渠。”

“溪、涧、沟、渠呢？”

大海开始错愕，理智稍稍提醒了它，现在是不能正面作答了。它模糊地想起青山上白云下的老家，那里有多少和它同源共流，和小雨点一样的兄弟姐妹，在它未发迹前的推诚友爱。

然而，它不能认错，它万不能因为理屈而不维持他的尊严，它于是咆哮起来了，用汹涌的咆哮声势来恐吓小雨点。

“滚！不管你是什么出身！但是你必须循正统的道路，由山涧小溪，而河流而大海，一步一步到这里来，要名份，要辈序，否则，伟大的海决不收容旁门左道没有名堂的一一即使是杰出的干材！”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五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小品两章

流水

流水是绮丽而又动人的。

不管她是涓涓的细流，潺潺的涧水，或是丁东作响的溪涧，抑或是铿然长鸣的飞瀑！

她温柔娴淑，给你恬然的心境怡悦自得；使你睿智，使你更加有超然物外的感觉。

她娇小活泼，明朗清澈，反映着蓝天白云，远山近树，容光潋滟，似画里有诗，诗中另有境界。

从她那端庄轻快的步伐中，默然望着那窈窕的仪态，粼粼的波纹，闪闪的绿光和偶而从岸边萎落下的野草闲花所荡起的回旋圆涡，以及突然受到意外障碍阻挡时的激流怒湍……

你似乎看到了娇羞而又温文的少女的一颦一笑，一微愠，一含嗔，那妩媚绝俗处的流眄一转，那盈盈欲语时的眉目传神！

流水不腐不滞，流水不脏不污！

流水永远明鉴莹洁！

啊啊——

在山庄，在郊外，在阒无人烟的境地以及星月交辉下的寂静夜晚，卧坐在她身旁，凝视那曳然远去的水流，同时就会想起时间的流！

不舍昼夜永远没休止的流啊！

怪不得我们的圣哲先知在你面前也慨叹起来了！

积水

十一月的风下之国是酷热的。

亢燥的风在扬尘煽土，肆虐的骄阳在威迫细草和嫩叶

！

然而，午后天边的一朵乌云，刹那间的狂风骤雨，立刻清新了闷人的暑气，改换了盛夏的炎态。

门前室外路旁的低洼凹地淤积了一泓雨水。

是齷齪的、浑黄的积水。

“唧！”一只斑驳的小雀子蓦地飞下来了。

她将头伸入深不及寸的浊水中，两只翅膀轻轻一掠，水花四溅，她欢欣鼓舞地置喙翼内振刷起羽毛了。

“唧唧！”又一只同伴翩然莅止。

她们一起在那方圆不过咫尺的浅水中悠然嬉戏，一泓污水，竟若天堂，适彼乐土，乐也无穷！我陡然想起“鼯鼠饮河，不过一瓢。”的话，娇小的动物，生存在广阔的天地间所要求的原也不过区区那么一点一滴，可是，在残酷

的世间，即使不用劳力冒着危险去获取生活物资的卑微弱小者，也得在人们轻蔑的嘲笑中讨活啊！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五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日记

一转眼，就连续不断地记下十年的日记了。

这实在是“匪初料”所及的。

年轻的时候，天真，热情，自信。一方面憧憬着自己编织的绮丽的美梦；一方面时代的感召实在太强烈了。北国的烽火，西欧的狼烟，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许许多多轰轰烈烈的事件和动人的英勇场面，生活在激流中的青年，无论如何是抑制不下那股趋向光明呼吁正义的涣然正气的。

在欢呼的日子里，记日记是鞭策自己、检讨生活、计划活动等最轻便的武器。于是，每当深夜在窗前灯下，在厚厚的精美的日记簿里，我一页一页地写下我的私愿、我的抑郁、我的愤怒和叹息……

不幸这些“生活的记录”跟着“圣战”的来临，和“藏书”的“稿本”一同化为灰烬或腐烂在土中受到磔刑和分尸了。

没有阳光的时期，连时间年号都错乱的，我和许许多多工人一样在生活边缘喘息、在“冷寂”和“空虚”中发抖。

一直到一天，天亮了，我开始明了这人间社会的本质——所谓纸样的人情，鳄鱼的眼泪，笑声里的钢刀和廉价的爱情……

捡起生锈的钝笔，

我才茫然地重新地想到她。

我有太多的积郁，太多的不平。

我要写——

要重新记日记。

虽然——繁杂琐碎的事务要处理，零星微小的问题要解决，亲朋戚友的书信公私团体的函件待回覆，但是我必须想办法帮助记忆，让我思索，也让我日后便于查核，于是我提纲挈领，择要地一点一滴地写在简略的小册子里。

我好像回到年轻的时代。

连接几年，某国出版的记事日记两用的活动册子，分赠给各地的社会“贤达”了，我间接沾光领得一本，它有着美丽雅致的风景插图，日备一小栏足够写下一二百字的格式。

可是我年纪已大，感慨实多。

记叙以外，光怪陆离谜样的人物，沽名钓誉的慈善绅士，挂羊头卖狗肉的教育工作者，狐假虎威的瘪三英雄……很多很多平常的人和事，不能公之于文，宣之于口的，我只能在特别的日记簿里毫无忌憚地写下去。日记是秘密

的，尽可畅所欲言，不必畏惧新旧权贵，不用害怕他人；做过的、听到的、看见的、想及的都无需修饰据实记下来。固然，渺小的人只有平凡的观感，也缺少昔年的豪情和热诚，然而，为了不使漫长的日子留下空白，以后也许能给我换回一些记忆，无论这回味是欢欣或辛酸，痛苦抑快乐，每夜，每夜我仍乐于记下去。在我的案头我存放了一册又一册，装订精致款式新颖烫金布面日记，我将持久不辍永恒地记下去……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雨季的雨

雨季的雨是绵长的。有时落了整个下午，一直到阳光收敛了，夜幕低垂了，还是淅沥淅沥地滴着窗外的芭蕉叶，这绿色的琴弦奏出的音阶也低沉了。

十一月的雨是诡谲多变的。

明明是蔚蓝的晴空，可是一刹那阴霾四合，万马奔腾似的滂沱大雨转瞬即至；不然么，就是东北角才开始迷朦一片，半个天空未完全陷入暗黑，可是长脚的雨丝就像千万条细线密密麻麻地，飘飘荡荡地从斜空冉冉飘下，洒得你又湿又痒，又厌又烦。在屋檐下这才联带地悟起矫健的燕子在高空飞掠的英姿所需要的劲力并不会像欣赏者想象中那么悠闲！

雨，好像淘气的小姑娘，时而含羞，时而撒娇；乍尔嗔笑，倏忽号啕。

雨季的天气真是使人摸不着头脑的。

所以天一亮，耕田的农夫，种菜的人家，割胶的工人

就得趁早抬头观望天色。

老天——

今朝是愁眉苦脸，还是霁月风光？是欢容喜笑，抑或是正在伤心哭泣？

如果夜来不大不小下过一阵子，那么踏车载桶也得叮叮当当地走过泥浆的芭地和蜿蜒曲折的小径干活去，看看树身是否真已湿透，才心无遗憾地快快归来。假如蛮以为朝旭已升，阳光普照，大可安心地工作，不料半途骤雨突临，哗啦一阵，前功尽弃，眼看棵棵乳白胶汁被无情的雨水化为乌有；满身还淋得活像落汤鸡，徒呼负负地落荒而返。

雨季的天气，永远不循正轨，使你有所预算，能有生活的计划的。

海上捕鱼的人儿这时保有几许欢笑？

隔邻的小贩在唉声叹气了。

对门的嫂子朝夕在低声埋怨——埋怨满屋子高高低低地挂满晾尽了湿漉漉的红衣绿裳，老天还在有意作对似地半天撒下雨花。

经营小本生意的商人，整个心绪沉淀在七上八落的水桶中，郊外的农户目睹辛艰耕耘的农场菜畦又氾滥成汪洋一片。

滔滔洪流，流去他们的希望，流不去他们的酸辛。

天真无邪的孩子诅咒没有好去处，偏巧正在举行的××杯篮球循环赛被迫得只好一再展期。

好久好久，听不到鸛鹄的叫声和山喜鹊的引吭，但是

一入夜，四面的蛙声却毫无顾忌咿咿唔唔地此起彼落地唱和起来了。

小溪哼着愉快的歌曲跳跃着飞奔着找伴侣去，原本青葱的胶林旷野，容光更加焕发，时来运到，她们抽芽茁叶，淡抹浓妆地准备与万物争艳竞秀。

连朝风雨，好像只有她们是宠儿，只有她们才能分霏到季节性的雨水的恩爱！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树

深山有乔木，幽谷掩灌丛；海滨映椰影，郊外见榛莽。树的品种何止万数，因地域而差异，随气候而态殊；称得起“洋洋大观”，多得连植物学家还待赐名的也不少。

树，有会开花的，紫嫣嫣红，娇艳妩媚，引得蝶痴蜂狂，虫迷鸟恋；唤回了时光，留住了青春，于是人类首先认识了灼灼的桃，采采的苹；沃若的杏，浓郁的李……

有的树能结实的，果子累累，光灿华焕，诱人馋止人渴，于是四海喧腾了“一骑彩尘妃子笑”，“不妨长作岭南人”的荔枝，扬名了“都绶都典尽，三日口留香”的榴槾。

有入口即溶如嚼冰淇淋似的山竹。

有齿颊留芬香绾鼻头的“尖必叻”、“孟加”。

也有的树，不炫外表，沉毅着实；它献汁流液，液凝汁固成形。

也有的树，峨冠博带，格外轩昂；它供油出脂，脂油冷结透明。

成形的块是工业上的必需品。

凝结的油在日用品的原料上也占着重要的地位。

于是我们的世界开始赏识桐林、漆树；另眼青睐胶园、松丛……

有不知名的树，历时千年，屹立道左；枝繁叶茂，亭亭如盖；美了风景，秀了地势，日午行人因为它误了行程，为它在此驻足歇息。

“树大好遮荫！”

没有人不异口同声衷心赞扬树，爱护树的！

不同品种的树，长出尖、圆、椭、扁、长、短、阔、狭的枝和叶，属于一类的木，也各有自己的姿态。

有的树，孤干巍巍直薄霄汉！

有的树，腰围十丈枝叶扶疏！

有的树，根躯不分连县十里！

有的树，叶作羽状飘飘若仙！

叶互生的，遮天蔽日，丰于容；桤杈壮的，苍劲突出，雄于姿；枝蔓条长的，斯文潇洒；根节蟠踞的，气势如山。

树木善养气，所以树寿千岁。

树木讲潜修，所以经斧凿，受伤斲，即使疮痍满目，历时日久，仍能平复！

树木重宏量，吸阳光，承雨露，疏漏利落，瓜藤草泽

，各有其份。不僭越，不控制，不横霸！

树木挺崛强。山隈水涯，石罅泥窟，稍沾土气即萌生机。它特立独行，不依人傍户，扶植成林，敢束颶风暴雨
绿的国度，有资源丰富的森林。

绿的国度，有朝气蓬勃忍让为公的精神！

经霜的木坚，

根深的树韧。

槃槃干木，可为柱为榑，为栋为梁；可为椅为桌，为窗为櫺；可作地椿，力承大厦；可作舟车，乘风破浪。

易朽的木是樗，腐木作薪作柴，化煤化炭，为人间添温暖；化木屑作纸浆，替世界导声息，传文化！

天下没有可弃的材木！

独木为树。

双木成林。

树木，绿化了地区，新鲜了空气。

树木，调节了气温，防止了水灾。

树尽了服务的功能，也完成了牺牲的任务！

树木苍苍，

森林迷茫。

可是有广大的用途的木料，在朝夕的砍伐下也终有一日涸竭的时候——

因此进步的国家知道植林、护林。

有远见的人晓得育苗、种树！

十年树木——

人类明白藉种树表功勋留手泽。

然而，还有比种树历时更久远，根基更巩固，庇蔭更广众，垂千秋，耀万世，更值得纪念的工作。

聪明的——

填下这行空白吧！

一九六〇年八月廿一日午后抄寄

（一九六〇年八月廿六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挥春漫笔

落叶

每年，几乎是农历新年前后，我们这个国度的旱季就开始了，而所谓“生命树”的胶叶也渐由苍翠转为淡黄，继呈绯红，进而遍座丛林火辣辣地纷纷飘落……

常常，是人们欢度新岁时而橡树林却是枯寂一片，萧瑟、零落，置身其间恍似北国的晚秋，很有苍凉肃杀意味的。

是丙午年了，接着十二月的逝去连绵的霪雨也收敛了。近月来狂飚的西北风自晨至暮不歇地在人间跋扈扬威。敏感的胶工守岁知时，知道这种季节一因气候高亢，再因雨水缺绌，直接影响乳汁的产额。新正一过，那与封港的渔夫一样，就得收起胶刀歇它一月三周，挨过新陈代谢蛻换后的绿叶茁出才另作生计。

按照往例，这时刻的骄阳分外肆虐，锈点斑斑或是垂

垂老矣的胶叶尽了它服务的职责应是适时辞枝了。若干时日，一场春雨，数声蛰雷，于是嫩芽怒放，新叶抖擞……

然而，今年的雨水却一反常规，在元旦前后就未迎驾先纤尊下降了。推开“陋室”的窗槛，眺望着远远近近的胶园，心想会不会因为雨水的充沛，超龄的胶叶得此补助侥幸加强活力再一度坚持它的生命呢？然而，尽管雨水一天，两天……地落着，我依旧看到了葱郁的丛林逐渐染黄，曾几何时，醉人的殷红的领域已席卷天下，已在与夕阳赛美了。

是时序，节令的力量，是无可抗衡的演变规律，点滴的，偶然稽延的雨水是依旧无济于事的。老的化去，腐的朽了，天道恢恢，总不能藉口有过区区功绩而贪图恋栈，成熟的时间一到，瓜熟蒂落，新生的力量自然要崛起要生长啊！

爆竹

“爆竹一声除旧”，除夕午夜一过，算是一元复始。虽然“四周还是无边的黑暗”，而迎新的爆竹已连天价响，此起彼落，远呼近和，整个村镇都弥漫在烟雾和火光里。偶而逐渐疎落了，但梦里依稀接着又是一阵连珠的炮仗，劈劈拍拍，看来即不随俗守岁也得高枕待旦了！

俗云：“爆竹有火光，象征光明，镇邪除恶，祛脏涤秽，在传统的习俗上，在酬神在祀祖时是具有莫大的力量的。”

所以华人的社会里，无论男女老幼都喜爱它。

又说：爆竹的威力强，气派大，开锣喝道，魑魅魍魉；炮声响处，境内平安。迎新送旧欢欣鼓舞时有它作响导作陪衬更能振奋人心，更能替积郁者扬眉吐气！

所以不论富贵，无分贫贱，几乎无人不喜爱它！

新年！

哪一家守旧的商店不翻了“通书”，择时拣日，消吉开铺？不兴高采烈热热闹闹地燃放一阵炮仗？

维此良辰，四境康宁；风调雨顺，财源广进！

又哪一间家屋或社社不在沿袭的传统上，点着爆竹时虔诚地随那怒吼的火花祝祷？

元旦书红，万事亨通；庆尔佳节，物阜民丰！

人，只要精神上有寄托，心灵内有慰藉，物质上区区的消耗大概不致有锱铢的计较。搨本推理，大放爆竹，也许原本于此吧？

盆景

岁暮声里，腊鼓频催，年关的聒音近了。

偶尔漫步街头，见那熙攘的人群，如山的年货，松懈的心情也不禁随之紧张起来。

参在喧哗笑语，欢腾祝贺的嘈杂闹市，看看那色泽鲜艳的橙、柑、桔、柚发出耀眼的光芒，那中外杂陈的醇酒腊料无言的诱惑，那五光十色出奇翻新的布匹洋货，光怪陆离的摆设，琳琅满目的玩具，真是眼花撩乱，目不暇给。

顺路走进一家文具书店，刚一举步几心疑心踏错门槛闯入他人花圃，因为店内的架上、柜边、橱旁、案角都铺满了万紫千红的花枝。

春已到了人间？

锦簇的花团有浓郁的芍药，迷人的海棠，有华贵的牡丹，娇艳的玫瑰，多姿的胡姬以及端庄的秋菊和清秀的水仙、杜鹃……等；蛋黄的、粉红的、紫金的、浅蓝的……五颜六色，浓淡深浅无不恰到好处。仓卒一看，这些巧夺天工的赝品几乎令人相信春风真的已抚蔷薇，百花已在齐放，竟在争妍斗丽了。

然而，南国没有春天。

但是不管怎样，姑且买上几株，修长补短，插在讲究的小巧玲珑的瓷瓶，有花有叶，有枝有藤；有未放的含蓄，有盛开的花朵，摆在客厅里，蓬筦生辉，置在书斋内，满室生春。耗费八元五角，唤得“春来同住”，纵无黄莺，不也是廉价的幸福么？

我沉醉在春风里，我得意在春光里。

文是同志，与我有同样的观感，同等的欣赏程度。

可是祥儿进来，把嘴一撇。

“假的，不漂亮！”

我兴意正浓，不防蓦地里却被淋了一盆冷水。

“这些花不都和真的一样吗？”

不悦的心情随即起了反感，一定要追问个根由。

“你怎么看得出是假的？”

“颜色不鲜，花枝奄无生气。”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同时指着瓶里的海棠和吊金钟。

“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这些花呀！”。

我老糊涂，这才想起孩子已是高年级生了，他当然有浅薄的常识，并且童稚的眼光格外锐利，往往能在乍入漆黑的电影院时立辨分毫。

“假的花不用常换不也省时省力么？”

我趁机转了一个圈。

“没有香味，总看得不爽，再看也腻，没有生命的东西没有气息，没有魅力的！”

他摇摇头，迳自走开了。

诚挚的孩子童心未泯自然有他理想的春天，幼小的心灵要体会历尽风霜的爸爸的止渴的春天，大概——大概还要漫长的时日吧？

一九六六年一月廿七日

(一九六六年一月卅一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

收获

春节期间，寂寂山城，平添几许热闹，悠悠故园，又骤增了多少游子的足印？温暖了多少流浪者至亲的梦寐？

他们——原是山城怀里哺育长大的孩子，有的谋生在外，年终必须一归与父母家人团叙；有的离乡背井已久，难得藉此机缘重返睽违的家园。佳节思亲，人之常情，所以虽千里迢迢也不辞跋涉，兼程赶回的。

经常，在种种场合或偶尔的巧遇，我屡屡会晤了许多阔别的师友。

这些人中有年迈的长者，有青梅竹马时的亲友，更多有后起的俊秀同学。他们，有的两鬓已斑，有的春秋正富，年过而立鸿图待展的；有的是初生之犊，懵然尚未知衣食之艰的。但“士别三日”都当刮目相看，况且环境磨练人，事业淬励人；勇气从挫折里增长，见识从工作中丰富。因此“与君一席话”，也不止是些柴米油盐的家常便语，若不以穷困得失论世，各人的生活经验，也自有他的阔幅深度和精辟的见解，虽不足以传世，也大可供参考的。

他们——有的伐木采薪，入深山，近大泽，不避风雨，无畏蛇虺；有的飘洋过海，当水手，做舵工，近访爪哇，沙巴；远至印菲欧陆，血汗操劳，冷暖人情，虽然片断零碎，但娓娓谈来管窥蠡测也饶有余味；有的学历较佳，不是工商巨擘也在各界峥嵘，国计民生，贸易动态，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他们，其中不乏推销圣手，也多有工场精练的工人，察言观色，深谙顾客心理；圆规角稜，计划不逊学者名流……

时时，他一面谈着，我一面遐想。

这是生活啊！

生活是海洋！

我非常珍爱这样的时光，因为我藉此接触多获取了一些工作的智识，多了解一些年青人的思想，多呼吸一些时代潮流的气息，我隐然见到了鲁达的控诉，金八的狡黠，白露的梦幻，方达生的凄凉……

有时，蓦地一声“老师”！

抬头一看，男的正长得轩昂魁梧，也修饰得英俊潇洒；女的么，黄毛丫头十八变，装束入时，谈吐清脆早已不俗了。问起姓名，才惭愧株守家园的老师糊涂……因为，岁月不居，小的大了，幼的壮了……

丙午的新年过了，他们的影子淡了。偶而清静下来，回忆起会晤过的师友幼年时的声音笑貌，不禁黯然；万花筒的社会是大熔炉，各式各样的职业，早将他们陶冶成型，难道会是永远无瑕的白璧么？

世界原是广阔的，千千万万年来，人的生活也是这样连续下去的。

一九六六年元月廿八日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健身

是立春的时分了，日脚渐长，七时已过，夜幕迟迟未垂；夕阳的余晖尚残留天边，白光漫漫，爱好户外活动的人士应该更加珍惜这宝贵的超额时刻吧？

享受了将近一周的欢乐假期，一切恢复正常，我又夹上球拍，全副戎装，与“同志”们驰骋于球场了。

别小觑那倩巧悦目俐落文雅看似轻松实又费劲的羽球玩艺，方丈之间，奔跑跳跃，俯仰冲退，在在需要气力，而执板与对垒者周旋，正拍旁敲，侧击横扫，不但要使出浑身抖擞，就是轻挑、平放、劈、杀、截、掣、也要臂腕

齐用；缓、急、轻、重、运用恰到好处，分寸些微增减不得，尤其是用目不分，守神不舍，刚凌空出手跃起就要迅速观察对方迎接姿势，判断落球趋向，立即决定尅敌手法瞄准对方弱点予以致命一击，不能有一分一秒的松懈，一丝一毫的疏忽。足球好，篮球好，羽球也好，并不是单纯的个人体力总和的决斗，敏捷的身手，熟练的技术，不屈的斗志，应变的机智和犀利的眼光都有辅导作用，都要训练，日久技熟生巧，变化自然生姿，其中缺一即不易取胜，影响所及，也极易溃败瓦解的。

两年了，我们这一群“宿将”，风雨不改，几乎每天准时到场，单打，双打，一场接着一场，一队换上一队，毫无间歇地玩到日落西山才挥汗如雨地兴尽而归。

然而，这些日子来，人人都觉得身体结实得多了，精神饱满得多了，连心情也外格开朗了。

这是健身运动打羽球的恩赐啊！

有时，我们为着加强紧张的气氛，特定赛局数盘，酌收赛金若干。按艺分组，输者纳银五角或三毫，于是咖啡一壶，麦包十片，充饥又解渴。袖手者席地旁观，谈球局，说战阵；许张黄，鹭赵魏；而小组人员拟战略，商决策，人人忙得逸兴遄飞，淋漓痛快！若战情渐趋激烈，胜负一时难分上下，热诚拥护者莫不喝呼助，“大珠小珠落玉盘”，或勉励或喝采，声声色色，闻者捧腹。这时天下唯我球场大，医生、经理也好，店员、教师也好，不计出身，无分职业，共同的嗜好，一样的目标，使我们的青年，壮年，甚至老年；新交的，旧识的都混为一体，融洽无间。

大家摒除了藩篱，泯灭了隔阂，没有阶层的划分，肤色的差异，年龄的悬殊；你我赤诚，彼此相敬，情谊因而日臻融洽，交游也因坦白而更进一步。

或者半月数周，釀金积有赢余，大家也兴高采烈地偶而小酌一顿，烧鸡一只，啤酒半杯，你谈工作经验，我说世故人情，海阔由鱼跃，天高任鸢飞，有了健身运动的球赛，我们的天地似乎更宽了，视野更宽了，年龄也仿佛更轻了。

春来了，春光明媚，春云灿烂，艳阳经天，绿草如茵，朋友，放下书本，暂时走出作坊吧，听鸟声婉转，看花儿娇艳，树木露出春的气息，蝴蝶蹁跹，山坡下，球场边，田塍上，绿水间，让我们一展身手，任选竞技球类一项，交朋友，愉胸怀，使身健。

伟大的事业寓于健全的体魄，有益身心的康乐运动也是学习的基层，是创造万物的本原。

（一九六六年一月卅一日稿。）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四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常青的树

长年都是夏的我们的国度，终岁都是在常绿的境界中。

通都大邑的名城市镇，虽然洋场十里，房屋栉比鳞次，但在海滨、花园，湖隈、江边；或是路旁街沿，遍栽着的不是红黄采灼，色彩缤纷的观赏树木，就是遮荫蔽目的

合围大树！

在乡村，整日接触的是田园原野，青山绿水，泱泱苍苍，旖旎的绿色风光，蓬勃的绿色生机。

举目四眺，视线之内有的是直上云霄，叶长踰迁的椰干；有的是青葱耀眼，绿波起浪的胶园；或是饱满恣纵而又柔情万端的蕉丛以及整洁潇洒，清新绝俗的竹篁。

在郊外，异卉争芳；

在山陬，万木竞秀。

这里是郁郁青青，苍茫一片的灌木榛莽；

那边是幽邃深谷，岗峦起伏，欣欣向荣的乔木。

辽阔的，我们的国土，到处是常青的树。

品种复杂的，仪态万千的树！

有的树不炫外表，沉毅着实；有的树峨冠博带，格外轩昂；有的树枝繁叶茂，亭亭如盖；有的树孤干巍巍，直薄霄汉！

有腰围十丈，枝叶扶疏的树！

有根躯不分，连县十里的榕！

有叶作羽状，飘飘若仙的树！

叶互生的，遮天日，丰于容；枿杈壮的，苍劲突出，雄于姿；枝蔓条长的，斯文潇洒；根节蟠踞的，气势如山。

也有会开花的，紫姹嫣红，娇艳妩媚；能结实的，果实累累，光灿华焕。

有椭圆形的叶，扁平而凹的叶，手掌般的，松丝样的……有的尖而削，有的长而阔；有的弯若镰刀，有的复合为一；粗厚有蜡质的硬，鹅黄似不胜风的柔，真是形形色

色，千殊万别。

然而，它们终年常青！

它们各自吸取阳光，滋承雨露，氧化绿素，壮枝粗干，瓜藤草泽，也各有其份，也一样各本其能让其生长发展，播种繁衍……

它们，从不僭越，不控制，不横霸；从不妄想统一江山，定于一尊，而子孙匡胤，而亿千万年！

因此，在我们的国度——

在郊外，在原野，在深山，在幽谷，树木长春，永不凋谢！

上天有好生之德，自然界的植物表现得最雍容宽大，最深湛澈底！

所以在马来西亚，树木的种类极多，没有纯粹一种树木的森林，往往在约三百尺的地面有三十种不同品种。这说明了我国土的植物，得天独厚；也阐释了养生宏道的哲理。

雨树

在柔、甲、森一带，街边常植的树除了黄槐，要算是雨树最普遍了。

雨树，躯干高大，分桠出枝苍劲挺拔，叶是深绿色的二回羽状复叶，细小对生，阳光照耀下，娇嫩碧绿，密而不疏，玲珑莹晶，格外逗人喜爱，远观亭亭玉立似一把大伞，壮观雄伟。枝叶纵横突出，盘根错节，一树活动范围

，圆周几达数十万丈。

日午暑热，树下荫凉一片。

偶而细雨掠过，覆盖之下全无滴水痕迹！

最妙的是黄昏过后或大雨滂沱，小叶会自动褶合，枝梢开花二朵至五朵，红白相渗，向上簇生，花大约三吋，有芬芳香味，华贵之间益增妩媚！

树干，枝丫，桠槎，几乎生满了寄生植物。如鱼鳞似的，形同蜈蚣般的，蔓长的尖叶，垂直的长藤，甚至因为干粗桠大，分枝开阔，居然小树婷婷，临风招展。一树巍巍，百卉杂生，低级的寄生植物离土壤，缺水份，却依赖它体内的养分来维持生长；可是对于它，不但丝毫没有侵蚀，反而因此而益增其雄豪，更助其威势。

暑天，气候分外炎热，我经常歇息其下，或手执一卷，或静坐观物；小鸟偶尔栖迟，嚶嚶求友，微风习习，得其所哉！怪不得我们的国土上，人人喜爱栽种它。

因为——

它不但美于姿，华而丽；并且有实用，气魄大而容量宏啊！

（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初春

元宵的脚步远了，狂欢季节令人陶醉的情绪在乐天知命者的脑海里也逐渐隐了、淡了。一切恢复了常态，然而

，跟着时序节令的转移，白昼的时光不但跟着“春分”增长了，并且一清早初升的酷阳就血红似地咄咄迫人！

呼——呼——

助纣为虐的狂飚，整日飘荡着，巡回着；越过高冈，奔向原野！

它吹着哨子，像是恶作剧的顽童，迫得顾盼生姿的椰叶毫无间歇地婆娑起舞鞠躬迎迓，威胁着远方矮小的灌木丛林飒飒地哀号！

它，驱散了狗尾似的残云，扫荡了浮游于天空的水气，蔚蓝的苍穹因为缺少云层的陪衬，看去似乎更高了。黄澄澄的炎日，呼刺刺的热风，在炙晒，煎熬，烧烤种种酷刑下，倔强的野草奄奄一息垂下头，碧野场地也日趋焦黄，枯萎了！

这是旱灾开始前的预兆啊！

褪色的胶叶，有的因风轻飘，有的无声疾落，纷纷碎枝下堕；残存的枝桠，光秃着孤干，在凄凉地瞭望着天边落日。

呼——呼——

得意的狂啸着，掠过地面，扬起灰尘。

井水干涸了，溪水淤浅了，田塍龟裂成许多不规则的花纹图案，园坵的主人，更担心着稍一疏忽就会蔓延的野火！

堆积的落叶日久腐蚀了化作春泥作肥料；可是在苦旱的日子，高亢的气温下，却是最易着烂的媒介物！

只要“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的。

然而，更加普遍引起人们焦虑的却是“制水”。

日子不远，记忆还是崭新的啊——

在公共水喉边的长蛇阵，在乡村区域沿公路两旁的茅檐屋舍前排列的黑漆油桶，四方珍罐，缸瓮瓷盆等盛水器皿……

隔日数小时的水供，那涓滴的细流，那勺水如珍的琼浆玉液；二房东的脸孔，远亲的冷言，那沾溼了面巾姑且擦抹微躯算是“象征式的沐浴”的干洗风味……

一道阴影迅速地占据了人们的心头。

远方还没有响起“惊蛰”的雷声么？

等待着，等待着——

抬起头凝视着苍穹，主妇开始皱起眉头。

“没有一些儿云霓哩！”

南国今年的初春，大概不会像过去一样，应该会早降甘霖吧？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五日傍晚。）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深夜

夜深了。

耀眼的霓虹灯光次第消失了，噪耳的尖锐的马达声浪也逐渐稀疏了。

嘈杂的戏院散场后，已归于一片沉寂。

周遭的人们，经过整日的辛勤操作，一一进入梦乡。

隔邻的摩多机房撬轮松铁时铮铛作响的金属物的碰击声和剥取胶胎时撼人心弦的轰然震荡，早已停歇。后园数家从不间歇地飘荡着时代歌曲的播唱也阒然无闻；连临近窗槛居然在隙缝中作窠筑巢以遂其燕好的麻雀，也相安无事不再唧唧吵人了。

山城的夜。

静谧、和穆、安祥的夜。

我得到暂时的解脱。

我欣幸能处身在这样清宁的气氛的境地。

我已不再想起那赫赫的虚伪的笑声；那乍晴乍雨惟利是图的市侩奸商式的狡猾嘴脸；那挂羊头卖狗肉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那残宵冷雨，街头巷尾的苍白的笑；那枯瘪的乞怜的双手；那贪婪的眼光，饥饿的火铉，呜咽的抽泣……

S 已经熟睡了，孩子的嘴角也恬然挂着微笑。

我不再被琐碎的家事骚扰，狭隘的书桌也不会受到孩子们突然的袭击和无由的霸占后的凌乱。

深夜，这时间真正是属于我的，还我自由之身了。

一灯莹莹，万籁俱寂。

我摊开心爱的书本，一卷在握，神游于故国山河的壮丽；半篇轶闻，响往于志士仁人的伟迹丰功。透过作者的笔端，我知道人类经过怎样的困苦，挣扎和奋斗才达到文明的情形；谛听着著者的倾诉，我了解了赤裸裸的社会的诸相的暴露……

我耽溺于古人千锤百炼中一字传神的佳句；我叹服令人分析事理的周详而严密的科学文章。没有空间和时间的隔阂，像兄弟似的，师友似的，我几乎与书作者“同年生，并肩立”站在我的面前，以热切的同情，悲悯的心怀，将他自己的遭遇，所见的社会人生，乃至自己的叹息、微笑、悲哀、愤怒、欢悦，缕缕细述。其深邃的思想，婉曲动人的情绪，弘丽隽妙的谈吐，无分中外，历万古而犹新……

它鼓励了我，慰藉了我，启示了我。

在深夜，我与他们共哀乐同呼吸，我逐渐丰富了所谓世事人生的恩怨悲欢，办清了邪恶是非正义，了解了严肃的工作与荒淫无耻的分野！

有时，午夜梦回，辗转难于入寐，于是披衣起坐，看繁星，计光年，微风轻拂，夜景凄迷，但我心如止水；有时，皓月当空，梁燕惊梦，远山如黛，树影婆娑，细味平生师友相识的声音容貌，举止语言，他们一一有的已被迫渡重洋适他乡，有的已黄土一坯长埋地下，有的夤缘时会时来运转已腰缠万贯，置洋房，拥娇妾，荣作一方领袖……

有器小易盈稍有所得即趾高气扬的骄矜，有略施小惠即望厚报的善士，也有猫哭老鼠司马昭居心似的仁人……

戏剧化的舞台，梦也似的人生，一切的一切……我一时思潮起伏，止水的心情实难安于沉默，于是一一

在深夜，我提起笔来，笨拙地写下我的感怀，我的微喟叹息，我的积郁不平和愤怒的控诉。

(一九六六年二月廿一日夜。)

(一九六六年二月廿五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野花与箭

牵牛花

牵牛花是没有脊骨的植物。

它只有垂长蔓延的条藤。

牵牛藤惯于攀亲认戚，惯于趋炎附势。

木柱也好，篱笆也好，只要有靠，管它张三李四，稍一勾搭，就侧身厚颜上前。

墙角边，屋宇旁，那是最好的立身基地了。它搔首弄姿，再也无暇顾及是否两相情愿，略有机缘就攀龙附凤窥伺前来；有时连路旁道貌岸然的电线杆，电灯柱，也是它“姓赵的”藉口，丝毫不放松向上爬作进身阶的企图。

君临其上，俯视同侪——野草，瓜葛，荆棘都匍伏在下，它应该得意极了。

墙壁不倒，电柱永固，它的地位巩若金汤，可千秋万岁了；开出紫色的喇叭花，长出绿油油发光的叶子，过路的行人为之侧目，栽种的主子对它爱抚，牵牛花乐得几乎发狂了。

望着隔邻魁梧的树木，不怕风，不畏雪，一样承受阳光雨露，它可以与达官显宦一较声势，一叙家谱了。

荒唐的幻想啊！没有脊骨的植物。

杰出的天才投机者。

有朝一日，篱笆坍了，何处栖身？那里去投诉？

过于跋扈忘形的叶和藤，霸满屋瓦墙垣，生了莓苔，遮了阳光，主子厌恶之情稍萌就逃不了焦头烂额的命运。

即使托庇在钢铁镕铸的电杆上的，也别妄想永不毁吧？工人修路，清道夫芟除芜秽，鉴于有碍市容观瞻，轻轻一下锄头，或是连根拔起，不旋踵粉身碎骨，连藏身之地也费寻觅了。

八月的乡村

阳光透过云层照在亢燥的原野上。

田畦呈现了龟裂，河水减去了容量，野草露出了黄斑，绿叶也披上了薄尘。

流火的八月啊！

古灵精怪的风儿反复有意作弄那挂在街上“投我一票”的横帜。

呼——劈拍劈拍。

它从圆的洞口赞过，激得布条浑身发抖。

街头，巷尾，里弄，转弯抹角处都贴满了竞选者的标语。

帆船的。

红星的。

稻穗的。

牛头锄笔的。

蓝色的，红色的，黑色的……

候选人的玉照有的爬上树腰，有的误黏在废置工场的油桶上。

到处增加了不调和的五颜六色，寂寂的山城，就象朴素的乡下姑娘涂上过浓的胭脂水粉，穿上不相称的摩登衣裳。

装上扩音器的宣传车走过，空气中震荡着尖锐的呼喊；“今晚在公共草场开群众大会……”

孩子鼓掌欢呼。

又有免费电影好看了。

胶园

郊外，翻种过的胶园是壮阔，浩瀚而健美的。

砍光了陈年过时的古老橡树，烧净了残枝朽干，荒茅腐根，原野袒胸露臂，赤裸裸地显出起伏的冈陵；广大无垠的土地连接到遥远的天边，几乎和蔚蓝的天空下飘忽的白云接吻了。

“大地的海啊！”

在荒芜辽阔的旷场上，时时呼啸着无阻的、迅速而又浩荡的远道野风。

红彤彤的泥土，经过拖拉机一遍，两遍，三遍地翻松

犁散，曝晒在热烘烘的阳光下，蕴藏着活力，正等待下种。
郊外——

有的是刚移植的树苗，数片娇艳的嫩叶，欣欣向荣地在独自吟哦，在频频向轻佻的风儿送秋波。

有的是才接驳不久的幼枝，丈把来高，竿儿般粗，掩映着豆藤，生机盎然，树干横直成排，宛若无数挥戈卫社稷的勇士的整齐队伍，纵目远眺，青葱苍郁，无边无际。

站在翻种的胶园的边缘，望着无尽的宝藏，你会觉得春光无限，你会觉得希望无穷。

祖国的土地是富饶的。

然而，更深一层感动你的当是你突然体会到人力的伟大的一刹那。

人力征服了自然，改变了山川，将草莽垦为沃野，将沼泽辟为田园，挥动了锄，挥动了斧，劳动的汗滴滴洒在祖国的土地上，培育了南国的生命树。生命树长得碗口般粗大，流出乳白色的汁液，繁荣了年幼的国家，哺育了朴素的人民。

树胶是值得骄傲的。

然而，更值得骄傲的还是大地的儿子——劳动的人民。

光明

风雨的前夕，或是滂沱雨后清凉的晚上，窗前侧角的弧光街灯，常常围绕着成千成百的光明的追求者——那是一些水蚁、飞蛾，以及一些不知名的虫虻。

它们尽情的飞舞着、欢笑着。蜉蝣寄于天地，忘了性命的短促，可是却不会忘情光明的可贵。

有时，蜜蜂，蝴蝶一类的昆虫也会偶而驾临风雨楼。一匝两匝，无枝可栖，等到迫得要飞出去的时候，往往错将透明的玻璃窗误作光明的通衢大道，横撞直冲，不知受多少伤痕受多少冤枉的时光。

只看见蓝的天，白的云，可是摸不清对象，疏忽了有形无形的阻隔，一次两次，要习取多少次经验，才知道俯身向下，振翼飞去？

被系着的

被系着的牛羊只能啮食芳草于跬步。

被豢养在笼中的小鸟只能要求少许的清水和有限的米粮。

囚徒不许引吭高歌。

奴隶不配谈论人权。

然而，不自由的总比傀儡的演唱强。因为前者还有生气，还有灵魂，还存着本性。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麻昔路上

二月，是胶叶飘落的季节。

是旱魃当权，亢燥、暑热扬威的时候。

火伞似的酷阳，晒得野草遍身焦头烂额，炙得青葱的树木颓唐而颤颤。

二月，午间的麻，昔公路是冷静的。

跋扈的热风，不歇地扬灰起尘；袅袅的热烟，从草间，地上、柏油道上蒸腾升起。

坦荡的、漫长的公路上只有“牧哥”的车孤单地在奔驰。

车内也是闷热的。透过玻璃窗，公路两旁十页八片绯红的枯叶在半空随着风势的紧懈缓缓追逐飘下。

远方，蔚蓝的苍穹，凝滞着棉絮似的不动的白云。

短暂的距离，不需卅分钟的行程，就抵达了乡镇——

砂益。

紧急法令实施以前，这里不过是穷乡僻壤间的一个蕞尔小村，可是叨了移民的福，把附近的胶工，农户都集中在指定的范围内定居以后，于是整个街场起了激烈的变化，方格式的排列成行的新村代替了湫隘旧陋的市墟，九十巴仙以上的华裔一本筭路褴褛不屈不挠的传统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今天，她容光焕发绰约多姿，几乎可以称得上麻，甲一带最富朝气的新村了。

她有崭新的会堂，规模不算小的学校，有将近三千的人口，一百户的家屋。

沿公路建筑的是商店。

右边是广袤万格绿波起浪的辽阔的南洛园丘。

奥菲尔山近在咫尺。起伏的岗陵，苍翠的树木，历历如绘；缭绕的白云不但增加了青山的妩媚，并且更加衬托出她庄娴，宁静的气氛。筑在山腰的，著名的金山水塘，红楼绿瓦，依稀能辨，峰峦间的光滑巉岩，也隐约可见。

在山陬边缘的新兴的村镇，路旁遍植了荷兰槐树，十年一瞬，枝繁叶茂已亭亭如盖了。微风吹过，硕长的枝叶随着翩跹起舞。她，荫凉了地方，美化了市容，三、四月，当那细小的黄花如雨点般的纷纷而下铺满整个街道时，砂益，也许要披上新装，更加娇艳了！

沿着蜿蜒东去的山势左弯右回，不旋踵，巍峨的金山山峰已西峙左侧，过了麻昔县治分界的哥本峇鲁，探首车外，我们已越过山背驰驱于另一高原地带的山城——利民

达了。

这7字形的村镇，北距昔加末十八英里，南离麻坡三十三，道坦路阔，有新式的商店建筑，也有矮小寒伧的亚答茅屋，而且三五间一排，四五座一列，参差不齐，显得是数十年来次第间隔动工的。改装的旧戏院权充作巴刹，气象堂皇轩昂的层楼式的学校赫然就在路旁。洋货店咖啡室的陈设平平常常，粮食杂货的气派却够宏大，棋盘似的错落有致的新村住户附设在左右。

已是午后四时光景了，看看草场上跳跃飞奔嬉戏的学生，我顺路趑趄，走进学校找同道同学聊天去。

在食摊上工作的K太太，以笑靥代替惊讶来迎接这不速之客。

谈起家庭和孩子的学业状况，K来了。

我陡的记起一个问题。

“这里的水井为什么都掘得二三丈深？”

一想起刚才俯视的情形，心里还不免忐忑怔忡。

“因为没有水源。”

“这地方不是在山边么？”

照理山地的泉水更多更涌啊！

“也许表层是砂土。”

K的答语近乎含糊，打不上满分。

一个女孩子刚好载来两桶水，他的太太勉强沾湿了污旧衣服就着手擦上肥皂，好像是半干洗啦！记得廿年前看过一本史诺的游记，说在中国西北黄泥土岗一带，因为缺水，所以一些居民一生只洗过三次澡。物以稀为贵，一饭

之恩，千古传为美谈，勺水如琼浆，怪不得制水期间大可洞鉴人情厚薄。听说，此地的自来水管已敷接，希望不久的将来有缘再度来此访新问旧一叙契阔时，能听到金山水塘水清味芬的赞美，能看到因贮水池水量的升降而忧喜的亲切表情：我们，在同一个国度，饮用着同一的水源，按照习俗相传，应该会有日趋密切的同一的和睦感觉啊！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掠影看巴登

我又回到了巴登。

这沉寂的、冷静的、小小的市镇。

从士兰道 (Selandar) 一上，就是冈回路转的山陵，车走过了一冈一冈又一冈，道旁尽是阴翳蔽日的丛林，热带的参天树木，噪着长鸣的蝉声，等到看清楚深蓝色的峰峦时，你已走到岗坡上的市区了。

一条长长的路，两旁衔接起来的三号瓦屋，顺着地势一直建到路的顶端——那已是森美兰地区，俗称九州府的范围了。

地近山麓，该是盛产木材吧，不然为什么取名巴登 (Batang)？巴登巫语是计算棵棵的树啊！

看看她的市容，走过每一间店铺，你的心境照样会有“秋天般萧条”的感觉的。

寥寥可数的行人，零零落落的车辆，除了五七间稍具

规模的洋货布匹杂货店外，其他七八十间都是寒伧得可以的半日营业，多数的饮食店以麻将的劈拍声代替了顾客的喧哗。

十年前，日伪治下的时候，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一个月，连绵的淫雨淅沥地落了整整半个月，屋檐和墙角潮溼得几乎发霉了。

光复后，胜利给它暂时的欢颜，但是它并不像别的市镇一样增筑了店铺，艳扮的浓妆，动乱一起，它却罩上了悲哀的外衣。

有的住户搬迁了，附近的农家被集中于一处另建新村了，生产量的减少严重地影响了购买力，市场的繁荣也跟着逐渐衰退了。被划定的市区，人口不过八百，狭小的巴刹，一间以伍长为首的警察室，一间百余学子的华校，就这么点缀着野申县治最热闹的小镇。

境外散居着马来人，向西有移殖的安乐新村，往东直到金马士路有义乐新村和余文井。此外就是连绵千格的巴登胶园，同发山胶园和广约五六千格的南洛胶园（Dunlop Regent Estate）了。

Regent Estate，这资力雄厚的西商胶园，雇出了近千的中、巫、印籍工人，离市只三哩遥，堂皇富丽费资近乎十万的冷气设备的研究室（Research Centre），著名的游泳池，一幢一幢的洋房，红墙绿瓦，在山冈，在平原，傲然俯视着青葱的一片胶林，连劳力工人也沾惠地住着新式的宿舍了。有小型医院、椰花酒场，有华、

印学校，有供给全国丘人员的粮食店铺，水和电火……以及其他现代的设备。

他们——一位地质学家、一位化学博士、经理、助手、工人，……

劳动、工作、研究、实验、生产、消费，他们自成了一个天地。

立在咫尺旁的巴登市场，也靠着这主要的供应站。

同样是树胶落叶的季节，一到三四月，路旁一排的荷兰树开满了黄花，地上铺满了“金子”，是绿色嫩叶搔首弄姿地在迎着微风，这时，也许是巴登最美丽的时候了。

站在最高地带的邮政局门前，面对夕阳残照的峰峦，俯瞰蜿蜒东来的铁轨和红色的车站，望着辽阔的天，山川地势，来龙去脉，了然在目；再低首探视铁轨冈下的屋瓦和街道，你也许已忘了最低层的市镇的人——他们的抑郁了。

日里，南下北上的火车在此停歇了五分钟，带来了旅客和货物，然后拉长喉咙，叹着气走了。

午夜，走着快速度的邮车，远远而来，一阵阵越迫越紧呜呜的汽笛声，喊喊喳喳快慢有节的轮轨声，山鸣谷应，仿佛排山倒海似的海潮，轰然划破了岑寂的长空。

车行远了，声也微了。在金马士和淡边的中途，在马六甲和森美兰交界的小镇，又恢复到它平静安谧的气氛了。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刊于南洋商报《商余》版

注—BATANG MELAKA 是甲森交界处一小镇

圣模那鸿爪

渡过麻河，刚一踏上岸，横在路旁开了引擎的小型巴士的司机兼售票员在高声招徕：

“峇株！峇株！”

我难得无事出门，也难得有今天这么心情宁静一念俱无，看看腕表正是十二时十分，距宴会还有一段时间，心想就搭上这不疾驰急行停停又歇歇的公用巴士，优哉悠哉地仔细端详一下麻峇公路沿途的景物也好。

于是，我这不速之客临窗拣了一个车前座位。

车子绕过火城路，左回右旋转弯抹角地不一瞬功夫已驰出郊外，红檐碧瓦的西式洋楼远了，错落巧致的浮脚茅舍隐没了，连星罗棋布井然有序的所谓廉价新起平屋也一闪而过了。在沿海的大道上奔跑，不翻山越岭，也没有左敲右侧的颠簸，平坦的、笔直的柏油路在酷热的阳光下闪

闪发光，断断续续的微风阵阵掠身而逝；连接不断的居户人家，或者正在曝晒椰干，或者张网缀补线索，二三哩遥的市集墟场一再呈现，足够说明这一带地方人烟稠密物阜民丰。麻坡的渔场和享有盛名的榴梿鲁古产区就在毗邻附近，也许是濒海地势低湿而易招风吧，连绵千里的苍翠胶林倒是少见的。

巴冬南下，沟渠纵横，名目繁多，由沟出路，舟揖来往轻便；由沟进入内陆，运输产物人力工资两都上算，地方交通，往往与民生经济息息相关，麻河一隔，近海地带和内陆山区情形就截然不同了。车行渐远，景物渐殊，路边竖牌也由沟（Parit）易为河（Sungai）同是加上人工的小小溪流，何以取名迥异，就远非国语浅学者的外行人所能了解了。

过了红桥，有些地方已是海天在望，碧波一片；灌木丛林，野店疏落，再行数里，远处店屋隐现，圣模那已近在咫尺了。

巴士在市区戛然掣止，举首一望，一家店铺门楣挂上红绸一幅，两旁附以对联：

于归不过完子婿

淡席何敢宴嘉宾

我甫离座位，那头发已斑白的侄台已迎迓上前，香烟浓茶，他是主人今日服饰端庄华丽，喜事在身，精神焕发，眉宇间自然轩昂开朗，望去似乎年轻些了。

门前临时扩搭的棚布下，麻坡茶阳儒乐部已围坐在长

方形的摆设下演奏，丝竹管弦笙铎锣鼓一应俱全，我正在凝神欣赏旧同事T的一幅字画均佳的贺词，健生兄一把上前拉住了手。

“X X，你不来鉴赏我们的国乐么？”

我茫然望着这脸色苍白，然而坦白热情的朋友。

“我们的八音唱作俱佳，新加坡客属总会每逢佳节演奏汉剧至少要挑选上三五位，M地的唱工是初学，I埠的脚色不齐，连首都的还是瞠乎其後，我们的唱工演员，少说也有卅年的历史了”。

我在隔邻的对座坐下，手执檀板的I正以老生的腔调引吭高歌。

他咬字准确，节奏合拍，和着悠扬的乐声，他唱得似乎更圆熟了。想不到卅年前几何代数的能手竟是艺苑的奇葩。

贺客盈门，嘉宾越来越多了，峇株来的，马六甲来的，星洲远道赶来的，好些睽违已久的亲友都欣幸在此重逢，我立起身来想到市上溜跶去，不是顾曲周郎，犯不着冒充内行啊！

圣模那只有两排七八十间左右的锌顶板屋。年久失修，处处显得苍老颓圯，这弹丸小镇，日治末期有过惊心动魄的悲惨事件，闹得方圆百里风声鹤唳，一二十载后父老引述还是令人心有余悸。看看洋杂店铺，规模摆设就远逊于邻近的巴冬，咖啡茶室也古板简陋，街头市尾，有沟通海，正值退潮，浅水泥浆里停搁着两艘舢舨小船。学校倒是

缥缈的，翼然作曲尺形，看来市上只有这么一座新建筑了。

我折入一间茶室，要了一瓶冷饮，环顾座上，顾客寥寥，偶尔步入屋后，漏光的板壁，积污的沟水，可是缸瓮杂陈贮满清水，我恍然一悟。

“这里也制水？”

“是！”

一位正在念着英文书本的年轻女孩子含笑地回答我这陌生者。

“隔天制水。”

我立刻明白了。

“这里的水是东甲供给的？”

她微颌点头。

想不到金山山麓，面积不过数百方丈的蓄水池竟是麻峇两属数以十万计的人民的甘霖。三月不雨，地裂草黄，累及食水；天若有情，也应俯顺哀哀民间疾苦；而饮水思源，圣模那居民想也日夕为金山水池求雨而祈祷吧？

宴会设在学校，活动的课室拆开成了礼堂，配上扩音器播出流行歌曲，钗光鬓影，济济多士，六十宴席的嘉宾，欢喧笑语，为新婚燕尔的夫妇祝福，为热诚服务社会的主人开怀。

歌曲是轻松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主人是盛情的，饮胜的呼声此起彼落。

左传上有过这么一句：“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若让有贤材美德的人长久湮没无闻，那不但是个人的悲哀同时也

是国家的羞耻，能人尽其材，物尽其用，那家国才是光明的。”

却不过主持人一再催请，以此为题贸然上台胡诌几句。我回到座位，劝酒的女郎斟满一杯。

“先生，你很会说话。”

我一饮而尽。

三杯落肚，余兴犹浓，意态微醺，醉眼朦胧地看看踉踉跄跄的贺客，壁上的天炳的苍劲的字和画，学校周围的新型建筑，花草树木以及不远的圣城的粗线轮廓，这历经沧桑的小镇，我一时思潮起伏。

“我，我不会醉吧？”

乐声复起，是有节奏的抑扬舞曲，然而，席终人散了，我随众步出礼堂，低声吟起黄仲则的一首五绝：

曳杖入松林，
不认前溪路；
白云深更深，
樵歌在何处？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二、十四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

泰南行脚

海行

旅游者陆续上了船，安排好舱房和行李，时间已是午后一时。邮船东方公主号准时启锚，徐徐移动。岸上的码头，平排的仓库，矮青丛林，沼泽港汊，渐渐模糊，渐渐隐没。转瞬已是海峡水域。茫茫的大海，潋滟的水波，晴空万里，海天一色。三五游客早已倚舷远眺，携眷带儿的也趁着假期抛开俗务，一过船上闲适生活，藉此排遣胸怀调剂身心。

船行时速19海哩、量重(Tonnage)11000吨，493呎(150.28M)长。破浪疾进，两水中分，动荡荡漾、细沫纷溅。三时半许遥知与“安顺”界域平行，人夜十一时就可逾越槟城北上了。

在驾驶台上，订时允许游客参观，多少明白船上的设备。“雷达”控制着船行方向，速度的快慢，百哩之内，

情况了然。服务生，技术人员有问必答，态度的诚恳，语气的平和，给人十分良好的印象。他们多数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北方泱泱大国人士。来自闽、桂、粤者有之；沪、京、蜀的也有，年轻干练，识见丰富。船上用语，华语最普遍，英语次之，粤语也流行。

船上设有酒吧、餐厅、游泳池、图书馆，录像机，电子游戏机等。午后三时举行救生演习，晚上九时半船长以鸡尾酒会欢迎全体嘉宾。一杯在手，倾听歌星数曲，新娘熟谙多国名歌，乐声悦耳柔和，歌声悠扬动人。最妙的还是邀客上台，同歌共舞。主唱者妙语如珠，听众击节赞和。一片欢乐气氛充满整个厅室。只是午夜过后，风紧而迫，船身微摇，海水扑击冲激甲板尽湿。幸好浪涌不大，可是游客不惯海行有的已喊晕船。天将明，风已静船已定，号称美丽的普及岛（Phuket）已遥遥在望了。

愉快的、欢乐的海上之夜。

简陋的渡桥

在印度洋东南边缘紧靠泰南的普及岛风光是旖旎迷人的。

然而这新被发现的旅游胜地的渡桥却令人不敢恭维的。它仍是用古老的引渡方式。用木桩竖架，一级一级的叠板成阶，两旁再钉扎杆栏、平斜而长远的到达彼岸。搭客从转换的摩多船艇、跨过船栏踏上踏板，海水微微簸动着船身，虽然两旁有工人在牵引扶持，可是也使妇孺兢兢

提心的。

沿途到车站是荒凉的转弯抹角的斜径。不过四呎阔的小道也是拾级铺石分阶、上低冈走平坡、两旁树木扶疏虽然凉快，但到车站最少也得徒步一哩有余。在积极地号召发展旅游业的当局，是不应忽视这亟需改善的措施的。

快乐的旅游，同时也要有舒适的身心感怀。

宁谧的镇

普及岛五十英里长，十五英里阔。

市在东部、离渡头车行约三十分。

山明水秀的岛的中心市是宁谧的。

白天，市镇似乎沐浴在清静和穆的环境里，在高达十二层的新建成的旅店，凭窗四望，对面是不高的峰峦、纵横交错的街道、显著可辨的新旧屋宇、断断续续的车辆、二十年前在马来亚盛行的放映电影的广告车施施而过。

然而，华灯初上，这里的气象就迥然不同了。霓虹灯绿、行人如鲫。夜总会、歌厅、酒廊、莺声燕语、蹁跹踮踮。咿啾的泰曲，声柔调美。原来旅游胜地近有机场，外有洁白的可爱的海浴沙滩。好些来自各地的外籍游客，喜爱泰国山水，陶醉于别具风味的建筑旅舍，来此度假，消磨蹉跎岁月，忘怀客地异乡。

耳目所触，都是泰语、泰文。商店作坊，街边贩卖，华语行不通，英语也无用武之地，巫语更难听到。明眸鉴发，察肤观肌，几度寻觅要找同我渊源的一通款曲，问问

感受试试观点，无奈茫茫人海都不解语言音符。一日，在——珍珠贝壳雕刻的手工业制作坊，响导引来一少女少年，都是大学生。少女能操粗浅的潮州方言，刘姓，双亲北国原乡来；少男则为Manager Director 的公子。闻君同族，坦诚前来相见；递过名片，笑容可掬，只是片刻交谈，词汇所限，仅话及家庭环境而已。泰律，凡在泰境诞生即为国民，义务权利概同，已无华校，不必万里寻“根”，早已不知不觉默默认同了。

这里盛产贝壳珍珠，质地雅丽。染色制成各种图案的装饰品，动物蝴蝶栩栩如生、花卉草木的几可夺真。

据云普吉岛居民廿万，市居的约占三分之一。海产甚丰、名闻遐迩。

彭牙湾—小桂林

游览澎牙湾 (Ao-Phang-Nga National Park) 是此行目的之一。

湾在岛的东南、从市区搭车八十分钟即可抵达。所以另称“小桂林”的原因是在三四百平方海里内共有39座峰屿。峰山系钟乳石形成，屹立于汪洋碧波间，高度多在千呎以下，七八百呎不等。峰屿大小不一，长的约一二英里，形象远望有的酷似各种动物，所以有大象山、老鼠山、靠左山、小狗山、骆驼山、鸟洞山（燕窝山）的名称。这类峰屿、崖壁陡直的，寸草不生；峦顶坡平谿谷斜凹突出、石洞裂缝壁隙向阳的则灌木野藤丛簇，摇曳生姿。天

藍水綠，白云繚繞；海風陣陣，蔚為奇觀。船艇漫遊其間，繞过神秘的紅樹叢林，出入于寧寂的山洞，來迴石灰岩形成的犬牙交錯、嶙峋的嶼岩，觀山看海，真是心曠神怡忘形物外、優哉悠哉啊！

外國一家電影公司在 National Park 拍攝外景，片名《金槍手》，一片名噪，海灣亦聲譽鵲起，現在已是旅遊局宣傳中的名山勝水遊覽勝地了。

我祖東濱

留宿二晝夜，第三日清晨八時搭巴士專車動身到“合艾”去。兩地距離六百公里，車行需七小時半。過了橋，已是攀牙，甲咪府（縣）治，沿途還可見到錯落的鐘乳石峰。但是人煙寥落，車輛稀少，兩旁地多荒蕪，間或有一二面積狹小的膠園，可是干小叶黃、草生滿地，似乏人管理。車行三小時，景象逐漸改換，小型的貨車、旧款的汽車疾駛而過，火車軌道西去，新式的建築物漸入眼簾。蒼翠的膠園、茂盛的油棕廣袤數里，稻苗青青，顯然是地沃民豐，有別于西叻了。

十二時半在干冬（Kantang）歇腳，此鎮遠較麻坡峇株繁榮。十層八層的，巍峨的建築，時有所見，華文招示與泰文并用的也有，行人車輛，繁密頻頻，已是絡繹的現象了。

宋卡海濱在東南邊陲，距鎮大道還有數十里，同行有興趣者另租車前往。海濱了無殘迹，惟有美人魚銅象矗立

，如此而已。浩瀚的中国海，烟波渺渺，四十六年日寇在此登陆直驱南下，跋扈专横残暴的公敌，转瞬樯櫓灰飞烟灭（波罗门海战）“共荣”难存，帝梦幻灭。将近半世纪了，年轻的一代已浑然不解史迹。北大年更远，古印度商旅，交通驿站多在泰南一带，衰草斜阳，残垒古道，不胜今昔啊！

合艾

微风细雨，车抵合艾。

残年，西部晨夕风紧，而东边却是霪雨绵延。

“合艾”是泰南的重镇。

交通的枢纽，商业辐辏，人烟稠密。

到泰界，时间比马来西亚拔慢一小时了。

看到的佛庙，金碧辉煌，模型款式与大马的多少不同。寺内金身佛象，供人膜拜；铜塑坐佛、卧佛，亦让虔诚者顶礼；披黄色袈裟的僧侣默然打坐，旅游外客也不禁肃然起敬。

都都车满街，不问路途远近，一律收费四十铢。“铢”与“零吉”的汇率是10.05对1。折算极易。工资相当低廉，来自清迈的泰女服务范围因此也很广泛。华裔的商店多的是，因为是商业地区，邻近国家的语言已普遍使用。超级市场百货杂陈，楼高五层；巴刹墟市，范围广阔顾客拥挤，只是积水处处，虽说时在雨季，多少也令人产生疑问。规模稍小的商店大概辨知游客，漫天开价。譬如

一条皮带，索价一千三百钱，竟以六百成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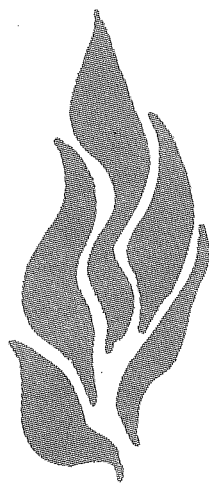
皮革之类的物品的确是价廉物美的，海参鱼翅活虾生鱼的海鲜足供饕餮者大快朵颐，也是寻芳探幽者津津乐道的伊甸乐园。

十二日，趁机南返。三时四十五分起飞，顷刻到槟城。检查护照行李后在候机室稍作逗留，续程南下。云海茫茫，稚女外望误作海洋，嗣见红墙绿瓦，才哑然失笑。降落梳邦，已是日落黄昏了。匆忙的、熙来攘往的人群，热情的亲友的笑脸，我又听到亲切的乡音了。

（刊于 22—2/23—2—1988《南洋商报·商余版》）



辑 3



读书琐谈

(一)

温读旧书，如品佳茗，如饮醇醪，也如欣晤故人。

我是常常喜欢检出看过的旧籍名篇，趁机再读，细细咀嚼，慢慢体会其中奥妙的。

有时雨夜凄清，一卷在握，怵然忘寝：有时百无聊赖，偶然翻阅，心至灵感，突然发现过去忽略的“新意”，精神时为之振奋。

这“新意”有的是因为当初阅读时粗粗浏览以致未能心领神会，有的却是因为学识，经验都未能达到理解著者创作原意时的境地，岁月多了，靠着逐渐累积起来的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也有时参阅了第三者高明的批判，于是在各种因素下重温旧籍时有了新的收获和深一层阔一点的欣赏。类似这般憬然的触悟和心得，该是“温故而知新”的珍贵的代价吧？

这代价就是所谓学问上的进步，也就是“学而时习之

不亦悦乎”的喜悦情。

喜悦情的催促上进原动力是巨大的。它直接培养了我读书的兴趣；久了，摸得门径，养成正确的人生观，社会观，知道读书的目的和融化的条件以及能发挥的力量了。

(二)

我颇喜爱一副已被认为“俗套”的对联，那联语是：
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

“学问”“文章”都是读书人“傲王侯”“笑公卿”的了不起的“上品”，可是不通世故的纸上学问，违情悖理的空洞文章，在脱离现实生活的教育制度下薰陶出来的读书人倒不是罕见的。

一些以社会为大学的人物，何尝深通诗书，然而对事物的理解、分析、判断和处理以及待人接物中所包涵的哲理，简直不是纯粹的读书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至于“文章”的性意，若不与反映现实批判社会有关，徒拥有美丽的外表，即使不被奚为“雕虫小技”，也还有什么“意”可言？

人情已练达，世事准已洞澈，社会固然复杂，人心固然险诈，但深入生活，广事观察、体验、研摩、归纳、比较，熟练了、神会了，事态的演变，来龙去脉看得清；千变万化的错综人事根源也看得准，到处是可发掘的题材，到处是可供塑造的人物，左右逢源都得其乐，写作材料还愁贫乏么？

认真工作，深入生活，想不会比蠹蚀书本为次要吧！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三)

底层的经济基础反映了政治的动态，也左右了政治的力量；一切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的形成都脱不了经济的影响，哲学也好，艺术也好，哪一项学识和观念可以和当时的经济范畴了无关联？所以在封建时代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教条，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未必视作圭臬；同样，在目前被认为正确的道理，将来跟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也许根本已不适用了。

姑举一例为证：

千百年来一致承认是“勤有功，嬉无益”的古训，在最新的教育原理探讨下，不但否决了它的立论，而且还断定儿童在各种游戏中不仅有益身心，并且还因为活动的方式不同，对众各别，天性好动的孩子能在有趣的嬉戏中自动利用手脑去学习，去深思，去创造，其启发教育的机能较诸侷束室内受课，功效不见得会少减的。

再举一例吧：

封建时代一向被认为“有钱难买子孙贤”的观念，在金钱万能的商业社会看来简直是愚蠢，落伍的想法。

许许多多的谚言成语适应于某种政治环境，在某种制度下生根，可是跟着生活环境的不同，社会制度的改变，也失去价值跟着死亡。

然而，奇怪的是一些早已陈腐的旧制度留下的不合理

的法则，直到今天还被一些人目为准绳，并且乐于套用。例如一夫多妻，例如女教师一结婚就成为临时雇员等，不都是亟待改革的吗？

聪明的人为什么对一些毒瘤却投鼠忌器，不敢大刀阔斧去清除，甚至有些保守者还不惜多方替它辩护呢？说穿了，也不外是少数的特权阶级有意保障特殊的人的权益，企图阻碍历史的进步而已。

(四)

门下有“食客三千”的孟尝君，数千年来盗了贤名，享尽盛誉。悠悠千载，其间除王安石不齿其行为，讥为“鸡鸣狗盗之雄”外，能对他这种假慷慨的君子风度提出疑问的，要算是司马光了。

在通鉴里，司马光对他挥霍的钱财的来源，表示很值得研究。区区一个齐国公子即使有连阡陌亩的田地，也要多少劳动力？举世所知的放债于“薛”么，人民对债务利息的超负荷，对“公子”的慈善仁义的廉洁是否有伤？

这些想法和观点，现在讲来已很平凡，因为时代的感染无形中已教育了群众有这项起码的普通知识；但是在一千年前的君国时代，能有这种看法，就很具“史眼”了。

修史并不易的。“史学”“史才”之外，挺重要的还是“史眼”，眼光独到，议论透彻；材料存精去芜，事事寓贬春秋，人物也写得活了，不然，泛泛之作，安足不朽？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五)

欧阳修的“泂岗阡表”虽然在讲章法讲义理的桐城派评来只值得一个圈点，但在一般的文选范本里几乎已是公认的标准好文章。最近，因为翻阅《古今文选》。看过注释和对译，再比较附录的《先君墓表》，详细体味作者对文句的推敲和辞藻的修饰，深觉一字之微，都见苦心。按照题解的考核，前后文增删改写的时间距离竟达十七年，古人对写作态度的认真，在此又一明证。

贾岛的“僧敲月下门”的传说和郑谷的“昨夜一枝开”的轶闻，从另一角度看来，就是写作者创作时不可缺少的“虚心”和“痴心”的供证。

王安石一再被人传诵的雕琢“春风又绿江南岸”事也说明了作者的“至诚”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记得鲁迅教青年写作也勉人完稿后多读数遍多多修改，尽可能删去不必要的芜词赘句，尽可能将小说缩成SKETCH，古往今来多少成名的作家，即使富有天才也不是可靠的成功要素，固此我们宁可师事杜甫白居易的苦吟和传阅，万不能羡慕王勃和李白的敏捷和有神，那种不假思索而下笔千言的过份渲染，多少是带有点浪漫蒂克风味的旧式文人的夸张炫耀。

文章能传世，毋待赘言，是在于质的精而不在乎量的多。能经得起时间考验保存下来传诸其人的，虽一篇也不凡。有的名著供人击节赞赏的不过一二千锤百炼的警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花来月弄影”，只一字传神而境界全出，仅此足垂范万年了。

(六)

能参阅名著的初稿和定本，在写作的观摩上准有心得；有机会细校修改过的篇章，也颇足供有志于文学的研讨。

最近一位文友的佳作被选入中学读本了，私谊上真是应该为他庆贺。但是对看原文，细衡编选者的润色，虽一增，一节，一改，一易都恰如其份，私衷不禁暗佩编者学方之丰，识力之利。

“文章得失寸心知”，自改只要心专和有恒，不怕日久，自然有所获益。修改他人习作，真是谈何容易，至少要与原作者同一感应，稍一疏忽，极易犯上意乖词离失贴的弊病。曹植与杨德祖书载了虞谓子建曰：“……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却也希望有友多闻者能联席共榷，抵掌论文。假使编辑先生有时间能细心对投稿者的习作遵循原意斟酌给予润色（非斧削），我想，对习作者的得益当不是领得区区酬劳的稿费所可比拟的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九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引古喻今

“三顾草庐”史上传为美谈，也是二千年来家喻户晓的成语故事，按照传统上的述说刘玄德确是求贤若渴，耿耿此心亟欲光复汉家基业的“英雄”；可是另一方面细读志书及演义，多少也可反映乱世时际士大夫阶级企求出身的困难；从整个事情发展经过及从另一角度来看，“三顾”又安知不是“卧龙”先生事先一番详思熟虑，审慎周密的“出师”前的布局。

诸葛亮也有他的小集团的。

首先，水镜——司马徽就以“伏龙、凤雏”之比来渲染孔明安邦定国的经纶济世隼才，然后徐庶走马引荐再坚定“使君”信心。

这些智囊人物的推崇吹嘘，技巧都是十分上乘的。他们不采取主观的正面请求，往往在成熟的优良环境下“烘云托月”主题副用旁敲侧击地赞称“诸葛”的能为“云从

龙”，“风从虎”，刘备经过心目中钦敬的辅弼一再推崇引进，礼贤下士的潜意识自然加深印象有了不可屈致的观念，事态于是进入第二回合走上“二顾”的路途。

“三顾”极可能也是诸葛有意暂避试观“皇叔”是否情挚意诚，几度往返，又多么巧妙地遇上博陵崔州平颖传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他们或明或暗各以不同的场合尽量发挥赞美诸葛的良材智慧，上比吕望张良、下喻管仲乐毅，使半生颠沛尚且惶惶未能获得一衽席地的刘备为之折节崇拜；及至最后接见还要故意昼寝延宕试其忍毅，才以隆中决策三分天下的精辟理论使蜀汉先主为之五体投地。“慧眼识英雄”、“如鱼得水”使两人日后创下光辉的帝业。

在农业阶段的封建社会，“士”的出身“辅主”，实在是艰苦而酸辛的，苏秦的波折，韩非的悲遇，孙臆的刖足，范叔的凄凉，坎坷道上几乎处处是荆棘。经济、政治的发展到了汉代地主阶级外又加上商业资本的参与，“士子”想出人头地挺身想择木而栖往见理想的主子时更需摹拟（主子心理）更费周章了，作自我介绍么，就以“凤雏”之才，持有“诸葛”荐书也只换得小小县令坐上冷板凳过日，难怪工业竞争的商业化社会，朋党兴盛。兰生幽谷，限于孤芳自赏耳，真正要想骄妻炫妾，光祖荣宗，必得结党营社，集群组众，吹拍拉捧，星月互辉，一面攀远亲，叙家世；一面走权门，谄新贵，只要有“耐”心，不怕“侯”门深似海，一朝时来准备鸿运当头名利双收，而又封爵挂勋。

诸葛时代远了，手法自然也陈旧落后了，青出于蓝，标榜弹庆，精彩当然亦数今朝。只可惜被推出来的往往不是“龙凤”而是泥鳅土鳅！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廿二（冬至日）稿。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廿九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书感

日前，得H君自星来信说已于月杪告老退休。半生作育英莪，一旦告别杏坛，当不胜依依；而老友念旧，十载睽违，闻之也未尝不惘然。

退休，是极平常，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长江后浪推前浪，陈朽的不去，新嫩的如何茁壮？我之所以泛触起微微的惆怅的情绪，与其说是为一辛勤的富有经验的老教育工作者的引退而惋惜，毋宁是抚今思昔，慨于韶光易逝，宝贵的年华真如电光火石一闪，一转瞬就是卅年了。

卅年前，H君南来，初往古晋，旋即转道来此和我共事，虽然年龄颇有小小距离，可是那正是神圣的战争烽火照耀了整个东南半壁的时候，时代的呼声感召了多少青年，鼓舞了多少后生，在同一的目标下，都无分你我积极地贡献出他微薄的力量，热情很快地融化了陌生、坦白，率

直粉碎了无谓的隔阂。大家因疯狂的法西斯暴行而愤怒，
为进步的正义力量而歌颂，在这些日子里！

我们欢呼，

我们扼腕，

我们叹息……

在叹息中我们又度过了漫长的黑暗岁月。

一直到今天，我仿佛还看见王君荷锄归来在黯淡的灯光下吟哦放翁弃疾的诗篇，几个染上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气习的智识份子在溪边、树下高谈阔论的情景，恍然就在昨日。

然而——

前年，他的太太偕其千金重访故居，再莅本坡时，看那年轻的一代矫健的步伐晓得她也参加了培植桃李的行列时，才陡然忆起两鬓已斑，三、四十年代的青年不可能再有绮丽的梦，残余的梦，早该醒了。

几年来，不时在报上看到欢宴老师退休的新闻。

有荣誉的褒词，纪念性的有价值的赠与，还有令人留恋回味的照片，我们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应该是老怀足慰，可以退隐市尘，小憩林下，悠游岁月了。

然而，这些荣休者果真一如盛情的欢送同道所祝福的一样欢度余年么？

仅就相识的而论，一般上说，即使平日勤勤俭俭营得片瓦之覆托庇幸得一枝之栖，真正不愁衣食的毕竟是少数

的少数。他们，不像另一类属于公务员的教师，领得可观的花红外，按月还有照服务年资计算的养老俸金，四十年的时光，三分之二是在殖民地时代在半饥饿的状态下为传播优秀的文化而工作，虽说后一段的日子待遇有了改善，可是“近黄昏”的“夕阳”，在有数的日子，就是节衣缩食不必赡养儿女，连同存得的公积金也为数不惊人，持此可怜区区，能在年届“耳顺”退休时而“不惑”，而“知天命”，我看，屈指可算啊！

人，活着，自然得工作，但半生颠沛，已届暮年时，还得为衣食愁，真正壮士恐怕也要失色，这些“半途入赘”的老师，托福“受宠”数年，历尽沧桑，精神上的安慰和祝福，当然了然于胸。

记得一位作者说过：生长在三、四十年代的知识份子，是痛苦的，他们生活在激烈动荡的时代，处身于方生未死之间；遭受到战火兵燹，尝尽流离悲遇，遭受了多少人间白眼，幸运的或者靠其他生财有道的侥幸能跻身上流社会荣宗耀祖，荫妻庇子；不然，只好终身俯仰粉笔墨水过活，更不幸的，时代变动得太迅速，客观的环境日新月异，过去的思想学识，生活方式，绝不适于今日。能有机缘造化，让你搭上列车吧，短暂的路途刹那就到了站，不由得你不下车。如果冀望附骥继续前行，那得脱胎换骨了。可是时乎时乎，一再蜕变的新天地，不合胃口的陈腔滥调，那里还容有他置喙的余地。

（一九七〇年九月廿三日刊于《南洋商报·新年代》第五期）

蔽说

……人才固难得，知人亦复不易，千里马与伯乐，两者不可缺一，求才有若干“蔽”，人情贵远忽近，也是“蔽”一种……

偶阅某画刊，读张彻：“我与姜大卫”有上述一段话，略有所感，因衍为作“蔽”说续貂。

蔽，掩饰也，障隔也，义与“蒙”或“隐”近，事丑当蒙，迹劣常蔽，隐恶藏羞，或云君子盛德；但浮云蔽日，已被喻为邪哲羸正；若蔽而至“熟视无睹”，“耳熟罔闻”；蔽塞重矣。

荀子“解蔽篇”云“凡人之患，蔽于一曲”，

故世态多蔽——

偶见美人于途或晤国色于室，频频回首几忘通衢达道虎口的危险；也不省己身工作所处的地位，眼听见天香丽质而已，耳所听莺声燕语而已，心所思如何一亲芳泽，博取青睐而已，该时所负任务，所司职责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甚至有的美人有求，赴汤蹈火不辞；美人有怨，友好反目不惜，人情好色则慕少艾，色蔽明也。

市廛熙攘，人潮汹涌，心神所注，黄金白银而已，有的想尽千万百计，务须诱获之；有的需诋辞诡辩，才能诓骗之；有的却装仁假义，巧言花语，假以时日希望鱼儿上钩；甚至光天化日，公然露出狰狞面目出手劫夺，虽然法网恢恢，但都视而不见，炯炯目光，徒知耀眼钞票，违情悖理在所不计，伤人残物，无动于衷，此“钱财”蔽聪也！

“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多少人“名”“利”所蔽可以挺而走险，可以六亲不认，可以卖友求荣；可以认贼作父，引狼入室，吹牛拍马，厚黑钻营，蔡中郎何尝真的糊涂，张宗邦并非颠预，隋炀、成祖那不知父子人伦，双照楼主辩才盖世无双，无奈“名欲”熏心，“利欲”障眼，是非黑白全看不见了。

人有六情七欲，情欲孳生，蔽障重重了。

于是——

蛾眉见妒，红粉叹获扞心知己，嫉蔽也，

犬子虽蠢，却好听人前竞说聪慧贤能，情蔽也。

有色人种技艺容有成就，但究不及白人优秀，肤色隔离，偏见作祟，种族蔽也。

至于——

月亮外国的圆，

文章自己的好，

黄祸汎滥，异端邪说必趋灭亡！

或忌蔽眼，或受障目，或恨横心，或主观成见，或奴性不泯……

纷纭人世，推而广之，

多少翻新的花样？

多少出陈的腐调？

登报求贤，广征鸿才，列资格，标经验，表面说得冕堂皇，词严义正，可是内定有人，非亲不用，非戚不录，一面浩叹才难，一面力排异己，“肥水不外流”，“宁缺毋与”，“本地姜不辣”，私蔽一也。

我系某邦某系，非我同志，其学必浅，其识必陋，其材必庸，主持或附属机关即有出缺，属下非我圈内人不考虑，如畏清议，容或有一二铮铮者，乃可先套上帽子一顶，乱人视听，一面目送飞鸿又叹才难，心胸狭隘，私蔽二也。

我引咎时会，侥幸爬上主管地位，尸位素餐不要紧，滥竽充数也无碍大局，只要外攀亲戚同乡，内挑银弹送礼；朋党呼喝，彼此吹嘘巩固千秋万世基业，非我心腹干部，必不忠诚，必须设法构陷打击之，等闲置散之，或者敬而远离之，才难才难，私蔽三也。

“蔽”欲横流，千年早开其端，伯乐难觅，“有识之士”，如果不早窥破“蔽”端所在，那有立锥咫尺？“白也诗无敌”，为进身阶，尚且宁不封侯，只需一识韩荆州；毛遂设不当机自荐，需等几时才能脱颖而出？

才难才难，需破“蔽端”，其声几时才渺才茫？

(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九日刊于《民报·新生代》版)



絮语

多逛一次书店，兴趣就会降低一分，数年来几乎都是一样；老板慨叹着书业日趋下坡，我则觉得华文出版事业日渐式微；虽然，积习难除，每隔相当时候总要到M和N或任何一陌生市镇的书店溜跚浏览。

然而，过去稍具规模的，早在机警的商人宏猷擘划下按步就班地瓜代了大批应时的英、巫文教科书和必需参考的辅助读物以及应用技术等工具：有的已转头换面经营洋杂文具兼销流行歌曲唱片，“爱你也深，恨你也深”，嘶嘶哑哑地整日都在“你把爱情还给我！”靡靡之音回旋荡漾，荡漾回旋；有的门可罗雀萧索一片，书橱瘫痪，摊架荒凉，永远尘封不动的几册“武侠”“偷情”和“男欢女爱”荒唐怪诞引人想入非非的期刊杂志，早已黄昏憔悴得发霉了……

要选择一些什么新出版的书刊？

要什么健康的读物？

触目的都是琼×、俊×、和良×等玻璃荡“金”字的醒目巨著，都是畸形的，变相的、廉价的公式化的偷情小说和五颜六色琳琅生姿的影星肖象画刊……偶尔也会发现崭新的“从文”、“老舍”、“矛盾”的新书，令你惊喜一阵，但是接着小心一看不是“偷龙转凤”就是东凑西拼的翻版杂碎……。

常常是满怀希望而来，索然兴尽而去，一无所获，一次又一次感到空虚，觉得怅惘。三五回“披沙练金”似地翻出考证的诠释的旧版古书，画页也黄痕斑驳，熟稔的老板报以会心的一笑，年轻的店员却怀着异样的眼光横扫了顾客一眼。

是迷茫？不解？

还是成份低微的轻视？

我们安全的花月地带——

我多少感到窒息了。

二

为着安家糊口，好些日子腆颜在一间中学兼任了数节华文。

格于规章，一班每周只有两小时的课。连写、读、做都包括在内，内行的自然知道是苦差，当局并不是真的看重华文，不过要配合客观环境，要迎合家长心意，不得无此点缀而已。可是选修者却有他的目的和奢望，为了冀求会考的巴仙达到理想的比率，负责者不得不勉力而为，在时间、空间种种限制下也只能选讲韩愈、柳宗元、欧阳修

；也只能着眼分析《登楼赋》、《典论论文》和发挥宋儒语录孟子的浩然正气以及乱弹庄周玄之又玄的哲学而已。

学生是勤劳而又敏悟的。

他们在欣赏《归去来辞》、《田园诗》后竟提出了这样隐逸的生活态度是不是正确的办法的疑问，明白了作者生活过程和意识转变后对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的精神仍然欠缺温情的谅解，要找出一些前期的作品作对证看。固然，《伐檀》可以告诉他们三千年前的社会制度的形成，“三别”也让他们了解到古典文学尽多哀怨幽愤作品但也不是全无血泪文章。

可是初生之犊决不止于“一瓢之饮”而满足的，他们要求的是更多与现实有关的读物。

他们不仅仅要美丽的外衣。

长久了，缺少时代性魂灵的躯壳便难满足求知欲旺盛、受过科学洗礼有分析力的现代青年的需求。

他们的口味是多方面的。

他们不止一次要求介绍健康的，新鲜的与现实生活有直接关系有着启示、批判性的文章。

虽然，过去，他们也许是“琼×”“×人”迷，但是走出了歧途，后一代的向阳性的吸收力是高度而炽烈的。

然而，在充满言情武侠读物的书店。

在连出版者都要列入名单的文化堡垒，

在灰色、黄色交织的气氛中，

在我们安全的花月地带——

茁壮的幼芽，怎样才能吸收他应得的阳光、雨露和营

养？

负着这沉重的闸——

在岖崎的道上要我走怎样的“道”？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三日刊于《南洋商报·新年代》版）



看“十诫”后

摩西的可贵可敬，是纯洁的、积极的向善的人性的
高度发扬，并不是神的使命的传达。

能弃王位如敝屣，视富贵若浮云，一旦发现自己是“
希伯莱”的儿子，是奴隶的后裔时，丝毫没有犹豫的难色
毅然走向被压迫的队伍，与卑贱的下民同甘共苦，共患难
同喜乐，这才是英雄的本色，才是领导群众的首领，才是
团结群众的真正力量！

出了埃及，渡过红海，走向广漠无垠的沙漠、没有水
、缺乏粮食，妇孺老弱，无知的叫嚣，伪装的理论，“摩
西”带领着众多的苦难同胞，负荷着如此沉重的担子，哪
里才有自由？哪里是牛乳和蜜汁之地？

在长期的跋涉和无数次的挫折中，积习准使他明白仅
靠抽象空洞的人格号召并不能永远巩固民族社会的团结的
。需要理想，需要信仰，起码还要给贱民安定下来有能解
决生活的家国蓝图，人民才有面对现实斗争的勇气。须发

皤白历尽风霜的摩西，不会不了然于此吧？

然而，“人性”的“摩西”最后却被“神化”了。

他的力量出自神？

他要群众寄希望于渺茫的天堂？要有新的无形的束缚，真的如圣书所载？他千辛万苦刚摔掉旧的桎梏又亲手套上新的铐练？

“十诫”的前半部所以较后半部精彩，主要的就是有残酷现实的刻划和血肉的斗争的控诉；有喜、怒、哀、乐崇高的人性的发扬，英雄有私情，蚩民有欲望，人为的向善的发展和激于义愤的暴力反抗是更容易引起同情心的共鸣的，那效果就远非教条的训诫和神化的故事的叙述所引起的力量所能相抵。

纯洁的至尊的人格地完成，果然非神化不可么？

历史上凡是开基创业的帝王也多有神化的传闻事迹垂诸史籍。不是钟灵毓秀生前父母稟异即是得诸冥冥上苍的护呵默佑，富贵祥瑞的王者气，非人力所能为，非人力所能御，被统治的蚩蚩之氓自愧形秽只好俯首帖耳的甘心称臣称属，任随所谓“命运”的摆布。

等而下之的，也多有所谓圣贤睿哲将军武士等肱股元勋替封建王朝树立的半功伟迹，一经神化渲染，已是百川归海直接间接无形中。成为护王驭民的律法圈套，早已成为入壳的御用工具。经过改装的金身，莫明其妙地流传一些不由己的荒诞的穿凿附会的神话故事，千百年来让愚民奉若经典莫知其所以然的顶礼膜拜。登上至尊宝座的统治

阶层，无分中外，不论古今，大都深谙御用人物神化妙用的无穷，懂得由此役民，和民可使由之之理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廿七日刊于《南洋商报·青年文艺》版）



狗

有人烟处就有狗。

人所以喜欢豢养狗，不只是因为狗有机智或勤勉勤劳；挺主要的还在它忠心耿耿——能竭尽愚诚为主人奴仆。

狗是十分忠于职守的。

它会看门守户，提防盗贼；它会追狐逐兔，有助猎狩；在冰天雪地里，它会拉撬运输；在枪林弹雨中，它会救护伤兵，传递音讯，守卫警戒……等许许多多熟练的工作。

它已成为人类唯一可靠的助手。

它也因为有此“多才多艺”而傲然自得。

狗的种类繁多。

狼狗、猎狗、看家狗、牧羊狗、玩赏狗、哈叭狗……

狗多了，狗的社会欠缺完善的组织，从此复杂，因而积久不能安宁。

于是赋性聪明的争向主子献媚，天生愚诚的竟向主子邀功纳宠……

于是经过磨练，有丰富阅历的老狗创造了揣摩主子心理的学问。

心理学是深邃而富于变化的。

和主子有交道的——跳跃欢迎。

和主子素无缘份的——睥睨狂吠。

和主子一样衣冠楚楚发光鉴人的——它摇头，再摆尾，继而匍伏低鸣，尽可装出乞怜样相，会使主客同样疼惜。

万一是衣衫褴褛，帽履不整，与主子不同类型的呢，那就得见机立断，毫不犹豫地立刻上前狂吠、穷追，甚至狠狠咬“他”一口。

功劳簿上有了纪录，主子准可丢下一根骨头。

那是嘉奖了！

亚们！

那是为人类服务的光荣标帜啊！

然而，狗对自己的同类何尝就能相容？

相处咫尺的邀约结成狗党以示团结。

狗党照例有和衷共济的义务。

于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闻声益壮，其势汹涌，俨若临阵上将。

遇着过境的弱小者那就群起围攻，争相显勇，狂咬一阵，仗打赢了，舐舌露齿，自诩“英雄”，互相庆功。

万一对手是强大的劲敌，斗争正杀得难分难解，而不

幸又败势渐露时，助阵的伙伴往往会突然反戈相向，忘了本份站在敌人一边。至于一杓残羹，半撮冷肴，即使平素守望相助的“同志”也不惜翻脸扑杀。

这真是狗的悲哀。

所以尽管“汪汪”、“狺狺”，狗党从来不多，从来不盛，从来不久。

因为争肯骨头，辄起内鬭，不久散了。

因为强敌在前，敌友不分，集团于是分化了。

千百年了，狗受豢养，享惯“不劳而食”、贪功、恋名、自私、负义，忘了生存的道理，没有主子，几乎就没有办法生活。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刊于《南洋商报·南洋公园》

犀利的匕首

——读冰人先生的《黑夜无题草》

杂文，这形同匕首，用如投枪的新兴文体，虽然每篇字数不多，但分情析理，往往精关透彻；而讽时讥世，也经常入木三分；择机瞄准敌人一击，即能中敌要害予以死命。在这社鼠横行城狐跋扈黑白混淆的时代，杂文的应运而生而蓬勃发展，成为文阵里战斗性的尖兵，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时代性的缘由。因为今天，我们还是处在方生未死之间，还是生活在既露光明而尚黑暗的季节；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又是荒淫和无耻、造谣、欺骗、媚强、凌弱……

杂文也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明镜鉴照下，妖魔现形了，魑魅露相了。

基于上述原因，所以我爱杂文，我觉得杂文所赋的文艺使命远不输其他的创作体裁。

然而，要写出精悍泼辣脍炙人口的杂文却也不是一件

轻易的事。这除了作者需要丰富的学养，深邃的世故以及练达的文笔外，挺重要的还是应有正确的世界观，民胞物与的正义感。立场公允，观察精密，不怀私，不偏差，不畏权贵，不谀缙绅，才不致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蒙蔽读者；才能洞悉民 痛砭时弊扣人心扉！

二

读了《黑夜无题草》，喜不自禁，因为它几乎具备了上述条件。是今年度出版界可贵的收获。

这是马华文艺前辈冰人先生继“黄花集”后第二部杂文结集。内容计收杂文三十五篇，均系光复以后的作品，在六万余字间，作者毫不留情地勾出了昭南时代日寇狰狞的面目，帮凶的无耻，和烈士的忠贞以及人民的悲惨；同时也描绘了独裁者的脸谱，二丑的艺术和无聊文人的伎俩。

作者的视野是广阔深入而多样性的，笔底下所接触的人物所议论的事项也包括了各阶层。他满腔悲愤地诉说此书是“阴影的记录”，社会的控诉；一再申言对本书的偏爱，然而，经过细心的体味后，你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具有崇高的读书人风格的脉搏的跳动，一个历尽沧桑的文艺工作者的喜怒哀乐的表情。在他那锐利的目光下，见微知著的热情的评述。你看清了一切善、恶、邪、正的本象和根源。

三

首先，我应该提到作者篇篇精彩的沦陷期间的追述。从《黑夜无题草》开始，《恐怖的人物》，《过关与鬼关》，《酷刑种种》到《暴敛与横征》，《颇然与淡然》等

十篇，都是可连串也可独自成章，以各种不同的手法写出《昭和年间》的珍贵史实，通过作者沉痛的心情，在生花妙笔下，我们几乎看到一大群人民在铁蹄下备受蹂躏虐待的惨状，从而闻到一阵阵怵目惊心的血腥气味。虽然事过境迁了，可是作者对举世罕匹的敌伪暴行的控诉仍是那么辞严义正，对丑恶的伪善的人物仍是那么嫉恶如仇。这一脉的“鲁迅精神”几乎贯穿在全书里，一有机会立言，作者绝不会轻易放过揭起战争的法西斯魔手和一般跳梁小丑，予以痛砭，予以笔伐，予以无情的嘲笑。进一步更指示读者这些操钢刀的，操鞭刀的，满脸横肉的，或是美皙姣好的白脸书生型的，各色各样的刽子手中还有不怕死的好汉和贪生的懦夫的分别，还有真假疯子的不同，虽然，纳粹式的暴虐和“武士道的屠杀”根本无殊，“谄媚事人”与“模稜两可”同样卑鄙。

此外另一些篇章如《吻颊与虚荣》，《邪正好恶》，《杀人人杀》，《胜与败》，《谈谈蝙蝠》，《论死要脸面》等都是胜利后由于作者望治心切，热爱自由过于天真；目睹理想的不能实现，而丑恶的违情悖理的却层出不穷的环境下，继续拿起投枪的佳作。对阴阳怪物的出现，鬼狐僵尸的化身，尽管具有幻变的法术和蛊惑的功夫，可是在锋利的匕首批判下，一一予以剖解，一无所遁形。尤其是《略论死要脸面》一文，对虚伪的世道人心给以赤裸裸的暴露；《谈谈蝙蝠》里对五脏六腑皆已黑透的士大夫的刻薄讽刺，更为痛快淋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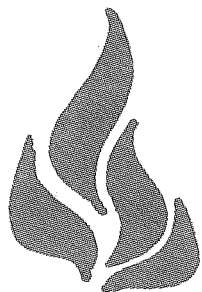
四

写作技术高明的作者，行文方面也多有变化。

他，叙述周详，比喻切当；他章法谨严，辞句凝练；加以历史学识的丰富，所以引古论今，有条不紊。谈“族”法的源起，说“刑”式的种类，道宦官得势的缘由，旁征博引，信而翔实。而行文穿插了无痕迹尤觉神化；至于偶而幽默调侃，使人发为“会心的微笑”；有时旁敲侧击，有时曲笔反射，格外耐人寻味。时难境艰，忌讳特多，可是作者在《英雄本色》一文，能以末段隐喻作结；讽谏“高人一等”的“钱得曼”着墨不多，而弦外之音使人心照不宣，益叹作者既了然现社会为文不易而又操纵自如，当行而行当止所止。可惜年来少见，先生此类作品，不然，有志于文学的青年，得益当非仅此一册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刊于《星洲日报·星云》版）

附录



野火燎原

读林潮著《野火》后

方北方

近年来，新马文坛在政治寒流的大气压下，总是周期性地呈现着活跃与消沉。最近这两三年来，无疑地，还是活跃前夕的消沉时期。

因此，不必说文艺刊物宣告绝迹；综合性的杂志迹近消灭，就是几家大报的副刊，也一缩再缩，缩到几乎不能再缩，而显出了新马的报纸对于副刊的存在，已经是可有也可无的了。

于是面对着这荒凉时期，回想起过去各种文艺刊物，好像雨后春笋一样，蓬蓬勃勃地产生出来，而且受广大读者的热烈而深切的欢迎，这怎不使人发生“为什么”的疑问！

有人说：消沉的日子，只是苦闷时代的象征。

有人说：消沉的文坛，往往有新生的力量在滋长！

是的，这些话说来都不会没有道理的。

因为，有社会便有青年人的足迹，青年人是最不甘寂

寞的；青年人总有一股压不住的热情在蒸腾；青年人面对现实，时常会敏感地给予反应。

就因为大地有了这点由青年人散发出来的正气在燃烧，所以不论漫漫的寒夜如何久长，时代的燭火，总是永远不会熄灭。

就是因为青年人有自己的理想，于是热情的火花，自然会通过笔尖化成艺术的语言抒写出来。所以不论文坛如何消沉，文艺的火星，还是灿然四射！

由于现实是文艺作品的生命，于是优秀的诗人，散文作家，在他们积极的创作下，便会产生杰出的作品来了。虽然说散文的题材，大部分是以宇宙万物为借喻。但，只要不是个人的无病呻吟，写出来的，在此时此地来说，还是不可多得的。

因此，苦闷的日子，往往会出现伟大的作品；黑暗的时代，也往往能产生歌颂光明的优秀作者。

《野火》一书所收集的作品，就是反映这些苦闷日子的一部分代表作，而作者便是处在这样的时代里锻练出来的歌手。

然而时代并没有使所有散文作者都能写出具有生命的作品；相反地，却有不少人在苦闷的日子里，为了消磨苦闷，打发日子，便大颂风月，为个人的身边琐事而叹息、而呻吟。

所以能站紧岗位，面对现实的人，毕竟不是任何写作人都能做得到的；能做得到的，必然是对文艺意义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甚至学养已经是相当深厚的了。

这即是说：作为优秀的写作者，他的写作技术固然要熟练，但他的主观必须作有意识的努力，他才能理解社会的本质与发展，而把握得住现实的明暗面给予正确的反映！

读过《野火》后，可以看出作者已经具有这些条件了，所以他的作品不但有熊熊的烈火，有殷红的血泪，也有充沛的青春气息与洋溢的生机；加上他那明快的、跳动式而有节奏的风格，更提高了读者的兴奋！

请看以下这些文字：

“我在她怀中获得无比的温暖和仁慈，我在她不断的鼓励下燃起熊熊的燭火，无视於冷酷的人间，傲然而勇敢地走向人生。”

“我终于回到她的身边，照旧遵循着她的指示坚强地生活下去。在人生的旅途中，我固然常会感到孤独而徬徨，可是我从不寂寞，尽管长夜漫漫风雨如晦，尽管狼嗥狐鸣，虫啾蛙叫……”（廿三页至廿四页——书）

“门关了，阳光照不进来。门关了，空气因此不同。”（廿八页——门）

“……劳动的人们，目看着血汗栽培起来的农作物，无可奈何地——倒地。然而根在，生命在，种子留着，一线生机也存着的。”（卅页——生机）

“一粒有生命的种籽，落在稍有土质的地方即使贫瘠，即使处所黑暗，环境恶劣，能委屈她一时，可总不能压制她一世。她有生命、她有活力，她终要茁芽、生根、长叶、开花。”（五十一页——百日红）

“他没有忘记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他正确地瞭解在这光明而同时又是黑暗，是无助的冬天也是有望的春日，方生未死的季节，只有笔，才能揭露出社鼠的横行，城狐的跋扈”。（六十八页——寄简）

“我又重新萌起了希望。

我又燃起了斗争的雄心”（八十七页——慈儿）……

以上这些文字，作者如果缺乏充沛的生命力与磅礴的正义感，根本就发不出这么又响亮又壮严的心声。

就是作者具有这份正视现实的勇气，因此他毫不留情地诅咒丑恶：

“这卑鄙，残忍，自私，以夜为昼的家伙，竟也有人妄称它为英雄，但是它除了偷袭蜻蛾，吞噬蚊蚋，藉此自鸣得意外，万一碰到抵抗力较强的昆虫时，不忐忑地闪烁着眼睛，那才希罕哩！”（三十八页——壁虎）

因为作者具有正确的世界观，所以对人事关系的批判也有正确的看法。比方在《谈领袖》一文中，他说：

“领袖必须有思想和胆识。

领袖必须有气度和眼光。

领袖必须勇于负责，乐于做事，公正无私。

……。

没有群众，不能成为领袖。

真正的领袖，一定得从群众中培养出来。”

作者这种正确的观点，不但巩固了他自己的信念，同样地，也使读者体会到应该走的道路。

以上所举的，是关于那几篇突出的而带有杂文性质的文字，读起来，的确使人觉得道理十足。然而这类文字比那些笔调轻松，带着恳挚的热情，一直使人跟着他走，走进美丽的境界里去的散文，却美中不足了。

因为散文体裁渗透入杂文语气，大有使人意味到雪糕与沙爹同进嘴里一样。因此，在审美上，无形中增加了读者精神上的厌意。

原来散文应该是逸出论说的语气，否则可能使人觉得说理有余，抒情不足。那便不是纯粹的散文了，虽然说文笔十分优美，衬托深出。

纯粹性质的散文，应该如《麻河之恋》、《乡晨》、《野火》等一般的清丽洒脱；使人听不见说教的声音，字里行间却自然而然地流露着青春、活泼、朝气蓬勃的气息。

虽然说作者的散文，多数使人意味到说理成份多於抒情，但在文字的措理上，却有不少精练的语句。

由于过份注重文字的推敲，便不惜雕辞琢句，力求音节合平仄，句法注重对仗。结果不但未能增加文章的美色，反而伤害了语气上的统一，而犯上了四六文的技巧派了。

总之，这是一本思想健康，文字精练，值得文艺界重视的作品。在政治寒流下的马华文坛上，它的确是一堆野火。它温暖了文艺界的心，它将燎原，把文坛的一角照得通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南洋商报《读书生活》

谈林潮的《野火》

韦荻

行文的简练，用字的经济，这是林潮先生的特色，有了这些魄力，使他可以在简短的篇幅里，做了一个程度的适当的抒情与议论。

如果把文当做闲谈，那么就得说：林潮先生並不是一位口若悬河的议论家，如果把文当做图画，那么就得说：林潮先生的作品大都是素描。

星马作者林潮的散文集：《野火》，是朴素的，清新的，是一些遐思，是一些幽情。但，更不容易忽视的是这些作品里面蕴藏着丰富感情。

“望着灯盏背脊嵌着的画牌，那画着农场收获的情景的母亲留下來的遗物，那是我孩提时吃饭、读书、写字、照路时，幼稚的心灵常常凝望的图画！

——灯。

“从此——我常常习惯地静坐在摇篮旁怡情于他睡梦时发出的微笑，我仓皇於他索乳时嚎啕大哭的一刹那，我

忧忡於他偶然受寒时增高的体温，我恬然欢慰於他无意之间学得的愁态”。

——慈儿。

对前一辈，对后一代，作者有着一片温馨的爱情。对好学的学生，他的眼角会有泪水，对真诚的朋友，他“有太多的语言”，“有太多的感想”。他关怀人生，他关怀自然，更从自然界的朝霞晚霭，草木风云，一微喟，一叹息，“去发掘人生的哲理”。正如作者在《知音》所说的：“我想外表冷静的人也许内心是一团炽热的火”，林潮先生的作品可以是“平淡”的。

《野火》有着林潮先生的爱情，也有着必然的憎恨。他讨厌一切：“肤色的歧视，言语的优劣，财富的多寡，权势的有无的隔别，”他切出一切划分“你”“我”，划分地位财产的“门”。

林潮先生在书的后记说道：“朋友嘛，走的走了，反目的留下的裂痕将是永远无法弥补，黄粱梦醒，剩下自己和孤独的影子，有时偶而回想起谰言和冷语，捡起那些阴险虚伪的笑脸，看看人世间的荒唐滑稽和可耻，毕竟我不甘沉默，终于执起粗钝的笔，趁着闲暇的日子，笨拙地，迟慢地写下感慨，写下回忆。”

《野火》里头，多是些“回忆”，多是些“感慨”，而缺少“冷的批判”与“热的呼唤”。其实，散文是应该（也必须）比别的文学形式更少些拘束，可以用较自由的形式，较解放的手法，描写更广泛的题材，可以议论抒情，可以回忆感慨，也可以批判呼唤。可以有连士升先生的

“名山胜水”，也可以有杏影先生的《愚人的世纪》。

也许是由於作者的严谨，也许是由於形式的拘束，林潮先生的作品显得不够自然，不够畅达，可以相信这些作品並不是作“一气呵成”，而是“刻苦经营”的。文章里面于是有了“呼吸”的现象，是因为技巧的缘故？不，林潮先生具有高强的驾驶文字的能力。是因为生活经验的缘故？也不，就此且看他的《寄简》我们可以相信他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经验原可以写得更多更广阔的”。我这样觉得：主要是由於林潮先生在思想感情上不够深入人群，不够粗犷广阔，再加上形式的拘束，使得林潮先生不十分能够纵情随意地写，自然地舒畅地写。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愿我们的散文作者林潮先生，少些孤独，少些忧悒。更广阔地生活，更勤劳地写作。

（一九六二年新加坡南洋文艺月刊八月号）

后记

将新旧的习作 48 篇编纂成集，望望过去的岁月已空白了好些时日了。

辑分为三，后二者都是六十年代，七十年初期的散文，大部分发表於《星洲日报》林健安编时的《星云》；也有分别登载在《南洋商报》《商余》版、《青年文艺》；以及《民报》的《新生代》和青年书局出版的《星月文艺书刊》的。

《野火》刊行以后，我仍然痴迷执着热诚地继续涂涂抹抹，描画变幻的风云，状摹葱翠的草木，倾诉冷酷的人情，感慨波谲的世事。同时也因为《星云》的编者的优容错爱多予录用。稿寄出之后，往往三五天或一周内即荷刊载。这给写稿的人极大的鼓励和慰藉的。林君主持《晨星》和《星云》的编务相当长久。（晨星在沦陷前三年除由郁连夫主编，和平初期苗秀接任外几乎都是他担任。用稿老成持重，稍有火气语涉禁忌而讽刺露骨的文章，经常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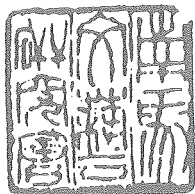
以节略，虽然一二字之微也颇见斟酌的。

二、三辑的编排，一依李汝琳君以前的指示。李君——星马文艺丛刊的主编，对《野火》《燃烧》的选裁取舍、文句辞藻的运用都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今「健安」守默作古多年，李君在星音讯久疎、师友凋零、校读之时、回忆前情、令人低徊不已。

1984岁末，我到马六甲《培中》参观《马华文史展》，徘徊瞻仰，一时思潮起伏，回来提起搁置已久的锈笔写下《燃烧着火把、照亮前进》，今冠篇首以赓前集《野火》，寓意余焰，燃烧犹炽、並無他意。遥击边鼓，鼓声疎而力已弱，聊助声威，无法衡计迴响了。

书蒙《南马文艺研究会》出版。年红兄甄供兄慨然作序浩于豪兄设计封面。方理、志庆两兄多方协助。一书之成，广赖众力，盛情厚意，在此谨致以万二分的谢忱。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卅日校讫记。



燃烧集 (散文集)

作者：林 潮

出版：南马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ian & Kesenian
Malaya Selatan.**

32, Jalan Satu A, Taman Sri Maharani,
84000 Muar, Johor, Malaysia.

承印：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定价：马币 \$5.00

初版：1990年3月

封面设计：浩于豪



林潮：原名罗曾教，
另署仃吟，某生者，
罗颖等，教育工作者。
马来西亚公民，原籍
广东大埔。著有散文集
《野火》



封面设计：浩于豪